

文 學 叢 刊

上 原 草

劉 白 羽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活 生

有版權

草原上

劉白羽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四一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八元五角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五十集 第六冊

鹽的故事	野鳥集	生人妻	牛車上	苦難	憎恨	砂丁	夢之谷
蹇先艾	師陀	羅淑	蕭紅	沙汀	端木蕻良	巴金	蕭乾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長篇
無題草	原野	刻意集	竹刀	十月十五日	兒童節	草原上	環天的冰雪
曹葆華	曹禺	何其芳	陸蠡	蕭軍	羅洪	劉白羽	靳以
詩集	劇本	雜集	散文	散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三十七年八月三版

目 錄

黑	一
沒有春天的地方	四三
草原上	七三
草紙廠	一二九
冰天	一六九
病	一九五

阿七趕着兩條牛走過去……

霧正沿着山壁下流。空中有的地方露出一片藍湛湛的巖石，有的地方就只白茫茫的，深深淺淺，膿一樣攪成一片。這會，還似乎是漸漸往稀薄裏剝。這條小路靠岩那半，就有些個針樣橫戳在頭頂上的老松樹，露出來……雖然是那麼濕漉漉的，沒多大勁，很懶，很疲倦；風一來，可就擺呀擺的，像一隻手，把掛在松針上的霧，撕着，扯着，往下扔，往下掃。

噠，噠，……噠，……噠，……

這牛蹄子慢慢踩在濕的石板上的聲響，也隨着往下滾。下面是深深的山峽，也給霧蓋着。那裏鬚髮更濃一點。大概所有的烟霧，都流到那兒排擠着。像籠籠帽上的白蒸氣，一會，又想往上冒。

『呵嗬……呵嗬……』

阿七喊着。一面折了條荊條，撻着花牛的屁股。花牛，就不耐煩的把尺來長的尾巴亂掄起來。脚下，緊蹣了兩步。肥胖的，剛剛要垂到脚蹠上去的肚子，就掄了兩下……

這一些聲響，一溜進山峽中的濃霧去，就消沒了。

往上瞧……霧只剩下蟬翅膀那麼薄的一層兒，裹着山尖。在一轉眼的工夫，也許就沒影了。山楞綫，非常突怪的岩石，以及岩石上寄生的小棗柯，山楂柯……全洗刷了一遍似的，紅的真紅，綠的真綠，一下就都跳上來了。風微微一颺，柯子亂搖一陣。霧雖然落着，太陽并沒閃上來。空中，還到處有着游浪一般的浮雲。

山路，那麼曲。曲折順着山邊往霧裏拐……

咕喔……咕喔……

鷓鴣鳥悠然自得的在頭上喊了兩聲。

阿七摔了一下鼻頭上的鼻涕。順手檢了一小塊石頭，往樹上拋去……樹葉一顫，那灰黃色的鷓鴣，就撲的扯開翅膀，向峭壁頂上的叢林飛去。一會，那裏會熱鬧起來了，一隻，兩隻……十隻，嚇你聽，咕喔……咕喔……咕喔……咕喔……

他仰着頸頸楞了半天。峭壁太高，太陡了。忽然頸頸抽了根筋去一樣，酸痛起來。等他再拾起那條荊條，牛却早沒影了。隔着突然轉過彎子去的山壁，聽得見噠，噠……不那麼欣快的聲音，在那面響。

跑了幾步。阿七擺着翹起尖來的山鞋，唱：

哦呵……嚇……

天邊呀——一顆星，

落下來，汗珠也亮晶晶！

亮晶晶……

哦呵……嚇……

扒完了火坑又是一更！

……
唱着，唱着……他的心就有點酸，皮膚上，就也似乎泛過一陣子麻痺，輕輕的。

……
深夜鑽在窰炕邊上的情景，像一道不吉祥的黑影。像一條堅韌而又富于彈力的帶子。從眼前掠過，一直，一直……沒入靈感的深邃，深邃的遠處去了。

轉過那拐角。一根荊刺在他赤裸的腿上劃了下。

前面霧更濃些，牛彷彿是兩片反射過來的影子，怪臃腫，一搖一擺衝進去。阿七

趕上，下勁的在牛屁股上擰了兩下。牛，這回却連尾巴也沒搖。阿七便一手在花牛的脊背一按，跳上去。

牛，偶然把那貪婪的嘴伸向路旁，拔幾簇嫩芒刺草嚼。

「啞！」

阿七啐了口膿痰，又唱起來：

哦呵……嚇……

一更到比一更難，

雞啼一張可就要亮了天！

白天肚子吃不滿，

哦呵……嚇……

這會的肚子可又癩又冒烟！

忽然，一粒眼淚似的東西，跟這聲響落下來……從那孩子黑得鐵鍋底樣的臉膛上。嗯，也許是霧在斗笠上凝結的一滴水吧？他沒哭過哇……阿七將來是條漢子！誰不這樣講。瞧，別看臉膛黑，眉毛，眼睛，就那麼十二分清秀，端正，只是肩膀瘦些，那早晚會「發」呵……

他眨一眨眼，——一陣昏黑。

在那一陣昏黑裏，彷彿一切都變得黑滲滲的了；峭壁，峭壁頂上的雜樹林，針一般橫截下來的老松枝……黑，黑，就連那兩條牛，也變成一滿黑。不好……黑牛，哼！只有阮夸子家養過一隻黑牛，可是在去年收過穀的時候，因為交不上租，給李五老爺的狗奴才牽去了。不是阮夸子還嗚嗚哭，碰響頭，阮大嫂呢？就拚命的劈手去搶……給踢了一腳……

嘿！想起李五老爺，阿七就嘔心。

可是，牛總不能讓他黑，黑牛是會捨去的……

他狠命的去抓着牛角，身子微微一傾，險些落下來。這樣一來，他纔清醒了。霧彷彿淡了一點。

『呸，活見鬼呵！』

啐了口。嘟囔上一句。就正了正屁股，回過頭去。從那稀稀密密的樹林裏，剛走過來的路，就像一條鉛皮蛇，蜿蜒在深藍深綠之間。牛蹀的泥脚印還沒乾呢……這種天，就是愛反潮。一塊，一塊，黑黑的儘是些個霉酵了的濕土。霉氣味到存不住。山風永遠習習的，習習的……

路更陡，突然寬起來。像給誰用繩牽着一樣，阿七回轉頭剛剛一怔，心裏唸道：『啲！到了……』

屁股早一欠，輕飄飄小身軀，猢猻似的跳下去。一本正經揚起荊條。

路的左旁露出一塊草坪，上頭草綠蒼蒼的，孔雀毛一般好看，可愛，幾棵細挺的

胡桃樹，掩護着一段石頭台塔，石塊，不那麼整齊，歪歪斜斜，如同一串從簍子裏爬出來的螃蟹。上去，是一所房子，房頂上，也長滿了青草。

風播播的，草也播播的……

阿七揉了揉眼角，望一眼再往下去的山路。

那裏，霧雖然在旋轉着，可依稀的，已分辨得出來那些條綜錯的，色彩不同，嘔強而又模糊的山沿綫，劃在浮動的白色裏，彷彿是反映在虹彩中的幾絲黑雲……那裏充滿了快樂和自由。他眼巴巴的瞧上一瞧，覺得那裏透出一點聲響……這聲響，是很詭祕的，像兩根根的磨蹭聲，含着欣快……牛也貪戀的，捨不得這裏的欣快。花牛，搖着小尾巴，沉重的邁着不那麼十分利落的腳，鑽進那面一叢野櫻花下面去。

四月尾，嚇！野櫻桃花開得纔滿好呢！深紅，淡紅……從那小姆指粗細的梢上擠出來，發散着一股遲緩的氣味。這種氣味飄盪在空間，好像也含了深紅，淺紅。

黃牛把前腿一彎，想躺下去。

阿七驚醒了似的，趕緊車轉身子，揚揚手臂喊：

「呵嗚……呵嗚……」

兩條牛纔昂起頭額，兩位道高德重的偽善者一樣，搖搖擺擺給趕進那石塔下去。從那兒，石壁上有一個缺口，他們一齊沒進去。那石壁上，長滿了雞爪藤，葉子尖尖的，覆蓋了所有的灰黃的石塊。遠一些……更瞧不清楚。

頂高，頂高的峭壁上，第一綫太陽光晃了一下。

石壁後面，是一片空場，醜醜的儘是煤渣呵，石渣呵，砂子呵……一堆堆的頂多的，靠一面堆得有一人多高的一排窰裏燒出來的瓦礫子。彷彿在那裏堆着就經過很長的日子了。上面，滿是些風雨蝕出來的斑點，一隻隻眼睛樣瞪着。

窰是在房子的斜對面，一個山凹裏。

是靠著山壁自然鑿成的。把窰裏石塊全扒出來，裏面就變成空空洞洞，往上去，

還有一根瓦罐子砌的煙囪從石隙間伸出。這會窰裏面是黑黢黢的。

牛，給趕進一個荆棘編的柵門裏去。

阿七鑽進窰洞子裏。裏頭，悉悉索索響了一陣。他又走出來，拖了一把大鏟，把窰門外的一大堆硬煤塊，一個勁兒往裏鏟。……身上那件藍土布褂子，不知什麼時候摔掉了，那瘦瘦的，和這老虎嘴一般的鏟子不那麼相稱的肩膀頂一伸，一縮，抽動着。

嘩啦，嘩啦！……

房子裏的人給這聲音吵醒了。頭一個從那嵌在石塊間的房門裏走出來的，是劉師傅——撲的，睜了口膿痰。捧着兩條鐵桿子粗細的胳膊，揚長走出去。轉過缺口，那窰，窰……的鞋底聲還響着呢！

太陽把突出的山嶺上所有的樹林，全照成紅色。

一陣烟，先頭是淡的，緩緩的。一會是濃的，迅急的，一會更濃更急，更濃更急，……從煙囪口上噴出。

又誰在黑暗着的房子裏，打了兩個噴嚏。

阿七却疲倦了似的，把鐵鏟往煤塊上，噹……的一扔，就哈着腰坐下了。把兩隻黏黏的小眼睛瞧着那窰坑中心的，一點，一點，蠕動着，紅起來的火星，彷彿是多少隻螢火蟲在那兒攪作一團。然而在他眼前搖晃的，却是另外一張臉影……

——那是阿巧！

阿巧的臉，黑黑的，在那長眼睫毛下，永遠閃着藍的微茫的臉……剛纔去上山阪放牛的時候，哼，阿巧今天不喜歡，沉悶的躺在他懷裏就一句話也沒講。爲了什麼？她……她……不是那麼活活潑潑的一個姑娘嗎？今天，可不對勁，就像一宵沒有闔眼皮睡過覺似的，她……

忽然一點黑影，在眼前一閃，吱，吱……一隻山喜鵲，撲的叫着掠過。

叭，叭……窰裏的煤塊，崩解了般爆炸起來，突的，由煙囪上撲下一點風，等這風變成了熱熱的，由口上噴出，烤着阿七的臉的時候。裏面紅紅的火焰，嘆一下長起來，

熊熊的，光耀的，照着四壁，連阿七的鐵波臉，也搨出一塊，一塊，醮了油脂似的閃亮。這會纔看得見，在那火池的四週，挨着擺的，儘是些粗糙的沙土捏成的盆，碗，昨夜放進去，爛了一宵。這會，那白白的皮上，就漸漸堅滑起來了。

『阿七！阿七！』

石房裏李頭兒的啞嗓子鬼樣喊着。阿七從鼻筒裏，不高興的嗯了一聲。却悄悄擲着：

『奶奶個×……累死人，不償命呵！』

就懶懶的站起來，撲了幾下屁股上沾的土。把一面木頭門似的堵頭，往窰洞口上一扔，轉過身來走去。天空，魚肚白的薄雲時不時把太陽遮住。太陽却飛一樣，從旁處尋一條隙縫落下來。

一隻狗，懶洋洋的拖着尾巴，從一架剛長葉的葫蘆下爬出，仰仰賴，打個呵欠。

「狗也比咱老子舒坦！」

命運的手掌，把阿七播弄得真夠瞧的。阿七……哼！幾年前，父親死了。你知道，在那時，他祇是一個小孩子。沒有思路，也沒有選擇的，就那樣，他跑到這深山裏來。山谷裏，樹梢上掛着他每天，每天，浮升的靈魂，夢……

辛苦，汗，淚……壓積着，使他十八年的青春，變成一條黑炭。

老板——李福常常瞧着人家說：

「這小子……只是一把喂狗牙巴縫的骨頭呵！誰管他，你說……世界上，世界上，世界上，哈哈……」

每一笑時。他多肉的臉上，哆嗦着，鼻頭也紅得像枚山楂了。

「……將來也許是條漢子，將來……阿七！你不會忘了，我是你的恩人呀！你這喂狗牙巴縫的骨頭，也有今天……眼看成人了，眼看……噫！」

阿七知道自己的星宿低。每天，低着頭，辛辛苦苦，給老板趕活計；早晨帶着星星

往上山阪放牛晚晌，不管是風是雨，往下山阪放牛。中間做工，捏盆胎，碗胎。一到晌午，就懶。然而，然而……窯裏的火熄滅哪！李頭兒，劉師傅的洗腳水，這些全是他的麻煩。等到夜來了。山谷中涼森森的了。人家的鼾聲，都從夢裏不停的往外送。阿七却蹲在窯洞口上，看着烟在火池旁的碗盆。

他知道自己只是一把喂狗牙巴縫的骨頭！

命運的手，在他額頂上捏上了黑字。辛苦，流汗，肩膀頭一天比一天瘦，他知道。

……

落淚的時候，是在身旁沒人的空兒。或是黃昏，當劉師傅那個四十幾歲的傢伙，性情黏黏的，個兒不高，在那小鼻梁上兩眼是深深向裏闔着，中間像一個小潭，充滿了憂鬱，憂鬱……的淚水的傢伙。躺在胡桃樹下，嚼着汗烟管，哼，唱：

攤，一面，不停的，一隻手捏着一塊鐵片削，削……一會功夫，泥，便勻勻的，薄薄的，黏在木槽上了。然後，再弄下來，就是一隻碗胎了。

碗胎，一隻隻扣在各人面前的石板上。

阿七找個地方坐下，把木椿拖過來，用脚蹠着。木碗槽推轉起來，泥就從他手上泄。可是，他覺得頭腦有些沉重，聽着嘎，嘎，嘎，嘎，卜……嘎，嘎，嘎，嘎，卜……的響聲，在各人手下木椿上唱起來。他忽然想起下山峽的，那條流着的泉水。

一會，太陽從房門上，斜射進一條紅帶來。

跟着撲……的一聲，啾痰響。老板——李福跨進房裏來。手裏攢着一把烟袋桿。光禿禿的頭頂，晃着一點啞亮。眉毛，帶般向下拖着。臉，鬍子，全灰條條的。

進來，跟劉師傅點了一下頭。就走到李頭兒跟前。拖一塊木板坐了下去。

嘎，嘎……聲響，來得更凶。大概是劉師傅想在老板跟前買個好吧？想，想，阿七手下也加緊起來，一手迅急的推，一手中的鐵片就迅急的削……他的眼睛可直往老

板那邊溜溜，今天，老板的臉，也那麼不帶勁，憂鬱鬱的。

李師傅當老板說一句，他就點一下下巴。手裏的碗槽，可一下比一下來得慢。

噤咕着，老板忽然嘆口氣。從那騷亂的聲音中，一條黑影似的一句話，條的飄了

過來：

「這年月，這年月，唉……我有啥法子……」

李頭兒——五十來的人。上嘴唇，有幾根耗子鬚，頭頂上可不那麼禿亮，禿亮

——這會就臉一綳嘆：

「老板……不能夠！不能夠！」

「噯，噯！一家得活呀！」

房外，一陣習習的涼風刮進來。帶着鷓鴣鳥的叫聲。一股疲乏，從每根筋絡上，沿着爬，爬……手中的碗槽，雖然還很快很快的在轉。

阿七却打起瞌睡，頭猛的往前一栽……

太陽和緩的紅色，漸漸變得急灼起來。一切的影子，在這陣子裏，全拉長起來，微微顫抖。風從石罅裏噴出來，一切影子，就傾倒下去似的，滿山，滿谷，不安詳的搖搖……

兩隻牛，從兩盤磨着石砂的石磨上卸下來，滿身都浸着汗水了。

嘆……嘆……

熱氣，在那扭動的鼻孔上，一個勁兒往外撲。阿七把牠們放到胡桃樹下。胡桃樹上，正開着白花。根下，草長得很豐茂，散着青氣味。黃牛彎了彎腰，一弓屁股，倒下去。汗水，滾到草葉上，沾着，草也變做黏黏的了。倒下一片。

從山腰的樹梢上，滑過一種銅的聲響：

噹啷……噹啷……

斜陽在那裏算最多了。一行行灌木，參差不齊的，在那血水般的紅影裏掙。

對面，山峽中，是一眼望不盡的藍，綠，黑，種種混合了的濃色塊。仔細瞧起來，纔分得出那兒是一簇樹，那兒是一片草，那兒是禿禿的坦露在外面的山石，狗牙齒一樣，錯雜着，相吻着。在那厚厚的，海一樣捲着的綠色裏，誰知道藏了些個什麼呢？

聲響，越來越近。還攪了些很短促的說話聲：

「……」

「一年三百六，誰活過九十九，哼……咱走山路也不是一天，可沒趕過這樣好

風水山……」

「嘿！你老纔是眼真……」

「……」

阿七却把手在額頭上擰了一把汗水，頭也沒回。弄個大簸箕撮着磨上的石砂，

往柳篋筐子裏倒。篋裏本來是堆過了一半。看看磨上乾淨了他纔咬一咬嘴唇，兩手掖着大篋沿，半背半抗的，篋底扣在他發育得還不那麼太圓滿，太結實的跨骨邊上。腰就向前弓了九十多度——就跟脊背骨折下似的。瞧！那樣子是一步也扯不開的。然而，阿七將來究竟是會成條漢子的。瞧……咬着嘴唇，兩步，三步。走向石壁的缺口裏面去。有些細砂就由篋縫上漏下……

噹啞……噹啞……

狗忽然抖擻起精神，刺一下從野櫻桃樹下跳出，朝着鈴聲吹來的方向亂吠。

樹影微微一顫……

五六隻馱驢走了過來。頭驢的頸子下，就怪整扭的緊響。狗也緊着咬，汪汪，汪……攪作一團。很快的沿着山壁往上流，却撞在頑硬的岩石上，弄點回響，嗡嗡然的。驢後面，跳出趕馱子的老六哥——他是熟走天平關一百里山路的。是個怪沉默，腿上面的筋肉長得都結成瘤子的小老頭兒。一面擰着鞭子，叫牠在空中劈拍亂

響，狗却只管豎起尾巴往上撲。一面他朝着石房子嚷：

「嘿！你們李家窰的人都死啦！沒人管哇！」

先聽見阿七清脆的金絲鳥一般的嗓子喝了一下，然後他跳出來。

狗不大服氣，悻悻的望着那些騾子噴了兩鼻筒氣。阿七嘴巴纒彎了兩彎：

「老六哥……你不是滾了天平關啦嗎？」

「嗨！你這小割舌鬼！」

老六哥揚起皮鞭，故意啪，啪，弄得山響。兩隻有力的腿一蹬想跳過去。阿七鬼影子一樣，敏捷的往胡桃樹後面跑去。這會，條的太陽又往下一拉，可正夠分寸，於是滿山滿野，滿坑滿谷，全紅曠曠，刷了一抹晚霞一樣。胡桃樹也新娘婦似的紅起臉蛋來。老六哥朝這邊啐了口，然後去趕動馱騾，往下山路走。走出幾十步，又和客人攀談起來：

「您說好風水……這年月可不能談，連這個地方也快鬧得天翻地覆了……」

「怎麼？」

聲音分外洪亮。這是那個肥肥的，盤腿坐在騾背屨上的老倌樣的官人講。

「……再往前兩站，和泊鎮，老客……幾十來天，就從哪兒跑來一支子兵，要糧，要馬，您說山深，山深怕他們不摸進老虎洞海深……不摸進王八窠，這年月

……」

「……」

很感嘆似的。尾音就那麼顫抖。他們，也走遠了。

一會，只剩下鈴聲，騾蹄子聲，就跟一下跌入山峽中去，在一棵樹下沒影了。

一重一重山嶺之間，這會太陽遲鈍的像一抹紅粉……阿七往下山阪放牛的時候到了。車回身，他戴了那隻大斗笠，披上粗土布褂子，哄喝着。心裏可很沒興，裝滿了的不知是什麼，好像是從哪兒掏來的破棉套，全塞進去啦！連唱兩聲山歌的勁都沒有。

牛就沒有早晨高興，腿有些懶。

走盡草坪的一端，山路就跟着拐彎，又縮進兩面峭壁之間了。仰頭一望，只剩下刀削的一條窄孔。峭壁上，兩面對長着，橫截着的松樹，一條條閃電似的矯捷，拚插在一齊，變成一座松棚，蔽着上面僅僅一條子的藍天。松脂味很濃，從上面落下。

『呵嚙……呵嚙……』

每走到這裏，阿七就大喊兩聲，聲音鐘一樣敲在石塊上半天不散。

路有一箭遠，纔又變得開朗些了。一邊峭壁換成傾斜的坡脚。因為有那兩堵山，成年累月的擋着，這裏非常陰濕，所有樹根下都長了很多很多，小雨傘一樣的白蕈子。地皮也濕糊糊。牛就把頸子伸長嗅着。

走上不遠，要經過老板的門前。

那是一所還保持着原始模樣的一，一半嵌在山裏，一半露在外面的樓屋。石頭砌的縫裏，就稀稀冒出些細草。窗洞口很大的，有時老板娘的半截身子，就在那兒出現。

還有孩子，骯髒的一堆屋裏似乎很陰暗，梯塔是在右前方。這會正有很多隻小雞啾啾……的，翹着腳來回跑，啄着什麼。幾隻老雞却眨着眼，分散在窗台上屋旁的那株老榆樹杈上。

一個小孩子，那是阿巧的弟弟，蹲在塔根上嚼着手指頭。

只是不見阿巧……

噠，噠……噠，噠……

牛走牛的路，牠不懂得什麼老板不老板，牠只熟識阿七……阿七是牠們的主人，伙伴，牠們不懂得拿錢買來餵養牠們的主人阿七可不然，心裏有點忐忑不定，恐怕遭遇到老板——他的恩人的無端的呵罵。其實老板娘倒是個善心的，往常見着，總是嚷：

『阿七好好幹……將來成了了……』

『成了了』下面是什麼？她可老沒痛痛快快說出來。然而阿七只有一條心：

——娶阿巧做老婆。

不錯，他愛阿巧，阿巧也愛他……在這深山中，兩顆幽寂的青春的心，是在那兒漸漸的接近着呢！在那兩心之間，泛着的可是幸福和懷疑的兩股泉流。

今天，老板娘當阿七從跟前走過，就一下轉向裏面去了。

又走了一半路，到了早晨約定的地方，是一條突崗上長了一棵楸樹，叫做楸樹。疙瘩的那兒，阿巧聽見牛的蹄子響，就慢慢從樹後拐出——阿巧十九了。雖然生長在深山裏，却長得很縹緞。兩顆水零星的眼，在那微黑的臉上，今天就那樣深沉。

兩人靠在一齊走。太陽把他們影子拉得很長，一會……阿七吐了一聲，兩條牛就不順着路，却往鋪滿了草的山坡上走，翻過山崗是一帶長林林的盡頭，就是一片平平坦坦的山阪。地上長着短草，有的地方，昨天給牛啃光了，這會就又滋出芽來，牛閑散的找尋着嫩草……阿七却把手裏的荊條一拋，拖了阿巧，踱到那棵虬松下。剛坐下，阿巧就嘆的一下把頭扎進他的懷裏，嗚嗚，哭起來。很利害，兩個肩膀頭迅急，

迅速的抽搐着……頭髮也一絲絲從辮子上拋下來。

阿七急得滿頭是汗。嘴唇有些白，還戰慄。

「阿巧！阿巧……怎麼……」

說着，嗓子一嘎，兩顆眼淚也從這小英雄的鐵皮臉上滾下，大概是滾熱的燙了阿巧一下，她抬起頭來，茫然的，扁着小小兩片嘴唇，眼淚一個勁兒從那掛着淚花的眼上往下淌……她瞧見只是一張臉，那臉忽然漲大起來，像隻輪盤。忽然一句話敲着她的心：

「阿七只是一把喂狗牙巴縫的骨頭呵！可是高……營長……」

兩個人的頭髮絞在一堆。兩個人的眼淚也滾成一條綫。

「阿七！我沒想……嗚，嗚，嗚，咱們，咱們……緣分這樣短，你也許還在做夢呢！我送禮了……人家說是拿錢買了我，李五老爺說，他還說把我當禮物送給……嗚，嗚，嗚……」

阿七頭有點發昏。早上，老板鬼鬼祟祟的樣子，他也兜上心來了。

『昨兒個晚晌，爸爸往下山脚和泊鎮去，你知道……爸爸的窩，不是那老狗借的本錢嗎？現在鎮上來了隊伍……阿七鳴，鳴……你聽呵！』

她下勁的搖着阿七肩頭，他却覺得眼前一陣黑，趕緊咬了下牙齒。

『那老狗……李五他想討好，可是他……他想到我。』

『怎麼？怎麼？』

『……昨兒個爸爸去了，李五正在坑上抽鴉片膏子……頭一句就說什麼年月太不好咧！錢太緊咧！繞了半天彎子，他說想要回那筆借款，限期三天……阿七！你知道，一百五十花邊，還有每月二分五的利，你想三天……只是三天，怕爸爸那會不嚇出一身冷汗，一家五口的命呵……爸爸給他磕頭，求他救救命，緩緩期……不行，可是阿七……末了爸爸纔明白那老狗的鬼主意來了，那老狗，李五，鳴，鳴……』

沒停過淚水的眼突然一閉，她的頭又栽下去。

阿七這會眼淚倒乾了。只是眼眶皮剪開了一樣，瞪得很大，彷彿有一點火焰想噴出來。他的手，撫到阿巧抽搐得一刻比一刻緊的肩頂上。混身的皮肉，全蘇蘇麻木着，通過一股火的燃燒。一會，阿巧又眨了眨淚眼，仰起臉……

「他說有什麼烏營長，他說……哼！把阿巧送給他作門親吧！爸爸慌了，爸爸是疼我的，爸爸跪下央告，央告……可是那老狗變了臉，說要還錢就三天，要不就抬人，他還說人是他錢買下的了……阿七！阿七！就那樣爸爸給他攆了出來了，三二百花邊……這不是要人命嗎！阿七……」

阿七忽然上嘴唇翹了下來。似乎是譏諷着說：

「那麼……阿巧！你快做官太太了！」

說到尾巴上，聲音低下去，嗓子也變得怪瘖啞。阿巧把胸脯一挺，瘋狂了一樣，一雙手就一直指到阿七的臉上。嚷：

「沒良心呵！你們男人……你們男人！」

「阿巧，阿巧……」

阿巧把牙咬得嘎嘎響，很快的，把他話頭截過去。

「我不能「作小」！我只有死掉……阿七！嗚……咱們不能離開，只有」

他們倆擁抱得緊緊的……

太陽，往山巔最高的一塊石刃上挪移着。莽然的山谷裏，就到處充斥着蒼茫的暮靄。只幾片乾紅的血一般的晚霞，淤留在天心，露出焦燥的，無家可歸的樣子，躑躅着。野兔兒一會撲拉一下，一會撲拉一下。在幾步外的樹根隙間亂蹣，亂鑽，似乎很快。

一會，暮色更濃了。有一顆星跳出來。

長林的路口上，兩個紅腫着眼泡的，被黑色的陰影包裹起來的孩子走回來。倆

● 「做小」即言給人家做姨太太的意思。

人低低嘟囔着，彷彿眼淚剛纔已竟流完，現在他們已竟決定怎樣來幹了。兩條牛，却較快的拋下他們，往歸家的路上走……

暮靄在行脚人頭頂上塗了一層淡紫。行脚人全把脚步匆匆扯開，往下趕這兩站路。

草葉上，不時剝，剝……響一陣，蛇迅速在飛着。

三

夜來了。行人全打個呵欠沒入樹林。

這離阿七、阿巧，在下山阪會談的那天已竟是第五夜了。山中一切還那麼平靜；野櫻花開着，鷓鴣鳥沒命的啼着，窖池裏的火還紅着，李頭兒、劉師傅手下的碗槽還轉着，只是慢了些，一切顯得遲鈍和疲乏，尤其是阿七的眼睛，在那幾日來更削瘦的

臉盤上。

黑，黑……那黑色的事情在那兒進展。

李福這幾天更顯得那臉頰上的肉是多餘的了。一條條淚腺，從沒停過。浸在那好像老了許多的皺紋上。他如同做了一件怎樣污辱自己心裏的事，懶得去看見天日，或是旁人抽動着的鼻眼彷彿幾天來，李家窰周圍的山谷裏就全吐着黑的陰影。

老板娘也哭着，憂鬱着。

老板家的雞都憂鬱的聳在樹葉裏，不作聲響。

——嘻嘻，就是明天……吉期……

李福瞪着窗外漸沉的夜脚，突然想起昨天，李五老爺滋着牙，翹了上嘴唇上的耗子鬚，那樣說……心裏，就條的抽去一根血管似的。他知道，這是出賣了女兒。然而在女兒那面，又不得不那樣勸勸，阿巧却說出阿七來——將來，是會成一條漢子的，那傢伙可是三二百花邊……一家子離開這住久了的山谷，流落做叫花子的悽慘

情形，又出現在眼前。他又咬了下嘴唇。

山，突兀的在藍空上劃些不乾淨的綫條。

這會，一塊烏黑的陰雲，從北方浮上來，預兆着這深谷中的一陣風暴雨。

小鐵壺嘴上，跳盪着一點綠火焰，給窗外山罅裏吹來的涼風，撲下，又突的長起來。弄得滿屋的影子，全那麼臃腫的跳起來，突……

這彷彿是一種夢境。

李福浸在這迷糊的黑色裏。想起壓積在腦膜折摺間的沉久的思索……在他四十多年的生活上，那完全是一幕黑色的悲劇，他就像浸於一隻深深的滲井裏，很稀罕有點光明漏下來。只那次李五老爺，他覺到他該漸漸的爬起來……直到今天，這迷夢纔擊破了。李五老爺只是使的生活變得更黑，更黑。幾年前算計了他的兒子，現在又算計他的女兒了。

早先，李福也是一個窯工。不過那時他是在太平關那邊的王家老窯裏。後來，王

家老窩蝕了本，吃了一頓「分離酒」，李福就變成流浪的脚色了。那正是他的女人肚子裏有了阿巧的時候。

沒有家……就一下跑到這塊地方來，起初只是掘山窟住下了。他每天去斫柴，生活很艱難，有時連土小米也進不了嘴……大的孩子纔七歲，餓得就癟了腮幫。……想跟老六哥去趕脚。老六哥他們在天平關就混熟了。可是自己沒有錢辦馱驢呀。忽然，一道閃光襲上眼簾來……

那是一個黃昏。他正找着一大捆木枝子，從峭壁上躍下，往回走。突然一個人喊着：

『喂！這個大漢！』

他回過頭就是那麼個肉餅子似的傢伙，真正是饜頭鼠眼，……一臉狡猾的笑紋。頭上却頂着一個算盤子大的紅結的小便帽，長長的葛布大衫，兩袖翩翩然的。他只好放下樹網，哈了個腰。那傢伙却攀談起來：

『我是……哦！我是李五老爺……』

李福却咕噥了兩下眼睛，心裏想——這就是李五老爺！咱們在天平關就聽說和泊鎮有個李五老爺，可不曉得就是這麼塊貨色——兩人談了幾句，李五老爺的意思就叫李福每天送柴木，供他家用。那樣到月頭上，李福可以拿斗巴士小米吃。後來，就那樣幹起來了。

到了阿巧五歲那年頭上，李家窰就開窰，動起手來了。

阿巧的哥哥阿虎那會纔十二歲……慢慢的，李福算有盼頭了。孩子，女兒，全長大起來，他家還愁一個「發」嗎？不敢指望像李五老爺那樣，幾座山頭，幾頃田地……哼！反正也得過得好好的。在李福的臉頰上的肉，一天，一天，多起來的時候……過了幾年，阿虎也恰好十九。那年，就給一件黑的影子蒙了下……

聽說山外打起仗來了。連黃河鐵橋都炸開了花。

『呵！這是啥子年頭呵！』

「深山……哼！真逼人鑽老虎洞，再過些年，這兒怕不變成「梁山泊」呵！」
轟的一聲……和泊鎮上的駐軍，也要越過天平關千萬重山嶺，趕向山外去了。
幾天來，這消息就傳染病一樣，在各處吹着胆小的，沒見過世面的，山裏娘兒們，就都
翻起兩隻鮎魚腳，伸長耳朵，到各處去打聽消息，可只管壞……

「索米索糧咧！」

「拉夫咧！你家娃子還不躲避躲避！」

阿虎就給在屋裏悶了兩三天了。這天，忽然幾個兵跑向李家窰來。坐下的馬，都
撲，撲，噴着白唾沫。花兵却捶着李福家的屋門，找阿虎還說：「他是請願兵呵！爲什麼
不去，你瞧，這不是李五老爺請願的冊子嗎？」……李福眼前一黑，阿虎捉走了……

「我有孩子給李五送人情呵！」

咒罵着，每天，每天……可是山谷中的年月，也過得快，阿虎却連影也沒有。

現在，現在……

李福的思路，真亂得一窠蔴似的。想想阿虎，想想阿巧，再過幾年，自己怕不給人抽了筋，拔了骨……這會，却有幾條閃電，藍藍的，幾條小蛇一樣，條的條的，帶着一股涼風，從窗外打進來。

他就站起身，踱到窗口上。瞧瞧外邊，天黑得像鍋底，墨雲一層層濃濃的堆砌着，髒髒宇宙間所有的黑雲，全想趁這會，往這山谷裏傾洩下來。雨頭風，那樣一洩。滿山上的草呵，樹呵，都聳立起來，刷刷，響，尤其是峭壁上，峽谷間的松林，就嗚咽的……趁着這陣風，嗚，嗚，惡號起來……

滿山陷於漆黑恐怖。

突然，一條電閃，急急的從山巔上刷的劈下來……路上，晃出兩個人影，左顧右看，往上山阪路上跑。電來得太快，他們來不及躲避，只有加緊脚步……李福的眼睛珠子，却想裂開來，呵，呵，那是阿巧……前面是阿七，阿七……阿七……他，砰的一下，轉過身，跳出門口。

老板娘大概哭得疲乏了，打起瞌睡，李福却踹起脚：

「死鬼老婆跑了……跑了！」

他連跌帶爬的滾下石塔。老板娘也揉着模糊的眼淚滾下去……雨滴開始落下來，黃豆粒大小，……敲着石塊觸出生硬的響聲。他趕着，天完全是黑暗的，她彷彿在做夢……這是怎麼回事呵！「跑了，跑了」……什麼跑了？直到前面爸爸急噲的喊出那裂了嗓子的聲音：

「阿巧……阿……巧……」

她纔明白過來。心裏一急，痰往上一竅，嘔的栽倒下去。

雨刷，刷，下起來，電閃一過，雷聲使噏一下，震撼得整座山像要翻個跟斗。山峽中，峭壁上，當那電閃一亮，那些樹木閃着一種駭人的藍色，艱辛的，全像要被風拔下來似的搖擺，急急的摧倒下去……

碎石山路上。老板娘一堆拋在那兒的破棉襖一樣，哼也沒哼一下。就給風腳上

的雨點打濕了。

阿七緊緊攢了阿巧的手跑。

樹枝唵的，唵的，在他倆身上拍下混合着石砂的風雨。一邊跑，阿巧喘起來，聽着背後面爸爸的喊聲，雖然拚命咬着牙，淚水却掘了堤的水一樣，淌下來了。兩條腿，跟着阿七的腿一拔，一拔，……却覺得微微的有點顫抖。這種顫抖，完全是由於情感鉗夾着，一下便插在每一條膨脹着的血管裏，像患着瘡疾似的路上的尖石，當這漆黑，漆黑的時候，更會翹起來磨難人家腳掌。

『你忍心……拋開爸爸呵……』

阿巧的心這會真的碎了，真的脫落了。

跑着，跑着……

雨更大了，傾盆般的倒下來。

淋得水雞子一樣，倆人的衰弱的骨頭全感到微微的酸，麻痺，衣皮緊緊貼在皮

膚上。水便沿着頭頂往下流。阿七的大斗笠這會是戴在阿巧的頭上，阿巧臉上依然濕成一片，那是雨水，還是淚？誰知道……

『快些，快些，不要哭呵！……阿巧！』

阿七一手拭了把遮着眼睛的兩珠，急灼的，低聲吵着。嗓子完全是失了常度的那麼瘖啞。他一手還拽着措在削瘦的肩膀頭上的阿巧的包袱。

十八年的黑暗，這會是要一下子沉沒了。

阿七不肯停着脚，只一味掙扎着，他希望這最後的一場黑暗，只是他往生活的道路上走去的時候的一種鍛鍊……他希望着前面的光明。

『阿巧！爬過天平關……我們永遠瞧不見這黑……黑……』

一個劈雷，直立的斫下來，擊斷了他的話……在那雷聲裏，山洪是從山谷裏，唵唵，吼着發洩出來了。懸崖上斗大的石塊，便發瘋了一樣，飛下來……

碎石，斷樹，便在黑空中攪做一團。

「阿七……阿七……」

他倆躲在一個石凹裏。阿巧嚇得把頭沒命的扎進阿七的臂彎裏。這樣哆嗦着叫，阿七緊緊摟着她肩膀。一塊尖石，却從他手臂上劃過。

像火炙了一下，血條的流出來。

他咬着牙……聽聽頭上石頭聲響歇了。只剩下喧嘩，雨絞在一齊吶喊。他跳出來，拖着阿七：

「走哇！」

「阿七！天亮趕到天平關嗎？」

「快，快……」

一條電突的那麼一閃，從那藍藍的光綫裏，阿七，阿巧的眼睛互相的瞧了下，驚異的，是分辨不出方向來了。這是什麼地方呀……

眼前也沒了路，迎面髻髻是峭壁根下，在這左旁是一條山，峽着水腳。他們不知

道往那裏跑好，後面一陣順風，爸爸的喊聲又颯了來。

『阿巧，阿巧……咱們跑錯了路。』

阿七低低驚喊了一下。

黑暗中，忽然除了雨聲外，聽見一陣湍急的瀑布響嘩，嘩……

等到又一條電追來，阿七儘力的往那響着的方面看去……嚇！對面那裏是峭壁，却是一條激流着的瀑布，一條銀霧一樣，不住聲的往山峭中傾洩下去。他倆誰也沒有言語……阿七突然一把抱着阿巧，想往右面山岩上，再找條路。倆人的脚却在那澆得濕漉漉的石塊上一溜，一團黑影，就滾下去了……

山洪依然怒吼着，風雨更激急了。

這會，空中一刻比一刻黑沈，黑沈，彷彿世界就這樣永遠黑沈下去了。沒有白天，也沒有光明。整個山谷，似乎感情激動得很利害。一面不停的，瘋狂的喊着，呻吟着。在這龐雜複雜的恐怖聲中，只有一條人的嗓子，顫抖得那麼淒慘，往各塊岩石上撞。

「阿巧！……阿巧呵！」

沒有春天的地方

工廠早就停了工。早晨醒來誰也聽不見從礦山上飄落下來響亮的汽笛了。冬天的落雪很容易給晒化了。地上到處弄得濕糊糊的一片片黑漬。這是春天了。是呵！天又藍得飄飄然了。樹上的葉子又一樣迅速的發綠了。只是那羣災難人的心，仍然給冰雪封鎖着，不但連一點春的活潑意味都沒有，反到變得更憂鬱鬱的。

太陽灑下不那麼動人眼的金線。日子過得也不那麼動人眼！

三月的清晨，桃花含着眼淚開了。

沿着街窄窄的路面兩旁，全是烏黑的長木樁子夾得非常緊湊的牆壁。吐着一股發酵了的漿糊似的那種潮濕味，微微有些酸的，飄盪在空氣裏。桃樹的苗細的枝

子就活潑的從那木樁頂上，撥開夜間淤留的霧腳，悄悄伸下來。

綠的樹影下，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門關閉着。

處處是桃花，處處嚴密的禁住了一些聲響，一點也不能夠攪破這疲乏的沉寤。樹影是疲乏的，木樁牆倒下來影子也是疲乏的……

格露娜站在窗口那兒，眼睛上閃着詭密的藍芒……雖然她心裏早淡漠了西伯利亞那面的冰和雪，可是……可是她仍然沒有這亞洲人的黑眼珠。她流浪過，在那流浪的旅程裏，早聽慣了關於藍眼珠，黑眼珠的話了。

那有什麼……

「小鉄是黑眼珠的……」

這是她唯一的安慰，熨在靈魂上。這會，她回頭瞧了瞧睡在爹爹坐慣的破藤心條椅上的孩子……像得到一點愉快似的，她想笑。可是，在那蛇一樣的笑紋還沒顯著的抽搐出來的時候，臉上原來塗着的憂鬱的暗影，便又立刻急灼的掩沒了。風撥

弄着她黃黃的鬚曲的頭髮。她伸了一隻手搔了兩下，像在回憶什麼……眼睛盯在一棵桃樹滑滑的樹幹上，那兒，太陽晒出一點閃金花的膠汁。

「爹爹是黑眼珠，小鉄……是黑眼珠！」

風從遙遠的礦山頭上吹下來，靜悄悄穿梭在樹葉縫裏。突然兩條淚，從那白哲的臉上拖下來……眼睛在睜得圓圓的。兩片嘴唇橫着拉長開，薄薄的下唇，更甚一點的突出來了。一點似乎是噙了口氣的嘎聲音，從鼻孔上，嘴唇上，抽出嗤嗤……響。那條不大吉祥的臉影，晃動着，一會又漸漸離她遠了，——像是夜間，這臉影被一切暗影朦朧的撕着，扯着，沒影了。仍然是那蠶豆大的淚珠，一顆接一顆在落……樹的影子，在不安祥的顫抖。

什麼來着她呢？格露娜突然瘋狂的車過身去，手在更蒼白的抓着胸前的衣裳。嗚嗚……的嘴張開了低啞的吐出繼續的喉嚨音：

「噢……金……爹爹……」

木椅在她的腿旁，撞倒下來，震得滿屋灰埃簌簌落下……

鬧着眼似乎是在沈思着什麼的孩子，大概給這突然的聲音吵醒了。一面把頭在枕着的媽媽那破褥子團上來回擺了幾下。鼻孔中，哼出不勻整的聲響……兩隻手，向空中抓了幾下……

格露娜急急走過去。蹲下身輕輕拍着小鉄的肩膀。她却把眼光從懸在睫毛上的一粒淚花上望出去……什麼全像讓淚浸濕了；突露着磚塊的破牆角，以及透出霉爛的黑色的木桌腳……屋中到處是零亂的，從那一夜爹爹去了之後，就沒整理過……那上全有着爹爹的手澤呢！

『小鉄不會忘記爹爹……』

這樣想着，一顆淚珠便沾不住的落下來了。滾熱，滴在孩子的臉上，這回孩子卻不耐的，一下哇，哇……哭起來了，像那天挨了人家一脚一樣。鼻涕，眼淚，從那骯髒的小臉上滾下來黃黃的頭髮亂絞着一堆，嘴咧着……兩隻最像他爹爹的大黑眼

睛骨碌碌到處尋覓什麼似的，一會停在媽媽臉上，媽媽臉，也是紅紅的，眼皮腫腫得很利害。一會停在門旁掛着爹爹下礦穿的號衣的牆壁上……

孩子就更大聲的哭着喊：

「我要爹爹……我還要他呢……」

格露娜多情感的大眼睛，因為淚充滿了，瞧得孩子的臉，變成一片白桑樹皮了。她趕緊低下，在孩子的藍布襖袖上擦了一下。一面搖着孩子的臉。

「寶寶……你爹爹就會來的，他……他……」

孩子却扁着嘴把臉一歪。

「我知道……我知道，爹爹給鬼子……鬼子捉去了，我……我還要呢！哇，哇，眼淚是慈愛的泉源，格露娜的心，眼睛，以及所有的記憶就全濕潤起來……」

她和吳金同住已竟八年了。那時吳金是活潑潑的……是他永遠是活潑潑的，有着只懂得笑的臉龐。那時他們都在××……××有海，海是熱情而勇敢的，他們

呢，浴在閃着欣快的黃花的幸福裏，就如同鼓着翅膀飛在海上的沙鷗一樣。

兩年前，馬櫻花剛剛開了的日子，鬼知道，因為了什麼，跑到這兒來了。

「奶奶的……肚子得餵飽呵！」

……這粗魯的，男人的嗓子，現在又從新震了她的耳鼓膜一下，她聽得見孩子在嚷叫，……不在哭呢，她苦痛的，把那麻痺了的神經浸在淚裏。

以後爹爹不一樣是快樂的嗎？

雖然隨着的不再是有鹹味的濕風了，他可依然咧着嘴巴笑哈哈的，……每天傍晚，從礦山上回來，走過那片曠場，在那裏常常逢見「礦工子弟小學」裏鐺，鐺，……敲起下課的鐘聲許多許多的孩子——一羣可愛，純潔的小天使，從那兒跑出來。爹爹就接着了黃頭髮的小鈇，小鈇，很聰明，爹爹常對媽媽說：

「小鈇很聰明，那像妳，……」

孩子長起來了，有着媽媽的黃頭髮，有着爹爹的黑眼珠……

日子并不那樣永遠的好過……去年，秋風正颳得高興的時候，一天，街上飄着的不再是一半青天色的旗子了。礦上原來駐紮着的一隊兵夜間也悄悄開拔走了，礦上也就跟着那失掉的旗子停了工。人們哭着，喊着，瘋狂着……早晨，汽笛不再響亮的催人命了，大伙可以多歇一會早覺了。

可是肚子不會多歇着的，孩子的嘴也是不會多歇着的……

失業的爹爹變成憂鬱鬱的了。

「你說……這日子可能過嗎……把我們當瘟豬看，哼！簡直……」

有時急燥起來，就捶着桌子這樣嚷，——像霉雨天時候，盼望晴天一樣。吳金每天把耳朵尖起來到處去聽，就那樣一天一天的拖延下來……過了年，不但消息沒好的，一幫幫流浪慣了的「高麗棒子」卻以「第二主人」的地位自居，漸漸連這僻靜的圈子裏，也有這般無賴的影子了。

爹爹是愛聽小鐵鼓突着小嘴巴唱一隻國歌，現在，却粗魯的嘆了口氣嚷：

『小鉄……不准唱了！……你知道，人會要你的命呵！……小鉄，祖國的孩子！』

……
末尾是顫微的他低垂下頭去。

一天的晚晌，一家吃完了飯，淺霧般的黃昏便往下落着……吳金仍然同誰吵了架一樣，臉枕着手腕歪在那隻破藤心條椅上。格露娜是那樣膽怯的，注視着他那顏色變得很迅速的面孔。她知道是什麼噙着他燃燒的心呢，她想說一句分量較輕的話來分解一下這凝結在眼前的空氣，她早就這樣想，她幾次囁囁的想張開嘴，……可是在這時，誰不是在煩悶着呢！她不安的，偷瞧了吳金幾眼，咳嗽了一下……

『金……我們慢慢設法離開這塊地方……』

吳金沒言語——他是在激怒的回憶着白天的失敗……那失敗將給他帶來更壞的命運哪！他知道，可是肚子的饑餓，朋友們的血……他是給憤惱和悔恨焚化着，他覺得這樣在外面呆着，餓着，還不如和朋友們一齊去住監獄，去流血……

爲了餓，爲了祖國，他們是一羣吼哮的，激動的了。

在桌上，自己斟了一碗冷茶，灌下去。

「噠，格露娜！」

聲音是沉重的，從他牙巴骨上撞出來，兩眼紅紅的，盯着格露娜，使她的臉變得
更蒼白。

「……朋友們的血，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吧！我不能，我不能看着人家把我們像
豬一樣擺佈，一樣踢出去……今天我們嚷的就是「爲祖國努力，爲祖國生產，決不
開工，決不替鬼子去生產！」就是我們全餓死……」

他胸口在可怕的突起突落。

「……也不能那樣，你明白嗎？」

憤怒開始燃燒着他，眼前沒有屋子，也沒有天，他瞧見的是朋友們流着的血，紅
的，紫的……突然他瘋狂了似的，車過身嘍咚一下擲在破椅上，他喊：

「流吧！讓牠流……流吧！」

晚上是很悄靜的，從去年秋天裏這兒的桃樹下，沒有人拉着二胡，唱着笑呀，……格露娜聽見在牆外，起了一陣很紛雜的脚步響，這些聲響髣髴預兆着一種不祥的黑影，使她急迫的窒着呼吸。

木板門砰的推開了。她腦壳空空的，跑過去，一手推着這稀鬆的屋門的鈕柄，朝吳金揮着手……

「開開……」

外面粗野的喊起來。一塊木板，拍的掉下來由她的肩膀上滾落了。幾個人旱澆湧的撞進來，手裏攢着槍。一個歪戴着鴨嘴帽的嚷：

「是他……」

一個黑臉膛的傢伙跟着跳到吳金的面前。把手裏的槍一直挺在吳金凸着的胸口上。一面揶揄着冷笑了一聲，說：

「朋友！跟我們來吧！你想流血，嘿，嘿，——挺好，你的朋友都等着你會會面哪！」

在他草一般的鬚髭中間，只有兩隻喝酒喝紅了的眼睛滾動……格露娜瘋狂的跳過去，她遮着吳金，吳金却盡力的推開她。她兩眼是充滿了恐怖，聲音也變得那麼低啞……像是一根皮帶，沙沙的聲音。

「喂……你們全是同胞……全是中國人呵……」

誰在她背上槌了一拳，兩脚一絆，跌到木板壁上。吳金知道「憲兵隊」的利害，他奮怒，他變得更冷靜，只有嘴唇紫得怕人。朝他們搖了搖手……

「去，去，（他回轉頭看看格露娜）好吧！格露娜……我只有這麼一個孩子，你不要讓他忘了今天……」

她只是抓着爹爹不放，小鉄也鼻涕，眼淚，死命拖着爹爹的袖口喊：

「我的爹爹……我還要他呢……」

作爹的淒然掉了兩點淚花，遮着臉。格露娜給那堆無賴鬼攢在地下，小鉄也順

便挨了一腳，一直滾到桌底下去。她爬起來又撲上去……

爹爹粗的背影，從此給一些兇惡的手抓了去了。

風從窗外帶來一陣更濃郁的桃花氣味，吹在媽媽的，小鉄的哭得紅腫着的眼泡上面，像幾隻小虫，條的撞着，皮膚一刺一刺的微痛着。孩子還是滾着，哭着，還是嚷着要爹……可嗓子早疲乏的沙啞了。好像一隻給人掐着喉嚨的小雉雞，哼，哼的，一聲聲飄落在風腳裏。

格露娜站起來，肩膀在抽搐着。

「寶寶……今天，嗯……禮拜天，明天我帶你去去找爹爹，爹爹還是你……的……」

她轉過額頸去，眼淚從已竟腫了的眼皮上，線一般輕輕的拋下來。窗外的樹，陰暗的壁角……一切全沒有顧忌的，陰險的，眯着眼，彷彿一刻以後，這裏該更憂鬱，更沉落……

小鐵還在沒力的哭嘶。他水零星的兩眼，含着苦的汁液，盯在門旁爹爹泥污了的破號衣上。

白天憂鬱着，夜間憂鬱着……

哄睡了孩子之後。夜腳像霧一樣慢慢的垂落下來。桃樹赤突突的撐在濛濛的霧裏，帶着黃昏的最後一點濃紫色。格露娜浸在屋中窒閉着喘息的昏暗裏，站在窗前嗅着一般極端輕細的味兒，那分不出來的桃花味，還是青草味……

夜寂寞的籠罩着。黑暗中，是災難的人們連眼淚也不被人注意的！

聽着孩子漸漸從鼻孔裏發出不勻整的呼吸，因為哭的疲倦了吧？不時還抽搐一下，兩下。

格露娜輕輕的推上玻璃窗，那窗子是破碎了的，給風吹得噼噼響。她躡着腳，走到小鐵睡的木板前，低下頭去，聽了聽，小鐵倒很舒坦的睡着了，她纔慢慢的踏到門

口走出去。

「李家，王家，……全走了，只有顧大嫂……」

她踟躕在石頭台塔上。夜如同極深的窟穴，在這窟穴裏正發生一陣陣……顫微的，無望的呻吟。偶然響起來，等你仔細去聽，尋覓，又毫無聲息了。灰藍的天空上，正拋擲着很稀鬆的雲彩，沿着天壁冉冉的消沒下去。淒涼的月光，不大活潑的塗在木樁頭上。樹挪移着……春天的夜，一切全生長着，煩聒着，一線生的欲求在各處飄着，在地下脈一樣跳動着……這些零零碎碎的細聲，使她很悶煩……她跑出去。

這會遠遠的礦山，在淺黑的夜霧底下，突兀的畫着一條愚蠢，呆笨的線。風緩緩吹下來。往日站在這裏會瞧見一點點固執的紅燈火影，在那邊爆滅，移動……像一點點蟲子，在那兒蠕動出沒。現在什麼也沒有，荒涼的，憂鬱的，只有街外面那條小河，不停止的汨，汨……咽語。

鬼子迫着開工——礦山上飄起該咒罵的旗子……

這裏變成十室九空了。

——他們……鬼知道哪裏去了？！……

她肚裏嚙嚙着迅速的走過幾家小木板門，粗壯的上身在那急急的搶步下，是微微有點搖晃着。

桃樹的陰影在夜間突然變成這樣陰森怕人。瞅着每一個空了的院落，推敞着的門扇，荒寂的，彷彿走過一片墓場上，她覺得這人間的冷淡，徬徨……好像在顧大嫂那裏早給她安排下安慰和痛快了。她知道——在臉上登着一塊赤紅酒糟鼻頭的誠懇的顧大哥，一定也是爹爹的同志，也跑去流血了，然而……她急促的在走。

一樣是煤屑路，一樣是木椿牆。到處噴出腐爛了的霉酵味，使空氣濃醞了。

「顧大嫂！」

噙着一種不純粹的土音，沉瀉的，格露娜抓着一扇木板門嚷叫。

院裏邊沒一點聲響，半天……她纔聽見一陣跌跌的女人的脚步響跑近來。格

露娜喘息着感到窒迫。

門開了。在那死灰色月光的一閃裏，兩個女人，互相驚異的瞥了一下對方臃腫的眼泡，誰也沒言語一聲。只悄悄的門掩沒兩聲短短的喘息……草長得豐茂的過了脚蹠。

零亂，一切充滿着那主人沒有安詳的心緒。

顛悸的煤油燈發藍的光芒，這會似乎疲倦了，很想委縮下去。顧大嫂，個兒高條條的，臉發出一層平日從沒有過的可怖的蒼白。眉毛，眼，頭髮，一切是黑色的……她說話，永遠是莊稼漢那樣粗魯的口吻，吵着罵着過活。髻髻她沒顧慮到生是怎樣的懶長或是怎樣短促，她是只有眼前……這些，在平常，格露娜都很憎惡。平常她們感情不很和善——這是一般工人，流浪漢，普遍的性恪，他們任性，他們血氣作用……這樣常常因爲你家的，我家的，吵鬧起來鬧的也許很兇。可是現在這兩個女人離得很近（所有的工人，現在都拉得很緊很近，在這沉重的氣壓下）彼此都聽得見相

同的憂鬱的喘息……

「你說，你說……我們女人家……」

顧大嫂嘎吧的嗓子，短尾巴鷄一樣，突着兩隻充滿血絲的眼，挺着胸脯想跳起來。

「你家顧大哥……」

格露娜把眼睛遲鈍的動着。

「……嗯，他也沒回來……小鉄哭呢！大嫂？我的心真撕碎哪？死了吧……猪，猪，簡直……他哭着呢：「我要爹爹，我要爹爹，」我哄他「爹爹還是你……你的……」可是大嫂你明白，爹爹還是咱們的嗎……連你家顧大哥！」

氣噙着咳嗽。

「……聽說他們鬧得可兇呢……那天，他們在什麼地方開會，沒走掉的工人全到哪！他們一定不開工……是呵！他們說爲祖國……爲祖國……」

『是……是好的，只有祖國！』

顧大嫂推了她一碗濃澀的冷水茶說：

『哼，祖國嗎？……張××三百架飛機，你懂嗎？白俄，（她們常常這樣招呼格露

娜）下蛋的……全給全給弄跑了，塗上別的花樣了，那是誰的錢買的你知道？……

現在她不是轟炸着那些拿錢的小傻瓜們嗎？國家……嘎，咱們到不如乾脆說要

是命……一條活命……』

『嗯，……』

『……白俄聽說……（聲音低壓下去，她搔了蓬亂的頭髮，往窗外瞥了一眼）……四十里外的紅山口，那兒的鬍子（土匪）都改成什麼軍了……老李家
的阿虎爹，還有老王家……他們全去入夥……說那比給人家踢着當豬好。』

格露娜聽得有點出神，嘆的坐在一隻歪腳凳上。

『嗯，他們，不怕吃衛生丸子，可是……咱們女人家……』

顧大嫂正扯着一件爛衣服，瞅了瞅，就捏做一團往牆壁角拋了去。她一邊忙做着轉過臉瞪了一隻眼嚷：

「嘿！什麼女人，女人……別那麼說了，醜死哪！白俄……女人不是一樣抗上條槍，一粒子彈，管教鬼子流花紅腦……哼！」

格露娜彷彿看見一條曙光……在那曙光裏有很多，很多，自由的傢伙撐着槍桿。不久，那裏又出現了吳金的臉孔，顧大哥的臉孔……那麼多，全是諳熟的，笑的，她想喊……聲音却更低更啞：

「真的，你說……反正是一個死兒！」

「嘿！我也那樣想，白俄……死了臭塊地皮，那裏不是呵！這活受……你知道，這裏是不能住下去了。他們不開工……哼，鬼子全捉了他們去坐監，再喝掉他們的血，這裏……這裏幾天一定照樣開起工來，汽笛每天早晨還響亮的，唧唧……叫（她沉湎在回憶裏了，兩眼稍微往上翻着）……可是牠叫來的是誰呢？……是那些

死不要臉的傢伙！全是中國人，奶奶的！難道咱們這幫肚子都不懂得餓嗎？我就是說……離開這裏去幹……」

「可是我有小鉄……大嫂！」

「捨掉吧……別那麼婆婆媽媽的了……噢！你還想爹爹是你的，孩子是你的，錯了，我不想他們，顧大夠得上一條漢子，他不會流眼淚……」

雖然是這樣粗豪的嚷，眼淚，却由脹着的眼皮上飄下來。

藍的燈火焰有時想跳一下，可是風便不趁心的吹進來，使它更矮，更暗……格露娜想念着吳金，想念着小鉄，她還想念着遠遠的那熱烈的海……

臨走，她抓着那女人的手：

「那你明天走好……我祝你……」

「哼，我不走，等那幫無賴來攆……准離開這裏！」

「我是不能，大嫂……我能沒有丈夫，我不能叫小鉄不去瞅一瞅爹爹，他愛他

……你知道我得叫小鉄去瞅瞅他，他……他……死也是快樂的……」

「那……分手吧！」

兩隻手在黑暗中緊緊握了一下。

顧大嫂隨着格露娜走出屋門，也沒送去，就低下頭踢開破紙煙匣子，找一個小包袱，包衣裳……格露娜忽然又轉回來扶着門口說：

「也許……也許……大嫂，過幾天那邊見！」

她走出去——這會，夜沉人靜，滿天星斗全大膽的晃亮起來，風不安的擺弄着樹條，滿地上的灰色影子，就艱辛的跟着搖晃起來。滿地月光水一樣流……草在她腳底邊欣語着。這是春天，是鳥兒，花兒，全該拍着手笑的春天……遙遠的江上，浪頭該是多麼狂盪的流呵！流呵！

格露娜想鬆一口氣，可是迎面的風腳裏，抖過來一陣嘶弱的孩子的哭聲。她緊着脚步跑往家去。這時蘊藏在夜的黑暗中的憂愁，帶了一種深陷的恐怖，撕扯着她

脆薄的，顫悸的靈魂

燈火薰得玻璃罩子黑了一半，屋中一切，像在她離開的空兒，又漸漸沉落了一層，更憂鬱更無力……使她心上麻痺着，痠癢着，所有的纖維腺全戰悸的想跳出皮層來崩斷……小鉄瞪着眼睛，瞧着矮下來的屋頂，彷彿一刻以前那裏有過什麼奇蹟……在那哭聲裏她聽得出一點絕望的哀傷。她盡情地安慰了一陣孩子。

春天的夜，水一樣從窗外流過去。翻來覆去，她的眼皮，是一會也閤不上，雖然已竟十分疲乏……只剩下那破裂的窗檻，在風下，颯得嘩，嘩的碰着水泥的窗台。模糊的黑暗中，她幻想一下，是遙遠的槍聲……激動在夜脚下，爆炸……

「紅山口那兒，飢餓的人們嘯聚起來了……」

「紅山口那兒，全是自己的同胞，靈魂沒完全給剝盡的同胞……」

「城裏呢……監獄小小的黑窗洞裏關着那堆咆哮的傢伙，他們和紅山口的

人一樣，會笑，會從喉嚨裏喊出粗野的聲音，流着血，生命都拴在一根飄在風頭的游

絲上……他們不怕，他們沒睜過一下眼……黑的臉，黑的手，雖然全給一種鐵的力束縛着了。」

「吳金的臉笑着。」

「顧大哥的臉笑着。」

「……一切，一切的臉全笑着笑着……」

那一條從桃樹杈上斜進來的極稀薄的月色裏，格露娜歪在小鐵旁邊的臉上，也是笑着的，那笑是由兩滴凝固在眼皮的淚珠下面，慘慘的發現出來的。

早晨，格露娜拉了孩子，再經過顧大嫂的門口院子，也像旁人家一樣，門推開着，零亂……

「嗯，她走了！」

自言自語的，她失掉了靈魂般瞪着眼，在一棵佝僂着的桃花樹下，立了半晌，想

着這壯健的友人走遠了的欣快……直到小鐵拉着她手，扭動着驚異的，瞅着媽媽變得灰白了的臉孔，悄悄的說：

「走吧……爸爸等着咱們呢！爹爹……」

沉默地走出了這木樁牆夾出的道路的那頭，她瞧見展在眼前的平遠的田野。春在上面灑下了藍色的欣快，多少細碎的星星一樣，跳盪着。一條河，却愚蠢的，橫又在面前，掩沒在幾行掛了綠梢的野樹底下。那是一條從背後礦山上遠遠沖下來的。在這綿遠的綠草原上，像一根白帶子，越遠越淡，就變成了一條濃濃的白霧，很模糊，泛起一陣陣霧樣的白花，流着煩聒着……

她們走了很多的路。路上，人很稀罕，又都那麼心神不寧似的，匆匆忙忙，趕着那浮盪的朝曦走路……

跑進城去，太陽剛深深塗在格露娜破草帽上。城裏的太陽是灰黯的，在那大街上流着一股骯髒的，壓人呼吸的濃霧。幾條狗低着下巴，可憐的，夾着一條短短的尾

巴，低下頭從霧脚下溜過去，找不着路……散盡……

憲兵隊門前的空氣，更陰冷一點，彷彿這裏沒有過春天。

陰霉的窗洞裏，充血的眼珠滾動着，像幾滴血液旋落。在一間黑暗的小屋子裏，吳金的鼻孔，給那股霉醇的潮濕味攪合了乾草味，刺激着，連連打着噴嚏……門上有着鐵的空格。另外在後牆頂上露出一塊一尺見方的窗洞，口上一樣給幾根鐵柵界着……這裏是鐵的世界，冷酷的世界……

從門口望出去，是陰森森的一條甬道，兩邊，全是同樣的鐵門，牆壁上彷彿給蛇噴滿了唾涎，凝成了冰片的霜屑，冒着一股逼人的涼氣。

後窗洞上，四四方方劃出一塊青藍天，天上飄着白的雲絮來來往往，正和幾天
前坐在家裏格露娜的身旁。從窗口掠過含苞的桃樹枝，望着一樣。

坐下去，坐在攤着的黑色的草蓆上，把兩眼從那兒飛出去。

死在眼前飄着。

他沒有苦惱過，也沒有幸福過，一分鐘一分鐘拖長下去……只是瞧着自己的朋友，踢着腳鏢鏢唧唧……的給人推着走過去。那會個個號子裏，就喊出憂鬱沉重的聲音，唱起他們自己的歌來……在那組合聲音裏，有時也突出一兩聲近乎欣快的尖嗓子，撞在甬道角落裏，不散……

朋友給推過去了。

騷擾聲，還在那裏繼續。雖然每一個號子的鐵門，都給看守的棍子敲得山響，仍然壓不下那鐵的騷音……鐵練聲，鏑鏢聲……

直到那裏砰……的響一聲槍。

因為唱，嚷吵，每個號子裏的朋友，腿上都打出骨髓油來了。

……流血……朋友……

鐵和血的撞擊……

藍色的靈魂的浮升……

從早晨到黃昏這樣拖長下來。突然……格露娜的藍色的大眼睛出現在門的格空上……吳金立起來。

「爹爹……小鐵來……來看你了……」

她抱起小鐵，孩子瞅見爹爹這瘦條條的面孔，好像有些害怕……是鑼啣啣的鏗聲？還是這監獄裏特有的陰森？使他這樣害怕呢？他的小手抓着鐵的空格，爹爹的手大，是伸不出來的……爹爹不是從前自由的，快樂的人了。他被一個什麼醜惡的魔鬼攢着了喉嚨似的。

格露娜的眼睫毛下，水晶般清明的眼淚凝結着。吳金原是低垂了頭頸的，像陷入在一種極黏的膜液中間……這會忽然仰起頭來。在他那遲鈍的和格露娜充滿希冀，顫抖的眼光的一瞥裏是有一點彷彿欣快的笑影，從上嘴唇的突長的短髭上掠過。

「這樣女人氣你……往後你自己去自由，去掙扎……」

格露娜眼瞪得那樣大，屏着一口氣。

「我……噫，你不必再來了，」他的喉嚨有些發沙，「……瞧我有什麼用呢，沒有希望了……我現在也并不希望了！」

格露娜眼淚跟着這句話，水一樣淌下來。

「我只希望一樣，我有後起的人……他們斫了大樹會有小樹突長起來，只是……格露娜！你要告訴孩子，他爹爹是怎樣死掉的……我想他……他一定能瞧見這裏再飄起祖國的旗子！」

他笑了。他沉進進一種迷旋的幻想。小鐵流着眼淚，恣得媽媽也流下眼淚來。

沉默，陰森……處處響亮着鐵鏈的磨擦聲……十分鐘很迅速的流過去。一條太陽光虛茫的從後窗洞上洒進來，一直攤在門柵上面，照着爹爹，媽媽和小鐵的頭……

在那陽光裏，充分的顯示着所有的光明幸福……紅玫瑰色的和天藍色的幸福的影子。

「去……去吧！帶着小鐵先回祖國，那裏有人愛護他，撫養他，唸……就是耍死，……也跑到祖國去死！」

「你，你……喔！小鐵叫爹爹……」

小鐵猛的一下，把臉扎向媽媽顫悸的胸脯上了，嗚嗚的哭，這時，一隻惡魔……醜死了的手，在鐵格孔和小鐵的臉前露出。把吳金和格露娜使勁的往兩方分開，拋擲開……小鐵從媽媽膀上回頭，把眼睛從惡魔……醜死了的多毛的手臂上滑過去，瞧見那鐵門上，爹爹的嘴張得紅喇叭花似的。湊在鐵格孔上：

「去吧！……回祖國去吧！……」

被推着攙着拐了那個牆角。格露娜蒼白的臉最後轉過去：

那一條太陽光裏旋迴千千萬萬點塵埃形成一條白霧似的。吳金垂下頭去

——走了，她們回到那永遠可愛的地方去了，那裏全是同胞，同志，孩子會好起來了……突然，太陽光條的好像更強烈起來。在那一瞬間……一個人影像一棵拔掉了的小樹一樣慢慢地倒下去了……

他幻想一片蒼茫的大海。海上有一隻船……那船是往遠方駛去的，載了孩子，載了格露娜。

心。遂了那波浪流去。祖國的海水是溫柔，平靜……

小窗洞外，藍的天空上，永遠不停的擲着雲塊。這是春天，春風從四下飛了來。可是春風并沒刮笑了一棵小草，連桃花也是含着淚的。

草原上

—

郭斌搖了一條木枝子，打着草走路……

天是很稀罕的晌晴天。遠處，極其無力的沾着幾條雲。有時，風從背後吹過來，枯草葉上的塵土味，嗆得他輕輕的把手掩了鼻頭連連的打起噴嚏來。但這並沒停滯了他的脚步。

北……望……滿洲……

渤……海中風濤大作……

……

輕輕的唱着，一面聽草上秋風瑟瑟，多少有點感傷似的。於是停了一步，重新咳了一下，呸……的啐口膿痰，又向前走去。痰，却在風腳上，捲成一團灰色，流星般，打在一棵草梗上。捶得草垂下葉尖去，擺兩擺，又挺起來。草上，吹得噓噓直打呼哨。艱辛的邁着脚步，插入草叢去，像一隻涉水的鸞鷖……

在那灰布的軍帽沿下，他有兩隻深邃的眼珠。

這兒，是一片荒草原。草裏，有時撲出兩隻野鳥，突的鑽上天去。他趕緊伏下腰。把兩隻眼，怪神氣的瞪出來，溜一圈。彷彿剛纔噓的是一粒子彈從耳梢上掠過。他便機警的，看看是從那方向打來的。草刺，却揀了他的臉皮，刻一條白……

『奶奶的……見鬼！』

微微的一笑，嘴唇角上是牽動一條笑痕，拖着油滑。

郭斌這時，是從黃楊木台來。晌午，吃了兩碗炒小米。這會，嘴唇還微微有點燒灼。身上，灰搭褲的軍衣下，皮膚全刺癢起來，像給螞蟻咬了一片，一片……三個月，沒有

洗澡了。行軍，行軍汗漬，污泥，貼在上面，身子全塗了一層鹽水了。

他是參謀處的參謀腿子。●前線發生步哨的接觸以後，雖然表面還平靜，他却忽然調到黃楊木台的騎兵旅來。

職務——是連絡消息……

有一雙軍人們應有的粗大手掌。二十零幾的年青人，兩眼珠上，永遠界滿紅絲。……癖性，是在營盤裏培養出來的勇敢，機警，有時背人又陷於沉默，彷彿有多少回憶，在腦子上，磨難着他，使他沉默……

往西台村去的三里路上，雖然兩脚動着，却是沈默的……偶然停一下脚，往前後瞧瞧，草，仍然是一片綠，拉到遠處，風從上面吹過，帶了遠處水汨汨的悵鬱的聲響。那邊遙遠的，擺動幾簇小樹棵。下面是向定口去的大路。不時有從興盛旺來的軍用

●「參謀腿子」孫軍隊中，對於參謀處辦事員之類下級官佐的鄙稱。

汽車，迅速的開過去，拋在尾後一抹青烟。

嘟嘟……

兩三聲車笛，在空間，平白的劃一條弧形線，又消沒了。

前兩天，郭斌跟一幫人，爲了搜索駐營附近的村落曾經從這兒走了一趟……一直到西台村回來時，他找了這條路線上的標記——一棵稀鬆的半朽樹。

「不錯，不錯……」

遲疑了一下。看見遠遠一點黑樹，在那兒顫抖。他極乎狂呼起來，摸一下腰間的
三把盒子●

「唵，唵……野鳥從頭上撲過。」

他蹲下身，從口袋裏，掏出一隻黑檳榔木的烟斗，燃着放在嘴上。兩片嘴唇，鉗子

●「三把盒子」即是第三號的小盒子槍。

一樣，夾着那烟斗尾。微微，一口口淡青的烟，從咧着的牙縫上，噴出……他，又立起來加緊脚步……

二

在西台村地邊那棵朽木上，郭斌叩掉了烟斗中的灰燼。

停住了脚步。一種從胸口油泥塗滿了的灰衣上發酵出來的悶熱，使他感到微微的窒息。風，却溜溜的吹過來。樹葉在稀罕的搖擺着，像一頂黑布傘蔽着他瘦條條的身子……他，向四下望着。儘力避開晃人眼花的斜線下來的陽光。匣子槍外皮上的釘子，却晃了一下微芒，白色的。

熱，一星汗漬，從鼻尖上，輕悄的跳進風脚了。

閉上兩眼。他，想像着前兩天留下的記憶。跟着，兩絲極纖細的笑，掀開他的眼皮，

一刻又沉下去……

三

那天——

陰陰的天空上，寒滿困擠不下的雲塊。一面，還從四面的地平線的草葉頂上，烏一樣，迅速的飛上來。這樣多的雲使天漸漸的加厚，加重而顯得低沉下來……他們，一行人。因為疲乏和燥熱，一直跑向西台村來歇一下腳。誰也不言語，誰也不懂得混合着鹽粒的汗，是怎樣落在腳下，粉碎……

風中，含着潮濕，這是預兆着一場雨的降臨了。

泥塊壘起來的屋頂上。三月裏，刮上很多很多的草子。這會，黃了梢的茂草，便瘋了秧的長着，呼哨……稀稀落落，一羣人家，組合了的小村落，是靜悄的，睡在草原上，

像平遠的水洋裏，偶然露出的一小塊礁石一樣，不大被人注意。牠却倔強，固致……迎着從西伯利亞，外蒙古，橫掃過來的風沙，永遠不動！

牛，羊，在他們每一家土圈的柵欄裏，哞叫着，這聲音，充滿合悅，溫善……

村舍，在這從黃楊木台扯來的荒草原的邊際上，——草原伸展着三里多長。沒有人去整理，剪除。只有一條苗細的小道貫在中間。這道，雖是由人們腳底磨出來的，可是一經過夏天，草便又固致的，從土壤下，鑽出來，給掩沒了……草子，除掉被鳥嘴啣向別處去的以外，多半埋在地下，預備着再一年。地是肥沃的人太稀少了。就只好扔下這塊任牠荒蕪。

村上的人，多半記不起祖先，是怎樣的揹着犁頭從內地——遙遠的走來的了。他們一直同內地隔絕着——有時聽着黃河滔滔水聲，也想起遠方……黃河

●「內地」在內蒙一帶，普通呼「內地」大概即指河北，山西……等處。

從甘肅流過來，彎彎的轉一個圈子，又從托克托，拖着大黑河，紅河，清水河流向那遠方。他們，一直白天，黑夜的，聽着河水，向自己幻想的遠方去……

村舍上人很多，孩子，老人……勤苦着自己的一羣人！

郭斌首先覺到了風，腳水星星的兩點。他們一行人，已經走到村上，嗅住了撲地的炊烟味了。

天，像抬來一片大海。風中，絞動着忽忽……的水腳響。

『他娘的，倒血霉！』

一個大個子，不耐煩的搖着腦袋……人們，却哄笑了。因為聽見他肚子在隔着肚皮咕咕……叫。像一隻塞滿青草的老羊，打着咯。他們蹲在一家的土簷下，槍，一隻麥稭棒子般，跟着他的腦袋，在肩膀上抖……

『……搜他奶奶的×，會有鬼影子！』

『嘿……闔王一張嘴，跑爛小鬼的腿……當兵還是人！』

『……』

這是一班人，有傻公鷄，有鐵蛋，有黑旋風……的那一班。他們這會，一排的躲在簷下避着雨。雨點，色子一般大小，急急的淌下來……一般鄉間的牛糞羊糞味，從背後一旁的破木柵門上衝出來……

風，迅速的，在村舍上空打盤旋。

郭斌和連長李星旺，在離他們二三十步的一個土台上站着。連長的眼，從自己的灰軟布帽沿上掠過去。落在模模糊糊的無邊際的雨絲裏……他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子。臉上，微微的黃黑。然而肌肉是豐滿的，鼻尖，還有幾粒紅珠子一般的粉刺，表示着青春的熱力……眼，有神，清楚。常常在那黑瞳仁上，閃一下笑的皺紋，可是他暴躁起來，又像一匹小水牯……總之，他年青，他是一個能幹的傢伙。

……
蛤蟆浮水，浮出小鬼，

小鬼推車，一步一跌，

兩個孩子，抱着頭頂，從一個牆拐角，一邊嘟囔着，跑過來……一眼，瞧見兵士們脊背上的小馬槍，遲疑了一下……

連長好意的笑了下。啐出一口膿痰。

『星旺！我這票可玩着了，好好的，不睡一會……鬼迷了眼，跟你們一塊跑來，搜什麼個雀子！』

『嘿，嘿……這叫放着烙餅啃黃蓮，可是……哽，怎麼樣，這兩天夠緊嗎？』

李星旺甩一下帽子。把結實的脊背，又往後面土牆壁上，靠了一下。他感到從簷上斜進來的雨絲。一面把一隻手壓着嘴巴，低下聲音去……郭斌呢？把一對鷓鴣眼，瞟一下隔着迷離的粗雨絲的弟兄們……說：

『就這兩天，老總●到前線來視查，哼……媽那個的，不幹個痛快呵！』

天，使土屋都變得矮小灰黯……近旁，有幾棵樹，呼呼，搏擊着鋒利的風。雨呢？像鐵絲一樣，一根根攪着樹枝，刷刷的，叫葉子響，怪慘沮……那邊，一個兵士，把短短的馬槍，挾在拳了起來的膝蓋中間。敏捷的，從口袋中，摸出一桿小烟袋，劃根洋火，撲撲……的吸一閃，一閃……

這使郭斌想起嘴唇木木的，短一樣樣什麼！

他，虎的一步跳下去，很快的穿過雨絲……雨，一星星，涼潑潑的，澆在臉上，肩膀上。一會，他沒入對面，一個土牆圈的拐角達達的，脚步響，被刷刷的雨，很容易的淹沒下去了，連長，揩過手，揮了一下肩膀上的灰土，瞧着天，瞧着遠方，一下跳下土台子，向他弟兄那面走。

郭斌拐過犄角，沉默的兩眼，在雨中尋找些什麼……一下，給他發見了。有着一口水井的柳樹背後，一扇荆棘編的，灰褐色的門，半掩着。雨，不停的敲打着乾枯的荆棘條。老女人的手臂一樣，抖絞絞的……沿着牆腳走，他一直轉過柳樹……

呀……

門給一隻粗糙，滿是筋絡的大手推開。

『誰呀？大雨天的……』

從薰黃的，僅有的窗戶上，飄出來是女人顫抖，輕脆……的聲音。這聲音，像一陣風，撲在河面上。一下，落在郭斌的心底，震盪開來。一圈子皺紋，這皺紋，一直使他搖動！羊圈裏沒有羊，啐，啐……的哀鳴，是從破牙齒般的牆頭上，滑過來的。

院中，蓋滿了荒蕪的刺草，在雨腳下；一抖，一抖的，拴着一下下的雨珠……

他，無暇看那些……他多少有些狼狽的衝進門去。因為他的身上，在疲倦，難受。每一根筋絡，全線索一樣，牽着，麻蘇蘇的兩片顫抖，哆嗦的嘴唇。是興奮呢？是疲倦呢？

……屋中，像地窟，黑忽忽的。他，閉了一會眼，纔看出四壁的輪廓來。從一個懦弱的男人的肩膀上看見一張女人的，白的臉……

兩隻大眼，燃燒了郭斌心上的火焰……女人魔鬼！

『唔，唔……你老爺要什麼？』

那個年青的農人，膽怯，心細……向前走了一步，兩隻眼，凝在來的人的臉上，身上。好像這人給他帶來莫大的災殃！

『火柴火柴……快！』

倚在粗木柴桌的邊沿上，郭斌掏出一盒「小哈德門」，這使他指甲，有些微微癢癢的抽出一枝來，放在桌上。一會……又悉索，悉索的摸出一個小白紙包，從深深的軍衣口袋底上攤開來，裏面是一小堆白粉末。很敏捷的，用指甲摺了一點，放在紙烟的一頭……眼，是惺鬆的微闔着。頭向後微仰。嘴，是紫紅紫紅的，夾着烟捲，放起高射炮來……

又……

火柴的光圈，微小的，照亮他肉絲很粗糙的臉皮，以及鬍鬚根青糊糊的……經過長長的一口吸氣之後，一縷縷香烟很可惜，嗆吝……的，從兩個黑鼻孔上，遲緩的噴出來……

窗外，雨還刷刷的，敲打着土牆，樹葉，草……村外，無涯的荒草原上，除了風刮過來的沙沙外，沒一聲蟲叫。

女人，在不安的哼着什麼。底下，似乎有孩子的微鼾，不停的發出……

過了癱的郭斌，睜開血絲更多了一層的眼珠子，便開始像一隻貪婪的狼一樣，
尋搜。

● 此處所用的「放起高射砲來」并不是真的打飛機的高射砲，係一般人稱呼「吸白面」的隱語。

一個女人——從窗口洒進來的微光，落在她右半邊頭髮上，臉上，粗花布的衣服上……在那正直的小鼻子上，人們可以找到兩個安息的地點，那是眼睛。在長長的眼睫毛下，像深邃的兩潭水在那水皮上，正波動一點詭祕的微芒，那微芒，是麻醉，迷惑……牠是誘惑的……

他，開始把一些憤怒，給那男人。這憤怒，是多少攪了一半嫉妒的！

「……唔！謝謝……」

雨聲漸漸也稀落了。三里路是要趕的。抬起頭，窗外正慢遲遲預備好一個朦朧的黃昏。

外面有人的腳步聲，踐着泥漿是皮鞋底噉呀噉的。他想起這是前線——敵人的索搜隊，也能來呵！自己的人！李星旺，鐵蛋，黑旋風……也許會拋下自己，從雨絲裏，先一步走了。——他感到微細的戰慄，電一樣條的穿遍週身的皮層下。這戰慄經了，一刻燃燒，又使他興奮，勇敢……摸了一下盒子槍，嘖的跳出去……

一星，兩星的雨，還頑皮的跳着……

窩洞前，站的是連長。正伸長頸子，貪饑的，把兩隻俏眼睛向裏面探望。郭斌微微有些妒意的啐了口痰。

「喔，是你……我們該回去吧！」

牧羊人，把鞭子敲着空中的雨星……啐啐……頭羊的頸子下，丁零，丁零……在澆濕的草原上，除了感覺到一種潮濕浸透髓管。他沉默……

四

又一天。

死一般寂寞的草原，給黃昏的灰色浸濾了一過。草尖上，查查……溜着風尾巴。黃沙的嗚咽使這塊地方，更顯得荒涼，悲哀……彷彿有多少望着遠方死去的

幽靈，趁這會出來，舞蹈。草葉深深彎下腰。兩點微小的水平星，從南面彈出來……藍灰白，黃澄澄。一刻以後，這裏將要是一個洒滿了星光的草原了。看七月的黃昏是多麼快！

草蟲悲哀的吟着……一個嘍叨的女人，訴說心事一般，吟吟……

悉索，悉索……一塊草地上，這樣響一陣，便又停止了。是野貓？是飢餓的田雀？……蟲，却嚇得爬在葉上，歇息了憂傷的低訴！

模糊的星光下，一條人影子立起來，捏了兩下。

在遠處，樹身鬼影一樣顫抖，擺動……他按一下帽簷，從右股上，吧……的響了。一下。一把手抽出一把長的黑東西——槍，盒子槍。微微響着，似乎扭開保險機……叮叮，子彈帽輕輕的碰了一下彈槽……風，却頑皮的打動軍衣的口袋，叮叮，掀起來，伏在細細的，閃着啞光的皮帶上。

影子向前移動了……目標獨立樹。那西台村地邊上的獨立樹。

草，在脚上，腿上響，刷刷的，攔住往前邁的步。垂着頭，下巴尖尖的，埋在挺硬的衣領上。露水，開始從草葉上滾，……往裏腿上滾，他沉思，他爲什麼趁這夜間跑到這片荒草原上來呢？是受了長官命令偵查敵情去是怎樣？……不全不是。

……這是前線，一個人這樣溜該多麼危險，然而……然而西台村裏有一個女人！

沉思……一點微紅的光亮，打斷這沉思……

距離莊頭的小樹，約莫一箭遠了！一盞燈，却從那兒飄呀飄的移動了來，……提燈的人是遲疑，畏怯的吧？燈在手上那樣簸簸的不安定，一會停一下，一會又勉強的往前挪移。

嘆……的。他，鑽進草叢臥下來。一面，右手探進口袋掏出槍，像有一根線牽扯着。二姆指，很堅固的，便靠到護手圈上面去了。

燈的紅光中，動着是兩個人的腿嗎？……是自家人，還是……

五百步，三百步……逼進着。他的手指慢慢向圈裏摸去，起着點興奮的顫悸。

……

燈却停止了風，把火焰，一下下舐着提燈人的手。有低低的說話聲。

『老爺！你可憐可憐見我……我只一個女人，我沒錢……老……爺！』尾音是混合在一陣悲哀的嗚咽裏『老爺！你愛什麼拿什麼，女人……我只留下我的孩子就夠了……』

悉屑一下，轉脆的一聲響：

砰……

震動了夜漸漸深下來的草原。嗤……的一聲，脫出殼的子彈，掠過來。草裏的人把頭一低，恰好撲的擦帽頂過去了。抬起頭來時，燈籠變成一團火，落在地上，突突的燃燒了一片死掉的草葉，如同一條從火鏟中抽出來的火鍊，發着亮。

跳出來，露水沾滿了一身，涼涔涔的。哈下腰板，跑了兩步。火却正燃燒了那倒下

去的人的衣袖，烙着肉皮，油滋拉，滋拉的……火苗，不安定的，攪着那張滋了牙，瞪了兩隻牛蛋子眼睛的，災難的臉。胸口，在一哆嗦，一哆嗦的癢癢起來。血，一灘黑流下來，手深深的抓進草根下去，抓，抓……

……怎麼，這不是我想葬掉的那個人嗎？

遙遠的，一陣馬蹄響，驚醒他，他蹲下，把兩眼探望過去。二百米開外的草原上，正有一隻白馬影，迅速的，往黃楊木台方向急馳……

五

次日——

一陣清冷冷的起床號，泊，泊……震着糊窗紙。從一條張着的穹窿上，滑進來。塗了一層破報紙的黑牆壁上，薰黃的美孚油燈罩，淡淡的，把一條弧形的白色還抹在

那裏。夜色烟一樣順着坑沿，桌腳，門縫，……向外流。滲進來的，是灰白，乳，……耗子一般，悄悄的！

窗根外模模糊糊一片脚步，煩雜，吵騷。

這矮小的屋子，有一根彎彎的，橫在頂棚上的屋樑。像一隻老頭子的胳膊，支着牆壁，向裏面傾斜一點。

跟着這旅部的號聲，鷄叫似的，遠處，連續的一聲聲號聲，也響起來了。

郭斌揉了一下失眠的皺皮臉，打一個長長的呵欠，……惘倦，却暗暗嗜在所有筋絡上，慵懶，疲乏，使兩隻眼更多更多的絞起無數的紅絲。這紅絲，牽扯到眼角那兒，堆起一疙疸白膿一樣的眼屎。臉，灰條條的，泛着一層蛋青般的白，灰。他又連續的打一個呵欠。掙扎起來……

「奶奶個×那是誰……活見鬼呵！」

他正坐在坑沿，把左腿牢牢的，蹬在一條柳木板凳頂上。下勁的，往腳腿上，打一

條灰襠褲裹腿，——忽然，他想起昨夜的夢也似的迷迷糊糊的事情來……手，停在迎面骨上。抬起鬍鬚的烏窠樣的頭髮。凝思。一會搔了一下，便有些零星星的白沫，從頭髮根下落出來。

站起身，摸摸拋在桌角上的上身，濕糊糊的，給露水弄的。像從水盆裏撈上來的布條子。珍重的，找着口袋，摸……一隻烟斗。那是一隻夜間從那倒在荒草原上的男人的袋中掏來的，檳榔木烟斗。

一寸長的小鏡子裏，照出臉上多添了一條紅赤赤的傷疤，那是昨個夜裏走回來時——門口，飄搖着白紙的鐵絲燈籠，燈上搖着幾個紅字。淺淺的光暈下，一個站崗的，沙沙踩着脚走路。混不進去。怎樣說呢？自己，自己……他，邁向後面去，爬上一棵彎腰的樹，悄悄去跳牆。星光是模模糊糊的，他瞧不見牆頭的荆棘。……的一下，刺在嘴巴子上。血流出來……

旅長，還躺在被窠裏抽西口土。牆外一片草坪上，却哄哄過來，那聲音從牆頂

的草上溜過來，煩聒着人耳鼓。

「扎槍數……一！」

嘩……槍托把砰的，碰在胳膊肘上的聲音，整齊，劃一。

「轉步提槍數……二！」

「……………」

這是一連暫時歸騎兵旅節制的新兵。——兵多半是跟紅鬍子①牽老百姓家的小黃牛一樣，被招兵的小旗子，從鄉間硬拉了來。他們……多半是農人，有家有妻子……往往在刺槍疲倦的時候，也會幻想起手中的一桿七斤半②，是在綠糊糊田

①「四口土」即指口外所產的鴉片煙。

②「紅鬍子」是一般人們對於土匪的隱語。

③「七斤半」即是步槍，因為舊式的大槍，重量多是七斤半，所以軍隊裏都這樣叫起來了。

地裏把着的犁頭來……可是，背後，有一隻會提醒他們的臭腳板。當那沈甸甸的腳貼在屁股上，他們聽見：

『鬼孫……想個啥呢！』

他們，已經沒有淚。淚早在夜間的破毛氈上，給蟲子喝了。

郭斌整理一下扔在桌上的紅藍鉛筆，畫着記號的，詳細地圖；操典，參謀業務叢書……以及香烟屁股。跟着，坐在木條凳子上，巧妙的，擰碎烟蒂頭塞在烟斗裏。

小伙仗進來掃了一遍地……癡癡的，瞧着他把嘴縮起來，往外吐烟。烟，全變成一個圈，一個圈，飄在空中，好半天不散開。

『郭參謀……昨兒夜裏一聲槍，你聽見嗎……這兩天……』

『唔……唔！一聲槍……還怎麼呢？』

郭斌笑了。笑中帶着狡滑，機警……小伙仗也笑了，傻頭傻腦的笑了。

『一早，旅長就派值星官去查了……說就在附近！』

「查嗎？……哽，沒回來。」

小伙仗出去了。門無情的擋着撥開雲頭的太陽光。牆外，兵們還刺着槍。除了槍把聲漸漸散慢之外，加上一陣牛般的喘噓……不停。郭斌閉上眼，啣着檳榔木烟斗玄想……夜，槍聲，這與他有什麼關係。槍，不是他放的……輕快的，從掛在牆上的木盒子套裏，摸出槍，退去子彈，扭好保險機……草原，是的，草原有着枯乾的麥楷泥味的風，霧水，這全對他笑。西台村地邊上的一棵樹，還有……那個女人，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的女人……

——那傢伙，這會是小寡婦了！

忻快，他嘖嘖的在大腿上速速拍了兩下子，震得塵灰從馬褲的兩翅上往下抖。窗洞外——這會，一陣踐踩着的，雜亂的馬蹄聲，踢着浮土，嘖拉，嘖拉……門口有人喊「敬禮！」郭斌放下烟斗，烟，青色的，還一線線的往上升。他拉開歪斜的木板門，邁出去……陽光，從簷上的草頂射下，睨着眼。

互相敬了個禮——值星官是三官廟裏的李星旺。

刺馬針在油亮的黑馬靴後跟上，丁丁的響着，閃着白光。向上房走去。背着十字袋掛着盒子砲的隨從兵們，來來往往的，在台塔前走……地面荒瘠的，只踩剩下稀稀落落的幾根黃草梗。對面牆外頭，一棵探手過來的針葉樹，沙沙的響。天水一樣流着，沒有皺紋沒有影子。

郭斌聽見裏面噉噉咕咕說話。不時，旅長嚙嚙的又啃着牙烟槍嘴子響。

溜馬的騎兵，從門口外橫着過去了之後，李星旺挾着灰布軟胎帽走出來。臉，微微有些紅……

『怎麼樣……你沒白跑？』

『唔，郭參謀……吶，吶，是的，沒白跑，在那片草原上，一個死屍……年青人，左臂的皮膚燒烙得胡了是呵！他一定提着紙燈籠的，我知道……不，我想……是謀殺吧？近旁有一堆草塌下去，似乎有人在那兒趴着過……』

『哦，哦……走着過？』

『……………』

兩下分了手，因為旅部的大門口，老號兵，又開始紅粗着頸頸，鼓了腮幫，吹起吃飯號了……李星旺拈一下帽簷，忽忽的一按馬鞍跳上去。幾個揹着馬槍的弟兄，也唵唵……跳上馬，走出去……門口，他們一伏腰板，一鬆綱繩：一行烟影裹着馬上的人，達達的急馳開了……

正午，郭斌得寫報告。怎樣寫呢！關於那夜間的一聲槍響……還是馬虎點吧！一面，他伸手去摸那小烟斗。

草原上的風，刮過這面來。他，惘……

斜垂下來的陽光，再也不晃他的眼了。

西台村上的農人，多半躺在門台上，搗着肥頭肥腦的蒲葉扇，唵……蚊子，像河而上的水蛭一樣多。嚙他們赤臂上分泌出來的汗液。那汗，微微帶一點牛羊的膻味。吃着羊呀，牛呀，這兒的人，從小夥子一直變成老頭，一天天，永遠啃着骨頭……有的，叮上一口，兩口，立刻腫起一個紅疤，癢……

『×他姐……哇……』

有的急躁着蹦起屁骨來。村外，一面是草原，一面是莊稼地。莊稼根下，旱蛤蟆，也啞叭着嗓子叫喚。

黃昏，很快的往下沉。悶熱，窒息也往下沉。

離村口百十步的小巷口，一條癩痢頭黃狗，說着嚶語……跪伏在牆腳底。柳葉條子，就狗尾巴一般活動，擺呀擺的。一會半起來，一會又落下，蟲蝕的葉子，便一溜，一溜，打着盤旋，落向下面井口去了。這會矮牆頂上，飄出來女人的低泣，孩子的微嘶。

星光，照不清院中的荒草。由聲音上去揣測，是荒涼悲沉！

小窗上，客鶯的吐出一塊四方的黃影來，哆，哆……死命的微抖。一若人們在嚇怕時，跳抖着的血脈。光，投向院中，艱辛的，兀立在茫茫夜下的丁香樹枝上。葉子，刷刷的拍着風，拍着人的心！

『寶寶睡……吧……你爹嗎……你爹……』

一陣風，從草原上來，是裹着死者的哀悲的訴語嗎？簾簾的掃着土壘子牆版。

牆頭上，不必要的半黃草，在稀微的星光下搖擺，笑！

地邊上，倚着樹身蹲在茸茸的草葉頂……郭斌，瞧着一粒粒星，彈出來。有時，條的一隻拖着長尾巴的賊星，在遠空上，閃一條藍湛湛的長帶子。星全映着眼，似乎搖搖的要落下來。他微闔着眼皮。聽村中的騷動聲漸次平止下去。

消磨了半袋子烟葉。嘴唇，咬着烟斗嘴麻辣辣的。

嘩，嘩……

女人們，臨睡前，照例拿着燈燭去看看羊圈的木柵門……攪醒了羊，擺着鬚，在禿，禿……燈影下叫。

蟲聲，從背後的草原上，很煩雜的，攻擊着這守夜人的耳鼓。螢火呢？小小的燈囊，像貪心的，在尋覓一根容牠棲止下的草梗。飄忽忽的從頭頂上不聲不響的，吹過去。

——是時候了！

粗大手掌，自動的摸了一下盒子槍露在外頭的把子……把烟斗塞進口袋。他，膽子斗一般大，只要有槍在身邊，便會笑。槍，是他的生命。正如同這裏的女人，貪婪的愛着每一隻羊，每一隻小黃牛……一樣。夜，是霧樣的，濃濃的下垂着。捉摸不住一點邊際。他呢？却很忻快的，踹一下腳，沒入黑夜去，讓夜雨似的淹沒着，吞蝕着。門台上的蒲葉扇，間歇了。剩下的是無主的鼾聲，搔癢聲……

費力的搜尋着記憶中的一口井，一棵落着葉的柳樹……

黑暗裏他摸索着那柴門。門是稀鬆的掩着，經了脚的蹣跚，悄悄的，張開了一種乾草味，從黃灰色的小麥秸屯上，飄散出來。上屋的輪廓是隱約的，黑……：只一把鶴嘴鋤，躺在地面上……：那上有過誰的手澤呢？白天，王二姑，她會落了兩點淚在那白的鋤刀上。

她，這會正從夢中思索：

——眼看八月尾到了。沒有了男人，誰去拿把鐮刀，幫自己呢！

——白天的那軍爺……：把幾個騎馬的兵士，留在村頭上，他自己跑到屋門口來，借杯水喝的那人他年青……：在那厚厚的，緋紅嘴唇上，充滿着青春的笑意的人兒，是多麼可愛呵……：發亮的長筒馬鞋上，叮叮的刺馬針，頑皮的敲着人的心。他年青，是呵……：自己的男人比他笨，然而……：

兩股思想絞着她，始終沉不下去的心。田地裏綠得發黑的莊稼，三四天沒回來

的男人……他死了，是的，可是那夜，他爲什麼那樣瘋狂似的要出去呢，他有情人吧？……白天的那個人，扭着她手笑的那個孩子，她，有些想把他當情人一般去思索了。這地方的女人，是熱情，自由……跟荒漠的草原一樣的……

靜悄悄的，只有孩子的微息催眠着。

一點聲音，低低的發在院中。是草葉在人腳步下折下去又跳起來的微響，這使她的脈搏，微微緊湊了一下。並沒有延長。草原上生長出來的女人，是略微有些過慫……傾起腦袋。她無疑的，知道那是一個人。

——是那年青的小夥子？

把眼睛湊上窗洞。一條黑影，正來推木板門。星光，——似乎落着的眼淚，使整個村莊沉睡了！

天呵！是怎樣的一個強人！我的男人呢？……

屋中，手電燈微藍的光亮，條的閃一下，又落下去了……

『你是誰……我……我不要你……滾你的蛋……』

『……………』

『去……去……滾你的蛋！』

『嘿……你要命瞧這……』

乒兵的一陣。似乎是郭斌從盒子裏掏出槍來，木盒碰着皮帶環的聲響。槍——是罪惡進行的工具。牠是染了世界上所有的污點的傢伙。槍！

男人，殘暴。粗嘎的，狼一般的笑。

沉默，一點殘酷的細聲，在夜脚下蔓延……

夜以一種遲緩的脚步沉落，露水珠，在草葉上滾，滾……

草原上刮來的風聲裏，雜着遠遠……的，馬的蹄子響。漸漸向這面近來。天空，是塗了一層濃濃的黑水一樣，陰暗，憂鬱。離星子近的地方，便顯出一圈圈海藍。跟着星的睜眼搖顫。天河，有些掉了角，從那發白的一條上，似乎有多少小船在競渡……也

許是撕碎的雲片，迅速的擲投……

門台上的莊稼漢，拖了扇子，全擠進矮屋門去了。

另一面，田地上的莊稼，在露水的灌溉下，叭叭……的，生長着，像有人在拔。汗蛤蟆間歇下去，蟲聲，却不停的從豆葉下吹出來。那面，草原上，也是不停的吟呀，泣呀！

郭斌看看眼前聳着的女人的乳頭。那是一堆沒有靈魂的肉……她的靈魂在草原上。

深夜，使他很急灼。摸着枕上，別人流着的一攤淚漬，濕糊糊。他又笑着自己的勝利了。——這會有輕微的馬蹄響，在村外地邊上。軍人的耳朵，是要比狗耳朵還尖，纔行。一下他爬起來，披上衣服，輕輕的溜下地。回頭看看……那女人，似乎還憂鬱的埋在可怕的顫慄裏……

——敵人，一定！

顛着盒子槍的手，堅穩的挺了一下，揉揉眼睛，走出去。

一陣陰暗的涼風，撲進袖口。他打了一個寒噤……村落沉於死默中。馬聲漸漸近來。

——也許就有人在牆根下？

電閃一樣的思路，沒有頭緒的，在身上，腦子上急動。躡着腳走近柴門，滾上耳朵去，沒有，沒有，只是背後起了孩子平常的痞啞的嘶聲，攙在媽媽的哼聲下——推開柴門。柴棘的枝條，劃了一下臉皮，熱辣辣的……惘倦，疲乏，絞着他。他好像馱了七斤半大槍，水囊，飯包，行了半個月軍的兵士一樣，慵懶，無力。

馬，白色的，從巷口出現時，他已經臥伏在路旁的一塊大石後。槍，在手上，手，放在右臉邊。頭側着。左眼，瞎了一般。——一會，兩眼又牛蛋子樣瞪起來看……

——一個人，唔……一個人？

從黑暗中，他分辨得清，那人是穿着馬鞋，輕快的走……馬，在背後。從鬍鬚上，落着白的噴氣。

一種爆炸彈的輕碎的轟開，在郭斌的頭頂上。

——呵，是他……

混合了妒意的艱辛的一句話，在他心上浮動浮動……星光下，悠悠的，邁着步走來的，是他的朋友——是同他一齊到西台村來躲雨的李星旺。臉，在微暗的黑夜下，不會看清……可是，那走路的搖擺，寬寬的，有力的肩膀的聳動。平日被他看熟了一切姿態全使他這時確定的認出來。一點點憤怒，從心上慢慢漲大，一直到每條澎漲着的血管上。他想跳出去給他一槍……完他的蛋吧！可是，可是他沒動……他知道李星旺是小水牯一般壯。射擊，比線索的還準確。他沒動……

一直等李星旺吹了一下口哨，低低的，把馬也拉進柴門去。
院裏，飄出來女人的輕微的笑聲……

『×他娘的龜孫……叫你們一塊完蛋，哼……』

西台村像一隻被人遺棄的老牛。昏沈沈蜷伏在草原邊上……狡滑的笑，使他

的急灼的嘴唇，顫抖，微張，心，在癢癢的，起着不十分平凡的激動，披了一身，從草葉上沾來的露水……

他才才的，很可憐的，垂了頭，走着來時的路線。

七

近正午的太陽停在屋頂上。守衛人的脚步，沙沙的，像在夢中一樣。

灰黯的牆壁，對他猶笑。桌上；紅皮的書，鉛筆……全跳起來，向他猶笑。壁上，被長長的皮帶拖着的盒子槍，似乎立起來抖，像受了侮辱似的……他，整天整夜，陷於稀泥窠中。他想拔出一隻腳來，可是稀泥窠也向他猶笑。

在紅格子的報告紙上，他寫下：

「……因為整個前線計劃之推進，兩方形式，漸陷於緊張中，兵力之分派，相當

重要。騎兵旅旅長張，以駐在地接啣草原，似甚空虛，難防。故今晨，特派騎兵第四連，全連由連長李星旺負責……」

郭斌的頭漲起來，近於昏潰——一隻手，輕輕按了一下額角，嘴唇，咬得是漸漸白起來。

「……移往西台村駐受，成爲犄角之勢，以收彼此遙應之效……」
報告給興盛旺來的人拿走了。

一頓小米飯以後。晌午的號聲，很慵懶的，在空間沒有多大的耽擱，便消散了。……遠處，人家的公鷄，站在高高的上牆頂，或是樹杈上，叫喊，一落，一接……郭斌如同一個熱症的病患者。腦子多少有些是近於迷糊。這種迷糊，是使他從枕上透出來極輕細的嚶語……他睡着。

——自己，失敗了，一身露水是白費了！

想着李星旺的騎兵，當一清早，天上的浮雲還沒給太陽掃淨的那會，從草原上，

正往這面，吹着微微讓人窒息的臭霧。騎兵，達達……的，等候在旅部的門口了。人是屏着氣息，沉默，馬呢？啃着腳底下不很豐富的草，不耐煩的，一會仰起頸頸，嘶了一下。經了張旅長的訓話。像一撥風，馬蹄上滾着滔滔的灰烟影往草原上馳去……

——他去了，他帶了自己的慾望和幸福！

郭斌那會，看着漸漸消逝的小黑點子，默默的，叨唸咒語一樣點着頭。——西台村有一個女人。她有着風情的一雙大眼睛。那眼睛，使所有的人瘋狂，忘掉死……夜，草原上一聲槍，槍是輕脆的……

那夜的槍，是誰放的，他開始平白了。

一點不平勻的憂鬱浸蝕着他。睡眠，也變成那樣不安定。

班長黑旋風托了一下脊背上的小馬槍。馬尾巴，是直線的，平起來的。草，在蹄子下，一窠風倒塌……

這一行是十個人。疲乏，慵懶……剛從前線的一個卡口上，換下崗來。站了長長時間的腿，全木漲漲的，蹬在腳鐙子上面。微微向前蹣起來。

『要幹，不幹……奶奶的身子都呆乏哪！』

『哼！跑到西台村又幾天了！』

『嘿！三天了……嘿！你知道連長上王家……』

『狗生的年頭……只許頭兒弄×小兵的×就應該自己喝掉！』

馬鞭在手腕上，一根小髮辮般的，給風吹得搖擺起來。身子，是遂了馬背，水波一樣，一高一矮顛簸着。馬，一氣跑下坡頭來。在坡腳上，是一片陰森森，晦暗的，散發松脂味的大樹林。鳥躲在深處叫。一絲一絲風，從赤松的頂梢上，帶下來天籟的細語，松脂香，便從迎面風頭上洒着。天，是醉薰薰的。

太陽直線的拋下來，身上汗蒸發起來黏黏的。

「嘖，嘖……頭一個鐵蛋一翻左腿，從馬背上跳下來，馬的鬍鬚上穿着稀稀的幾點涎沫珠。」

黑旋風勒着紅花班的蒙古馬，打盤旋。一面，仰頭往前面看……

從樹梢上看過去，瞧得見一片黃色。那是草原。往這面，有一條紅藍的旗子，在飄飄吹着風。

「我們……」

「瞎，忙個鬼孫呀……邊他個大圈圈……從林子裏穿過去完啦！」

人們全下了馬了。各自牽着背後的馬，走進樹林去。立刻一陣涼風撲下來。馬，輕快的擺着長臉，頸頸上的鬚毛，全撲拉，撲拉……跳着。人的脚步盪着樹根下的青草，蚱蜢，便流星般扯開兩隻粉紅的小翅膀，一彈長腿，突的飛開……針葉，密扎扎的篩着天空上傲慢的太陽，變成一點一點的細光，洒在人的馬的……脊背上。槍呢？……

準星尖●在一閃一閃的笑……

低下頭，一人裹腿上，沾了一堆野痰，狗巴節●一樣，抓牢不動。小草，怪可憐的倒下，任憑馬的踐踩，以及大的嘴巴的啃嚼。可是，風，微緩的熨斗一樣的一拂，便又挺起腰活潑了。

走過林子。斜下的太陽，照紅了眼，前刷刷響着的莊稼葉子，搖搖。

傻公鷄哈巴着，滋了牙的破幫子鞋……從口袋裏掏呀掏……摸了半截皺皺的烟頭出來，按在嘴唇上。一面湊到馬肚底，又……的，劃了根火柴。烟，青色的，便順着馬肚從馬背上飄散出來了……

黑旋風有梁山李逵那樣一隻臉子，濃濃的眉毛，死蠶般，蜷伏在黑鍋底樣的大

●「準星尖」是槍口上面瞄準器的尖端。

●「狗巴節」伏在狗身上吸血吃的一種蟲子。

臉上眼瞪起來活像個小孩子的拳頭。鬚茸茸荒草似的，從不十分緊的灰帽沿上露出——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鐵桶似的硬漢子，他給砲烟迷過眼，他沒死。到現在，左腿骨上，還藏着一枚子彈胎，使他走路變成一跛一跛的了。

瞪了抽烟的人一眼，笑着，上嘴唇一直聳到鼻尖頂上。

「哈哈……那兒檢個雞巴烟屁股……」

「唔……你犯癡我先讓給你一口！」

弟兄們，全是跌在災難中的人。全都互相相讓，親善……一行影子，這會就倒在田埂上。

……

西台村的人們，全下窠雞一樣，亂糟糟，咽不下一口飯去……眼瞧着八月底到了。夜間，踩地邊的人回來，聽着蟲子，混蛤蟆，打成團的蚊子……蚊子嘴，也開了花。他們睜着眼睛，眼巴巴等候一場好好的收割。莊稼在夜腳下，永遠拍着清涼的風。

那天早飯後，突然一幫馬隊開了來。

黃的馬，弄得滿處都是，門台上孩子們骯髒的小臉上……人們，背着臉，落下淚。偶然，他們瞧見前兩天磨得雪亮的大鐮刀，掛在污穢的土牆上。像牢獄中的囚犯，猛然看見親人一樣，落下淚。肥大的老母雞呢？被一隻隻殘暴的手抓去了，剩下零亂的雞毛，雞骨頭……

莊稼不准砍，是命令！跑的使得槍斃，也是命令！

命令的繩索拴牢了人們的頸子，只有離村頭百十步遠的那小巷子還平靜。那棵柳樹下，獺痢頭黃狗早沒影了。換上一個揹着槍的兵。

旗子飄飄……

連部在王家的隔牆。連長的笑聲，却只管從隔牆頭的丁香樹梢上落下來，往往攪雜了孩子瘖啞的嘶聲，女人含着眼淚的笑聲……一切，全像是沒頭的夢幻，微微的，迷惑着王二姑的腦子。有時，她從那年青人的臂上，望着夜的窗口，流下大大的一

顆淚來……

李星旺陷在黏人的膠水裏。

黃昏，烟一般的往下沉落。鐵蛋啣了短烟袋桿，蹲在人家的土簷下，瞧小孩子們摸瞎魚玩……李星旺打着呵欠走出來。眼皮是惺忪的。兩個圓圓的肩膀頭，裹在灰斜紋布軍衣下聳動……

「馬……喔，馬飲了嗎？張排長呢……誰值星？噢！吳排長……」

一邊說，馬刺丁零丁零，敲着石板地踱步。馬牌槍在一隻小小的黑皮囊裏像一條尾巴，拖在右腿股上頭。一顫一顫……院裏，一棵小小的胡蘇樹，把石綠的肥葉，招展着涼風……牆外，不耐煩的，響着守衛人沙沙的脚步。

值星官，去旅部報告。兩盞馬燈，射着光芒，很迅速的向草原上飄去。

草原上，像有多少人吵噪，奔走……草蟲，不住噪子的，一直想叫到天明……

月亮，起初是從東面地半線上爬出來。照見半個天，晴朗的，裏面有多少隻蝙蝠在飛……有時，牠們便把豆皮似的翅膀，搗得夜星全不耐煩的眯一下眼。一會，樹林上，明亮起來。照見一棵蠻粗的大樹根下，兩個人，掙着灰布帽沿，抱着槍……打盹。離他們五步外，一個人，很模糊，似乎是在一塊龜形的大石塊上槍，微微的，碰在石上響。背後，約在樹林尾巴上，三匹馬啃着青草根。

前線是平靜的，沒一些聲響，擾動。

西台村死了一般，靠着草原溫暖的胳膊酣睡。只有樹影子，鬼樣挪移……

巷口上，一盞鐵絲燈籠，飄在柳樹枝上，下面，不清楚的，守衛人抖着槍桿……隔不遠，黑暗的影子下，也一樣有人走着，踱着……村口上，更多的人，刺蝟似的，蜷在一團。讓涼溼溼的露水，刷着單衣，風搔起衣縫，皮就蘇蘇的起着粟粒……

人家的土欄圈裏，嘩……的飄着羊叫還有馬，也打起響鼻來。

露天的人們，咒了一陣抱着娘兒們睡覺的連長以後，啐着唾沫，漸漸也沉睡着。一任草葉上的風，硬硬的拍着。黃河水，在遠方不停止的，淘淘的怨語着。

這會，一條狗一樣的黑影，正趴着從距離這一堆沉睡的軀殼約莫二十味的草上，爬過去。一點聲音沒有。也許是草原上的風太大，連蟲聲，都有時便刮得不知那兒去了。影子，似乎是蹣蹣的，不時停一下，似乎看看有沒有人發現自己。一會，便立刻又傾下膀子，一溜，一溜……

門台上，死狗般的兵士，把鼾聲忽然輕脆起來，忽然又模糊下去。

那影子，很艱辛的從這堆人旁邊爬過去……每當剛一移動，便有一個人從夢中伸一下腿，或是哼一聲……影子，就條的又倒下去。這樣，露水從葉尖上凝成大顆，落下來，也會使牠停歇……

在土台下，清清冷冷沒一個人。牠——影子，從月光中立了起來。是一個人，瘦長

的個子，在水銀一般的月色下，擱了兩下。手裏是一隻短短的黑傢伙，很模糊，不過，人們可以看見他兩隻正燃燒的眼睛……眼，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遠處幾聲狗叫，影子微微一顫，沒入牆根。

沿着土塋往東，到了巷口，是清清楚楚，看得見一盞紙燈，昏昏的，照着一個人，在下面來回動。

那影子，又轉回來，走進一條橫在兩棵樹下的荊條籬柵去了。那裏有一堆堆小丘般凸着的垃圾堆。白天，孩子，羊，過路的老鴉……全在那兒排洩肚中的渣子的。所以一股臭味，鄉間特有的土味，混合着流動……從那兒，經過一片土礫，草叢，直到王家的後牆外面。

一刻後，月亮衝着浮雲，很稀依的，一個人影，從那羊齒般朽壞了的牆頂上，爬過去。

夜是濃的。星光，像落着的雨點，

西台村南面，——頭道卡口上，四個弟兄，趴在脊壤的土阪上。兩旁，全是搖擺着不停的莊稼。那擺着的影子，零亂的，落在他們身上。向前是個路口……那路是一直從村子裏往吉爾召去的……寂寞的趴着，一會便朦朧過去。忘了這兒是前線。睡眠開始把握着這四個人的生命了！

浮雲有時便勇敢的摸着月亮的臉。就在那陣裏……

四個人合作了俘虜了。等到睜開睡眠，明晃晃的，狹長的槍刺，已經頑皮的放在臉前……天是晴朗的，一條藍色。低下頭，手被鉗子夾着似的，麻蘇蘇……

一隊人，脚上，全是軟軟的草底鞋從路上走過去……那四個人呢？豬一樣給兩個八看着扔在莊稼根下了。

露水，一點不停歇的落。

樹林裏的三個人，也從夢中驚醒，可是槍呢……一個人，是陌生的，水牯一樣，在他們肩膀上，威嚇的踢着。那人是一身黑衣服，臉上似乎長滿了絡腮的鬍鬚。腰間

……槍，插在袋裏一半，那一半便攢在手掌心……驚醒的人，想起馬來。馬却只管躲在樹樑下，兀然不動，似乎是睡着了。

一行人，悄悄的又偷摸去了。

……
王家的窗洞上，哆嗦的燈光，是很明亮。不像從前那樣暗啞的模糊了。約莫在半夜，孩子哭了一陣……以後便又沉落下來。燈火從玻璃罩下，窺視着坑上睡着的人——枕上，女人的臉，是緊貼着那鼻子尖上微微有幾粒紅珠子傢伙的臉，臉上，全露出一絲笑，蛇一樣隨了鼻翅搦動……枕下，一把槍從那兒露出來，在那短短的黑把上，刻着一個馬的頭頸。那槍，閃着一點啞光。

外面微微悉屑一陣，一會又寂默了。

燈火在往下縮小，吐着綠的微焰……一個可怕的黑手，從掩着的門上，慢慢的伸進來。門滋……的一響，那人一踮脚，早躡的，跳到坑沿前，一手按着了李星旺的腕

子。驚醒的人，是呆呆的荒亂的。還摸槍，——槍却眼巴巴給突來的人另一隻手抓去。那人的牙是咬着，嘎，嘎……響。燈光一拂，李星旺睜着眼……

「喔，喔……你郭斌好……」

眼上吐着火焰，猛力的掙扎了一下，兩人便從坑沿上滾倒在地面。撕打……

嘆……一股崩潰的紅光。

一陣呻吟，手顫抖的，向天空抓了兩下……又一股血，涔涔的流滿了整個的胸脯。臉……裸着的腿，無力的蹬了兩下，便一切歸於終結的不動彈了。

郭斌猶笑着搓着濺滿熱血的手掌，兩眼凸出，一種殘忍的獸性磨難着他，他轉過腰，瞪了一下嚇得昏過去，哆嗦在一團的王二姑，微微的掀了一下嘴唇。臃腫的影子，便向那邊移動去……鬼叫一般，噢……的一下嘎聲，尖尖的，從女人的喉嚨上突出。女人，手緊緊抓着自己的頭髮……

啞……

一下槍聲，修的從屋頂上掠過來。郭斌嘆一下把燈吹滅了。

黑暗中，女人喘急的喊了一下，昏過去。他呢？伏下腰，一隻手裏攢一桿槍，踢開門，跳到院當中。荒蕪的草，絆着腳。剛剛站住，一顆子彈，又從頭頂上掠過，落在隔牆的院子裏。他回過頭，背後，一抹黑烟裹着火花，突的衝天去，一兩丈高……火，舌頭一樣，舐着天空，顫抖，顫抖。這火花，讓整個村子，全顫抖起來……

「殺呀……殺……殺……」

人聲，在村口上喊起來。孩子，老人……從酣夢中醒來，哭呀！喊呀！立刻弄成一團糟。

隔牆是吳排長的聲音嚷：

「弟兄們……敵人來偷營了……弟兄們……」

聲音異常悲慘的裹在一切聲響下面跟着槍彈從村外，就雨一樣的落下來，……火，黑烟濃濃的迷着人眼。樹棵，發狂了一般，在火光中搖，抖，葉子，全像要飛開這

裏，郭斌掖好了一隻帶着血水的刀。又從後牆頂上跳出去，大叉步沿着垃圾堆，往草原那面瘋狂的跑。槍彈從頭上飛過去，不停的……

土台邊上，他看見黑旋風一眼歪着一條火蛇一樣，輕機關槍，拍拍……從他的手指上放射出去，槍半弧形的急急轉……

鐵蛋，傻公鷄，臥在草裏，放着馬槍。

哧，哧，哧……

啪；啪，啪……

火影撲着地。人們瞧得見火光中一個黑人影，一個黑人影，跑，跑……一歪，便跌倒地面下了。

馬在狂奔，往荒漠的草原上……

槍，漸漸稀落下去，從黃楊木台來的騎兵，風一樣，已經把敵人打退了。

東面雲層在急急的變動着。起先是濃濃的灰色上，剝開幾條裂痕，跟着，滿天的雲塊，便野馬一樣，急急浮動開去。漸漸露出青皙皙的灰白。在那灰白上面，晃着一條條紅的，血似的影子……那是太陽，爬上地平線來。一會，又爬過樹林的頂梢雲便愈淡，太陽就慢慢的把一片金光洒下來……

西台村溶解成一片黑，燒剩下的牆腳，可憐的立在那兒，餘烟，從那上面，裊裊的發散。樹，焦頭爛額的，擺着烙傷的樹身，不大靈活的，拍不起一點風……靠東頭幾家沒有燃着。整個村莊裏的人，密扎扎都擠在那兒，孩子的，老女人的哭聲。男人們披着破布片搓手，頓腳。沙沙的聲音，迴旋，迴旋……

地上，躺着些屍體，有些是赤裸裸的，露着白的肉，血到處凝着……一股臭味，嘔心的籠罩了草原的邊上。

羊，咩，咩……的，盡力往遠處跑。

遠處，槍聲偶然的咄，咄……響兩下。

草原上，草漸漸黃了梢，刷刷相互的磨蹭在一齊，煩噪，聒人……正是草子老了的時分，風殘暴的在上面搏擊，踐踩，一直到草不耐煩的咒罵起來，唵，唵……野鳥很少，他們是往遠方和暖的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是漸漸老僵了的草蟲，唵，唵的，在草根下抖着翅。過了八月的草原上，慢慢更荒涼起來……

一片草上，躺着一個人，初上的太陽，把光吻了他的臉。

頭髮是鬍亂得鳥窠一樣掩着下面的臉——臉，像一片從柏樹上剝下來的白皮，浮着青色。眉，濃濃的，眼，瞪着。艱難的，白齒癢癢的，露在嘴唇外面……

兩隻手，全攢着手槍牢牢的。一彎血，緩緩的從胸脯上，嘴角上流……染紅了一片草，漸漸變成紫。

風，從上面滾過去，嬉笑，怒罵……似乎忘了這辛苦了幾天幾夜，弄了好幾身露

水的人，也毫無聲息，死在草原上了。軟軟的，像一隻從座山鵬嘴爪下搶出來的垂斃的小牛犊子。一塊肉，沒有了靈魂的一塊肉……

草原永遠是噁噁的……

不知從那兒來了幾隻小鷹，貪婪的，趴在死人的臉上啄。一會，因為搶一顆眼珠吧！便吱，吱……擰在一堆，打起來。有的掙開翅膀，飛上天空，落下一片片啄掉的翅毛。

●「座山鵬」是鵬中的最大者，產於外蒙古一帶，甚猛，有力，往往能攫食牛馬。

草紙廠

—

五月，桃花開了。

沿着五龍溪彎彎曲曲的兩岸上。火一樣，桃花從破爛的籬柵上燒出來，照紅了平溢的水流。水上常常有一陣野荷香味的春風，像含了多量的乳糖，微微刮過去。一夜細雨洗出湛藍的山，澆濕了的草莢，也朝着剛露面的太陽笑。

卜通……卜通，卜通……

老樺子把兩條結實的腿，浸在淺水中。水皮上，映着他黯灰的半截上身，緩緩的盪動。

面前從水中突出一根柳木樁子，樁上繫了一根黃的長竹竿，有酒杯口那樣粗。他，機械的不時撐了那竹竿，使勁的往水裏來回搗。便有一股混濁的微呈黃泥色的水，從他站腳的那塊泊口上流出來。慢慢和上流的大流水混合滾下去……

這段水，靠岸築了好幾個泊圈，用淺淺的河泥圈着。像死蓮蓬一樣，水上，也露出無數根同樣的樁子來。

三月裏來什麼花兒嘞！

滿山紅撲撲……

呵，桃花杏花兒開！

……

順口哼着十分生澀的小曲。從竿子上濺起來許多許多黃泥星，飛蟲一樣，嘶嘶

的點在他從捲着褲管下露出來的裸腿上。

背後岸上一陣脚步響。

「老桿子頭兒說了，讓你多搗幾下……」

「奶奶的，吃這碗飯真不是人！」

他，氣憤憤的去下那條竹竿，竿便一溜，把粗些的尾巴，留在樁上的繩扣裏。一面掀起印着一圈圈汗漬的衣裳角，在額頂上擦汗水。

說話的人，轉過馬家那片籬笆障了。一邊走，一邊搖着肩膀上的擔……

老桿子叉着腰，兩隻赤腳帶着水，濕漉漉的站在一堆石塊上。臉上，微微泛着紅暈，一直插進耳邊骯髒的鬚髥去。

「老二……昨兒個晚晌……哈哈……」

「哈哈……」

他倆笑着。笑得老桿子頭頂上盤着的小辮，都似乎想跳起，一條黑蛇似的，一蹩，

一蹶，紛紛掉下很多白的碎沫來。

老二嘶咚的扔下擔子，倒了一堆乾草屑在地面上，草發散着一股潮濕的臭味，很快的壓在風腳下了。他却空着兩手，沿着黑土的泥岸，走向緊吻着河水的淺灘來。

「頭兒罵了半夜，真有你的！」

「那婆娘呢……」

「唔，你還問她……嘿，你撒泡尿照照！」

老桿子扭了頭，下勁的啐了一口膿痰，泡泡，落在水皮上——竿子，靜靜的柱在清冽的水裏。便有很多剛滋生出來的蝌蚪蟲，像無數的小黑點，圍着竿子不停的擺尾巴。水皮一動，便都很快的一溜，沒影子了。

汗像油水珠一樣，一滴，一滴……沿着多毛的大腿上流下來，混合在水泥星一塊。

卜通……卜通……

他順手搗了幾下，便把那竹竿拽出水來。下頭拴牢的那個稀麻布大袋子，稀泥
聚……不停的，從沉重的底端上，往下流黃湯。兩隻粗糙的手掌，攢乾了布袋。跟着就
解開口，傾倒出一堆馬糞似的黃渣子。在荆條筐的擔子上。

『奶奶的……打聽，打聽，五龍溪上，那一家撈起紙來哪！』
反正水浸不着那狗
生的腿……』

『……………』

咒怨，——是苦工的常情！

老二沒言語，肚子裏却笑了。轉過身，他挑起擔子，又大叉步飛一般的走了。

剩下老桿子，濕糊糊的河風，玩弄着他肩膀上，撕碎了的破布片子。他抬起頭來，
瞧着西面遠遠的山尖——山，多給山桃花染紅了，一片，一片，塗了血似的好看。

他嘆喏笑了。

五龍溪像一條龍，從谷口，把窠住的急湍，拚命的洩出來。奔放着，一直遠了金城縣西半面的草原，流……

牠，灌溉出兩岸黑油肥沃的田地。向西，一片綠，一直展開到山根的柏樹林下。向東，地却零零碎碎的了。多半是夾在農人們小泥土棚舍之間——棚舍，鴿子房一樣，唧接着，排擠着，顯得那樣可憐的，歪斜着連續到關箱裏去。

冬天，山乾枯的勾籐，掩覆着的籬棚背後，每一個小窗洞裏，常常聽得見丈夫搥打娘兒們的號淘聲，狗的吠聲，鷄子的咯咯聲……他們在艱辛的過度着晦暗的日子，男人，每次感到生活上的一種灰色的煩惱，便去酒酒咒罵……

『娘兒們，還有孩子，你們要吃……吓，先啃掉我們的骨頭吧……』

娘兒們，便在忍耐着，咬着牙，盼望着整個風季快過去。一天，她們瞧見溪岸上，火

一般的桃花，便都欣快的，跳到屋門後，給農夫們整理鋤耙。

從下頭場雨，每天早上太陽還躲在稀薄的浮雲背後，西岸上，便聽得見他們嘯嘯……的招呼聲了。

從那塊棚舍往北——

一棵龍爪槐覆蓋着的破廟裏，却淹留着另外一羣孤苦的靈魂。他們同農人們隔絕着，彷彿是兩個世紀的人。毫不侵犯。各自把自己的汗水，一點也不放鬆的灌在自己的工作上。不過，廟裏的那一羣看來會更可憐。他們赤貧，沒有家，沒有土地，以及那破爛的籬柵……永遠是骯髒的，和叫化子差不多。衣袖上，一冬天，磨破了不知道多少破洞。鞋，也露出大姆指，磨得紅赤赤的……

沒人管，這一幫從外鄉漂流了來的孤身漢。

這條溪水，被十幾家造草紙的廠子利用着。像這樣的苦工，在每一家齷齪的矮屋頂下，都尋得出來很多，很多。他們一樣出賣着勞力，出賣着靈魂……

低低的呻吟着，這羣流浪的脚色！

『猪獃猪獃！』

農人家的娘兒們，還正眼也懶得瞧他們這一羣骯髒鬼。

他們生活着，做着紙。——原料是麥穢，草梗，上石磨磨碎了，再去淺水中撈，撈去灰塵，剩餘的那些渣子，他們就會憑着巧妙的手法，做出那種質料非常粗糙的草紙來。——這種紙，每年產量很驚人。除了一部份淤留在城裏的紙店那兒叫蟲子蝕蛀着，以外，全給小販的擔子運下山去。

他們，混的只是兩頓飽飯。工錢，稀罕得合沒有一樣。東家吮着他們的血，老板壓榨着他們……他們外鄉人呵！

老桿子從去年便常常從那廟門上出入了。

前兩天。

晌午的太陽，晒得人脊背有點刺癢。

李頭兒悶悶的，從矮小的屋門口爬出來。兩眼抵不住那直射下來的光綫，便眯成兩條細縫。臉，深紅，像一枚熟螃蟹殼，彷彿只找得出一個蒜頭鼻子，其餘都紅做一團。

「奶奶的，出來了……」

坐在石塔前，一塊零亂的斷磚頭上，老桿子輕蔑的罵着，把胳膊悄悄拐了一下旁邊的黑七。黑七猛然睜開閤着的眼睛，太陽一晃，連着打了兩個噴嚏。太陽，却爬上兩人敞着的破夾襖，灑在溶了一層鐵汁似的黑胸脯上，晃出一點白的暗影來，蟲子似的隨了胸脯，一高一低的蠕動。

旁邊，一塊掘開的長土池子，裏面滿是一冬天積雪所溶化成的水。浮而起了一

層綠沫，水，靈醉着，卜，卜……一推推小泡沫，真珠一樣擠在一齊，在水皮上，給風吹碎了。風，刮過土池，刮上他們的鼻子，愉快的一條狗一樣，他們尖起鼻頭，緊緊嗅着那股濕土氣味。

池旁，一堆黃的垃圾，攙合了草梗，麥稽堆得高突過了屋簷。一棵半死的老石榴樹，也從那兒斜斜的探着手臂，枝子，網一般下垂着，底下，一盤石磨咕，咕……響着。

這聲音催破了午天的寂寞。

老桿子燈球一樣的兩隻眼，一條線的注視在那垂枝下。不時的，那兒，兩隻騾子黑的腳踝轉過去……又兩隻……

「唔……」

後面，他瞧見兩隻穿了皂布尖鞋的女人的小脚，一拐，一拐……破西瓜皮似的，踩着地面。一直沒埋了腳跟的黃草屑，悉索，悉索——踩着老桿子的心，他覺得心上被蹂躪着了。

——兩隻眼，勾人的眼呵，女人，鬼東西！

他陷於一種稀泥窠般的沉思中間，捉糊的，眼前憧憬起一張臉，他却連想到溪岸山，紅霞似的桃花。還有五月籬欄上突刺出來的野櫻花。呵，呵。這是三月，醉人的三月天，他有點迷惘，像酒浸了他的腦子，浸了他週身的筋脈。

呼……

一塊碎磚頭從耳邊飛過去，箭一樣。嚇得他轉過頭去，他瞧見黑七的臉上，簪着一塊胰皂似的白鼻頭，在振動。

卜通——嘩……

磚，打在水皮上，潑的，濺起尺八長的一條水花。一條把鬚子伸向草堆上細細嗅聞着的花狗，嚇得夾着條尾巴跑出去了。

「哈，哈……」

黑七扯開破籬嗓子笑，驚得剛歇在樹杈上的那隻吱喳叫着的山喜鵲，扯開翅

膀蹀得樹枝微微一顫撲的飛開了。

「挨刀子的……濺了人一身嘞！」

石榴樹下，老板娘低低的咒罵着。南來的風，却正好刮進他倆的耳朵裏去。老桿子瞪了同伴一眼，跼起來。那個禿的啐了口唾沫，聳聳肩膀頭，沒有言語一聲。

老桿子摸着胳膊彎上新發現的一個破洞，走出去。門前展開一片青青的菜畦，有兩個包了花布的娘兒們在裏面灌水，一絲絲髮髻從布包下擠出來，在微風中抖……一拐脚，沿着那條狹徑，走過馬家的籬笆障子，便是溪岸。籬上，勾藤又吐出綠油油的葉子了。

一眼看不盡的桃花，一棵桃花，彷彿是一張女人的臉。

「這邊來，這邊來……老桿子！」

他正想着，聽見這愜熟的嗓子。抬頭去找，却是李福兒在岸脚下兩棵合抱的小樹下頭蹲着。這會，站起來向他招着手。

老桿子的腿到有些踟躕了。

——難道老板知道咱們的心事了？婆娘那鬼東西，近來，爲什麼時常只向咱們笑，遞眼神……是的，昨兒個晚上，老二不是說：咱們在夜間睡夢裏，還喊那婆娘過嗎……哼！真不知道是什麼鬼迷住那婆娘，長了那一雙索要人命的眼……

咬一咬嘴唇，唇上深深的露出一排白痕來。一步步走過去，他自己也開始嘲笑自己的心殼太空虛了。

樹影稀疏的，遮了兩人的頭頂。

談了幾句閑話，老板漸漸把話風轉了彎子，老桿子是油透了的，他早明白了，老板肚子裏裝的是那一塊鬼胎了……可是，裝獸，他不往上找。

『老桿子，今年暖的早呵！』

老桿子肚子裏在發笑——頭兒爲了什麼說這話，老板娘爲了什麼，一個人跑到石榴樹下，去磨草梗，麥稭……他全都明白。他更明白，頭兒是一隻饞狗，他是時時

刻刻在想法子，怎樣來壓榨這一羣，吸這一羣人的血。想法子讓這羣流浪漢，早流一天汗，他好早抓到一天利益……老板，是這一羣人的對頭。按理，站在自己的腳跟上，老桿子應該反抗，然而，被另一個念頭牽扯着，他轉了念頭……

那桃花，唔……女人的臉，嘴，那些眩眼的紅色，叫他失去了從來鐵一般的性根。

「喔，喔，是的，可是……」

他把兩隻眼，溜向腳下的水波上。

「不會，不會……你看桃花都開哪！」

李頭兒唯恐老桿子說出來；水涼，冰腿。橘紅的臉皮，更緊張起來，眼，鼻子，便皺成一團了。他站起來，像一隻狼，想攫住了眼前的一塊肉。他肥大的手掌，拍了老桿子骯髒的肩膀一下，一股汗臭味，却跟着手掌拍出來，觸着鼻子尖，他覺得有些嘔心，想吐，但是掙扎着了。

「我……我想早些開工，你幫我，老桿子！」

急促的，從他嘴唇上彈出來，使他感到氣喘。

「老板！五龍溪上，那家不是打頭雷纔開工，你老……」

「不，不……」

李頭兒搖着兩隻肥手，無語的低下頭去，像頭很沉重似的。太陽穴上一根青筋突骨着，彷彿一隻蚯蚓爬，爬……

老桿子暗暗笑了一下，他知道……

「暖，要說可是真夠暖了！」

他一邊搔着給風吹落額頭上的頭髮，自己搗着什麼鬼似的。却偷偷瞟了紅漲臉皮的那傢伙一眼。這時，山尖上，刮下來一陣涼潑潑的山風，吹來遠處嗒嗒的吐牛聲。

李頭兒給風一吹，抬起頭來，望了一眼綠湛湛的溪水。聽見老桿子轉回來的話，風就又笑着，湊近了一點，也顧不得那薰人頭眩的味息。在老桿子身上，病菌般散布

着了。還有那兩節粗糙的手腕子，裂着白紋，和松樹皮一樣。他還不停的搔着頭髮，一陣陣白沫，便飄落了兩人的肩膀頂上全是。

『不能白用了你，我給東家說……你好，唔，你好……』

悄悄的，一面把兩隻耗子眼，迅速的，往四面溜了一圈。老桿子搶着說：

『你費心，老板……我想這樣……』

往下，聲音就細得聽不見了。然而確是說着，那顫動的紫豬肝似的嘴唇，笑的眼，微微聳動着的眉毛，全在說着。

沉默，溪岸上，除了唧唧的小鳥，躲在高樹枝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太陽像暖水壺中傾倒出來的熱水，一直淹沒了他兩人的脚面。桃花投在脚跟的水皮上，流着一條紅影，微微逐了漪漣的波紋顫盪開去。

泪，泪……嘩……

下邊，不遠的一塊凸出水面的青石台上來了兩個娘兒們撩着清冽的溪水，掬

洗衣服。老桿子使了一個眼神，說得起勁的李頭兒，便像一口氣喘不上來，哽着了。抬起眼來瞧了瞧，又把兩片嘴湊上人家耳朵眼上。

『哈哈，有你的，就那樣辦，就那樣……』

老桿子低頭瞧瞧，太陽影已經從腳跟下往東面歪了一塊，就分開了手哪！

『那天下雨……記着！』

走開了的李頭兒，嬉皮笑臉的，回過頭來嚷……老桿子却匆促的搖着手，他聽見馬家籬笆障子後，嘩嘩……的，有人走來了。那邊一瞧就一溜煙跑轉過一條鋪滿綠草土崗上的黃楊木林子去。他放下一顆心，裝着閒躍躑的樣子，倒剪了兩手，却沒提防，哎……的一聲，肩膀上的綫，又綻了一條縫子。

太陽偏西了，藏躲在老桿子衣縫裏的虱子，又都崛起尾巴，往回鑽，他兩隻手便不停的抓着。

轉過籬笆障子，却是老二提着稀爛褲腰從一個麥稭圈中擠出來，麥稭零落的

擦着他的臉，弄出條條白印。一露頭就瞧見，從金澄澄的一抹斜陽中，蹣跚着，拐有兩隻鮎魚脚的老桿子了。

「誰呵？請你酒嗎？」

老桿子瞧着那年輕人的長大的影子，心上突突的跳了，像一隻野貓給窠在那兒。知道老二聽錯了，纔舒坦的吐了口怨氣。

「唔，沒有，沒有……林老標子說着玩呢！」
輕輕的遮掩過去了。

老二跟他並排的，從那條夾在兩邊菜畦間，一條土長蟲似的小徑上，走回去。

四

春雨，落起來，一絲絲的，蜘蛛絲一樣，落起來。

傍晚的灰影，煙似的，從矮窄的屋簷上，很快的壓下來，浸透了黃昏的片，片。人們的肚子，都咕咕的叫起來。

「餓腦袋囉……囉……」

老桿子從那一堆黑影裏，伸了一個懶腰，尖着嗓子瞎嚷。

——雨，下得真湊巧。他和老板的鬼主意，更好拿出來幹了。

那一堆，在黑兀兀的矮屋裏，真不容易一眼便看出來。狗一樣靠着四脚的牆根下，睡着的全是。挨地皮鋪的葦蓆，早給摩蹭成土色了……黑暗中，只剩下人們的眼睛在滾，滾，在那微亮的光芒中，含着多少流浪漢不顧一切的神氣，含着多少在另一種人蹂躪下，激動起來，火一般的神氣……那些眼，正在那裏吻合，接近……

外頭，無邊的絲雨，霧一樣，濛濛的，鋪在空間。

從那兩個拳頭大小的窗洞上，瞧得見雨絲裏掠着翅膀的燕子，很自得的飛過去，又飛回來，他們的煩惱的心，也跟了這春天活潑起來，像雨脚下，在五龍溪上漲着

的水。

地獄！——冷淡，慘酷，吵嚷叫，充滿這一塊地。

這一幫從外鄉流浪來的人，有的是在一陣兵荒馬亂之下奔逃出來，有的是窮，餓，……給淘汰出來，不管怎樣，他們沒有家，他們記着的，只是這世紀一張災難的臉。在東家的手下，過着流汗的日子，正如同農人們爲了食慾，而用少量的豆腐渣，去餵養了一圈豬一樣。

整個冬天三月，他們總是閒着的，因爲溪水中，沖流着微汜青藍色的冰塊，碰擊，粉碎……

春天一來，他們就該開始忙了，開始的日子，不知道是那個多嘴的人給留下的，以打頭雷爲準。於是一到落雨天，幾家草紙廠子的頭兒，全都得傾起耳朵，仔細聽上一夜，兩夜……

頭兒的背後，還有東家，東家多半是肥團團的富翁，他們只會躲在城裏面，發散

着臭味的巷子中。

淅……淅……

土池上的水，給雨點打得發響。

「餵腦袋囉……囉……」

老桿子又拿出唱梆子腔的那份嘎嗓子，高喊……衝破了黑暗裏漸漸凝固的寂寞。冷不防，旁邊來了一拳，碰在他堅硬的，挺着的胸脯上，撲哧一下，打得他眼前冒火星。

「那個狗娘養的？」

黑影中，大家咯咯的笑起來，都瞧着他捧了頭頂，蛇一般的來回盤轉。正鬧着，一條女人的尖嗓子，在雨中喊：

「吃飯嘞，吃飯嘞……」

一窠蜂擠出去。一人澆了一身細雨點，捧了幾個磚頭大的硬饅回來，嘴唇的嚼咀聲，一陣陣在暗中響着。

飯後，有的人便倒在蓆上，放出鼾聲來，有的人便圍了一圈說笑話。

豬一般的日子，又給消磨了一天。

夜深了的那會，老二從夢中睜開眼，聽見一陣悉索悉索的聲音，一條黑人影，正悄悄的，蹣手蹣腳從別人的頭上邁過去。他很驚異，欠起身來瞪着，那人一直蹣到小窗眼前，把臉湊上去。

外面，雨刷刷……的響在那棵樹葉上。

一條露水閃，條的一亮，照見了爬在窗眼上那個臉。

——敢情是老桿子。

他嘆喏一下笑了。

雨落了一夜，五龍溪的河水漲有二尺。

早上，鷄叫了第三遍，一羣孤苦的靈魂還沈溺在甜美的夢中。老桿子却打了個呵欠醒過來。

他覺得臉上有些發燒，想起昨天和李頭兒商量好的話樣——他知道，那是剝削着自己同伴的血和肉的，中間也有着自己的血肉……他能甘心那樣伸手去剝自己的皮嗎！爲了那顆臉，桃花似的，勾人的眼……他想摸到那婆娘。

『唔，唔！』

像從迷夢中提醒了自己，他微笑的，點着鬍亂的腦袋。

小窗眼上悄悄爬着雨後初上的日光。

他想起夜間在那裏，聽了半天，只是刷刷的雨，沒響一聲雷。瞧着雨後蔚藍的響

晴天，平日該是多麼欣快，然而這會，這會心上像懸着一隻吊桶，七上八下，不大安穩，向四下掃了一眼，沒人醒來，等到眼光再停在有着三根鐵柵的窗洞口上，那裏却露出半個橘紅的臉，滾着兩隻狡猾的眼珠，朝他點頭擠眉毛，他會意的笑了一下。那臉同眼又滾沒了。

「呵哈……嚇……」

黑七一踹腿打着呵欠，把老二也吵醒了，老二一睜眼瞧見老桿子坐在那裏，心裏就想笑……

「好大雨，黑小子！你聽見沒有，打頭雷了……三聲……」

老桿子嘴巴有點顫抖。

「嚇！打頭雷了！」

「……」

黑七揉着眼角兩堆白的眼屎，帶着寒滿鼻涕的底音。醒着的人，都咕嚕一下坐

起來。

「頭雷」

「……」

這時，太陽光修的一黑，從矮小的門口上，寒來一條黑人影，臃腫，顫抖，投在地上。

——老板，一隻手在摸着嘴巴上的絡腮鬚，走進來。

四圍懶狗一般的，全挨了他一腳尖，嚇得爬起來，呆呆瞧着。他却遲緩的，而且很沉重，一個字就像一顆鐵彈，從他的嘴上壓到別人的心上。

「伙計！年也過了，節也過了，咱們預備動手吧，是不……昨夜，昨夜雷……三下！」

末尾，兩眼完全移得老板桿子的臉上，伺候着什麼似的。老二一張笑的鬼臉却直在老板桿子眼角搗亂，他只好低低的垂下頭去。

沉默，鐵一樣的沉默，在災難人頭頂上飛，飛……

老板輕快的轉過脚跟向門口走，臨到門限上，又忽的翻過身來。

「好，好，明天，就是明天，我們動手！」

——只有老二心眼裏明白，老板和老桿子之間，弄的什麼玄虛。

人們，都想儘量的享受着這最後閒暇的一天。

牆頭上，遠遠的山尖，給雨沖洗了一夜，藍湛湛的，插在晴遠的空中。地面稀鬆的泥土上，透出一種極模糊的黯綠色，似乎是一夜間生長出來的青苔，一片，一片。農夫家的鷄，咕，咕……的，從門口溜進來，伸了尖喙在那兒啄着稀泥漿。

吃完早飯，李頭兒揩把臉，從矮屋中爬出來。

「囉……囉……」

牆外起了一陣娘兒們叫豬的尖嗓子，裹在微風中，吹開來。

樹身後，露出兩個骯髒而寬大的背影，悄悄的，把頭伸在長滿綠葉芽的樹杈裏，嘰咕什麼……聽見老板走來的脚步聲，縱瞥了一眼，走開了。

老板匆忙的，拐着兩腳——瞧他頭頂上，頂了鼻煙色的破捲沿毯帽，一定是進

城去了。

「吓……」

「還有那漢奸，咱們怎樣……」

老二低低說了一句，同着黑七，揚了兩隻黑炭條似的手，呵，呵着走出門去了。池面，像一片鏡子，春風吹不起一點波紋來。

人們，閒散的，在溪岸上散着步。

一個老人，從上流沿着溪岸趕來了一羣白羊，他嘴上的鬍鬚是灰白的，臉皺着一枚胡桃殼，那麼不舒坦。一面把鞭子下勁的平空揪得唵，唵……哨子般響亮。羊走到一片草場上，那兒有好幾排樺樹交織着，遮了太陽，太陽從葉子縫滑下去，金點一般散布在草莢上。

羊啃着草，老人蹲在樹根下打瞌。

傍晚，天又陰斂了起來，雨星星的風，觸着人面孔，誰都知道，又要下雨了。

老二忽然的發現了，剛纔還蹲在一棵桃花樹下，哼着誰也聽不懂的家鄉的秧歌的老桿子，不知啥時沒影了。

他也低着头沉思的，沿了那爬滿了小草芽的狹路往回走。……
極其細微的說笑聲，從草堆後送出來。

『唔……呵呵……』

老桿子的啞吧嗓子，另外一陣更低弱的女人的咯咯笑聲。

——呵，老桿子這小子，原來爲了這個呵！

他想着要湊上兩步去瞧瞧，却覺得背脊上一隻手掌沉甸甸的壓下來，他吃驚的回過頭去，睨着的是一張充血的臉膛，由紅轉變成醬紫，在太陽穴上，更繃得鐵青，滋着兩排牙，從那肥厚的嘴唇上，如同狗牙伸長出來。那人向他搖了搖手，身子本來胖得一蓬油，這會，氣更粗一點，熱突突撲在老二的臉上。他知道一場風波要掀開了，自己便一挪身子，閃開那條路，心裏却吃吃笑了。

草堆後，一陣錯雜的脚步響，亂蓬蓬的。

「唔……跑了，跑了！」

「撲……」

老板，水牛般的軀體跳了過去，老板娘鬚鬆了的髮髻，早攢在他鐵般巨掌裏了，她却死命的，扯着那虛掩的毛藍布的衣襟往後躲，掙扎着……兩個人的聲響吵得啄着草梗的田雀，都撲，撲……飛往西岸的綠田影中去。

老板，抓着呻吟的女人，鑽進草屋去後，一種粗野的咒罵聲，不停的，海濤一樣震撼着窗紙，微微的響。

老桿子心跳着……

拐過彎子，迎面差些頂在誰的身上，抬起頭來，却是那時時刻刻把個搗鬼的臉，攏在自己眼前的傢伙，一棵結實的小樹一樣，站在蓬亂的草屑上，臉微微仰着，鼻子旁，刻了一條笑紋，不動。

老桿子沾滿穢污的臉，也條的變得紫茄子一樣了。這種污辱，咬緊牙，他恨那翻了臉皮的李頭兒，他是……

「歌……歌……」

他醒悟過來了——這是老板的一個圈套，是那婆娘和老板弄好的鬼主意

——真是馱子，自己真是馱子呵！

「……」

「老桿子真有兩手，哈哈……」

老桿子挺一挺腰覺得疲倦，一面抓着老二兩手，低低說：

「老二，請你……你不要嚷……嚷！」

聲音，就和哀乞着屠手的小綿羊似的。

這時，天漸漸壓下來了，天上飄着灰影，白影，棉絮似的擠滿，流着的暮色中。一星

雨，涼潑潑，打在兩人的鼻子頭上。

六

卜通……卜通，卜通通……

老桿子瞧了一會山頂。聽着老二脚步走遠了，模糊下去，又裝滿蘆布袋，懶懶的，提起竹竿搗了兩下子。

水皮上，一圈圈盪碎的波紋，彷彿露出一張螃蟹殼形的扁臉，他恨不能蹀他兩脚，便下勁的提起竿子，照那塊地方猛的搗去。

嘩……

一條尺把的浪花，沖上來，潑的又散下去，散做無數的白水星，落在水上。

「他媽的×，倒霎時節鬼吹燈，奶奶的，水也跟老子弄鬼呵！」

看着倒影河沿上桃花的紅漬，低下頭去，在腦子上尋覓一條路……他想着怎樣去報復，怎樣把自己對於同伴的黑心改換過來，對那壓榨自己，欺騙自己的惡狗！

從這念頭的萌芽，一點黑影在那兒漲大……

傍晚，吃了一頓小米飯。

人，那羣被旁人看作野狗的流浪漢們，都悄悄的溜到破廟背後那棵紫丁香樹下。

那兒，雪花似的花瓣，不時的落下來，鋪在肩膀頭上，寂寞的香氣便飄散開來，繞着人的鼻子，淡淡的撲進去。

從五龍溪上，吹過一陣陣混合了水絲的濕風，沖散了花香，落在一顆顆骯髒的，長滿長髮的禿頭上。從那裏，透過了香的疎枝，看得見北面的城牆，牆頂上，一簇簇荊條，小棗柯，搖搖擺擺。

很多隻老鷹，一邊吹着口哨，把鐵膀撲刺刺……劃在空中，團團的，在上面圍着轉。天，快黑了，牠們是餓了？還是尋着放出來的雛鷹呢？

齊了——人，密扎扎的，站了個半圓圈。

『同伴們！先得向你們認罪，那傢伙……狗娘養的。他們引誘了我，騙了……』
首先，揮着拳頭在半空劃個圈，發言的是老桿子，他在懺悔，……向着天，向着合自己站在一條綫上的骯髒鬼。

興奮，激昂，人們的話，像西風腳下的乾葉，沙沙。

老二，黑七，不時沈重的加上一句：

『我們都是窮人，我們不能給他們作豬作狗！』

『老桿子，你要不覺悟的話，哼！我們也一脚踢出你去……那會你是一個漢奸

哪！

『……』

「……」
一個個悄靜的蹀回去那會，西北角上，一顆閃着淡藍光芒的星子，跳上來。

七

人與人的鬥爭，在那兒產生，崩潰……

早上，滿天的星斗，剛白蘇蘇的向天上隱去，天，飄流着一種灰青色，樹頂，屋頂……都還模糊在暗啞的黑中。院中一陣悉屑悉屑的脚步響，老板娘挽着零散的頭髮，去挑那做紙的暖房裏的爐火了。

灰暗，一層層剝落着。

一直到太陽紅紅的照上石榴樹尖，對面的黑屋子裏還沒一點動靜。

「嚇，嚇……睡死了哪嗎，這幫懶狗！」

李頭兒爬出來，自言自語的兩眼盯在那小黑窗洞上。

「喂！日頭晒屁股。好起嘞……」

他扯着山鷄般嘎嘎的嗓子，他想把這聲音，去嚇醒那堆給他欺騙着的獸鬼。

一點回音都沒有，靜悄悄的，只有風掛在樹葉上，微搨的聲音。

一脚邁進那充滿怨氣的門，他的脖子，就涼了半截，那一個個黑塔似的漢子，都坐在牆脚下，眼滾着，滾着……一種極其兇惡的光芒，落在他的眼眶裏，就火一樣炙着。

想退出去，來不及了。只好硬着頭皮，一步拉了半寸的，湊上兩腳，囁囁的換了口氣。

「兄弟……是的，多睡會，好好，……起來……」

一陣粗野的聲音壓下去。

「噍！不要再騙我們了……」

「奶奶的……拿我們當豬糞，我們沒用嘴啃你的骨頭呵！」

「鼈羔子×的……通通……」

突然，這一羣瘋狗似的漢子，包圍了他，汗臭味濃重的散布着，喊，嚷……一種不平凡的音律，從這兒旋起了。

「諸位，安靜一點……」

老樺子伸長頸頸。

「……李頭兒，你不要把我們這幫人當獸子看呵！騙了我，你騙不了我們大家呵，哦，哦……你在五龍溪上，也不是一年半年了，你打聽，打聽，那一家開了工，是呵！水浸不住你那狗腿……」

「不用廢話，讓他嚐嚐拳頭再說……」

另一個人的粗嗓子。

外面，旋風一樣，捲進一個人影來。老板娘擺着兩隻涼船似的脚，嘩着滾進來，一

頭撲在那羣人身上去……

「倭倭……兄弟不必……」

李頭兒的臉變成土色了，聽着女人的嗥啣，別人的叱罵，刀子一樣，戳着他的腸子……對面的人多，鐵一般的胳膊勾連在一齊，鐵一般的嗓子，拚出一股聲音來——這聲音中，充滿了反抗的熱情，震撼着矮小的屋頂，從那小窗洞上透出去，一直震盪了，漲了三尺桃花汜的五龍溪。

「豬羅反了，豬羅反了！」

這羣漂泊流浪的人，伸出鐵的手，去扯下他們的枷鎖了。

晌午——

老桿子，黑七，老二，從城裏把肥團團的東家從一座木榻上抓了來，那榻上有着鴉片煙的濃霧罩着，霧包裹了那隻矮小的閃着金花的太谷煙燈，如同夜天上一點杳茫黃色的星子。東家，不忍離開那塊濛濛的天地，睜着眼：

「沒什麼，沒什麼……」

經不了三個人捏着他肥胖的胳膊，拖了來。

縮作一團，擠在人們有着濃重汗臭的臂彎下，很可憐，像一隻叩頭蟲，委縮着，只是點頭答應……這時，人家的脚一動，他就該狗一樣，給踢倒下去了。

「是，是……對的，不要他，他爲什麼要早開工呢！這我不同意，我們全是人……唔，唔，我們全是人，你去吧……呵，李頭兒，滾你的蛋吧！」

煙癮上來了，連珠的從喉嚨上彈出多少呵欠來，帶着雨點般的眼淚，也撲刺撲刺……落下來。

「好好……工錢一倍！」

「好好……誰？噢，老桿子當頭兒，我也願意，只是……不，只要你們願意！」

「……」

暴風雨，漸漸平息下來了。

破廟頂上，照着斜陽。

農夫們，抹着額角上的淤汗，站在小木板橋上。瞧着兩岸爛紅了的桃花。

噢呵嘖，噢呵嘖，

水裏的魚兒慢慢多，

噢呵嘖，

.....

泊中，撈紙人，一邊把竹竿欣快的搗下去，卜通卜通……却給這歌聲，洪亮的，壓

落下去了，這歌聲，一直不停的吹向上流去……

『這幫鬼，真成……你瞧他們自己抓回了自由和生命哪……我們，哼……』

緩緩，醉人春風，吹拂着那一夥翻過身子來的漢子。

笑着，脚下的五龍溪也笑着。

冰 天

一

了。
從山頭上吹過來的北風，鐵片一般，削着踉伏在驢背上的行人，一陣緊似一陣

臘月的天，短得和狗尾巴一樣，又是太陽將要落下去的暮天裏，那灰色起伏的山峯後煊起一層染了血似的紅雲，這更催快了蠕蠕動在山道上的一行黑影。馬疲倦的嘶喊，衝破了響在凍土上的一片車輪聲，皮鞭子劈拍的擊在空中，腳伙們的哄喝，在這時是覺得非常細微而暗啞了。人和車的輪廓模糊在一起，只有條線在微微的向前伸展……伸展。一股暗的灰影，也從東面漸次往這面漲了來。荒大的草原，被

寂靜籠罩着。

這樣行旅，是沒有頭的，一天只是運輸的車輛和背了槍枝的人，像潮水般往前亂湧過去，從早到晚，是不會有休止和隔斷發生，就有時有一兩個人，離開隊伍，但他們總會立刻趕上來，混在一起，模糊的湧去了。

一匹老馬，拉着那輛堆滿地圖箱子的破大車，遲遲落在後面，王強袖着手，坐在轎上看着一片一片的熱氣，在馬的鼻孔上撲着……

『土蛤蟆井還有五里路……天又黑了。』

他自言自語的垂着頭，夜，暗暗浸在軍衣上，像潑了一瓢涼水——一顆大星在遠遠的出現，咕，咕……輪聲中，那沉重的壓着的想頭，又浮悠……浮悠的盪動了。

『一個秋天，正是有點要黑下來的黃昏裏，悄悄的離開白楊木下的一堆黃土。看了一眼，走出兩步，又回過頭看了一眼……腳那樣虛茫茫的邁到地邊上。兩串眼淚，像水一樣淌下來。一步，一步，遠近的村舍，一點點黃花，彈破了家家的窗紙了。媽死

了，還誰管……想起伯伯，更像一股火燒在腔子裏。他是紳士家裏祖宗遺留下的田地，全讓他一手吞沒了。媽病了，沒一個錢買點丸藥吃……就那樣不行了。」

當了兵，又很快的過了三年。「給媽媽報仇，」媽媽一生受盡了人家的欺負。時時刻刻紀念着，就像粘在心葉上。

「媽媽臨終，枯瀉的嘴角上，溜出來那句話「強……兒，我不行……行……了，自己……找飯去吧……唉……」一條咽然的嘆息，結束了老人家的壽命。媽媽眼睛閉上了，自己槌着木板，號啕大哭。她的眼，也不像平時那樣帶着慈愛的光睜開了。直到昏迷過去，又清醒回來。天，垂垂欲暮，微風正吹出屋簷下一隻隻簷末虎，飛，飛……把破棉被捲了老人枯瘦的身子，走出門口去，提了鐵鍬想起媽媽平日說話的樣子，哭起來，一直到坡下的地角上，啞了嗓子，沒人管。窮人的死，真不如一隻狗！

「走出莊上的時候，遠遠望着伯伯的房子，咬着牙，向幽冥中媽媽的靈魂，立誓給媽報仇——營中，升了中士，升了上士，全沒有忘過，只想抽一個月空，帶了槍跑回

去，可是現在往西北開拔，越走越遠了……」

車十分顛簸。他呆呆的想了半天，又下勁的，把乾樹枝子在馬背上抽了一下。

前面一點微微的騷擾……黑暗把整個的天野全浸沒了。他伸起頭來看不見前面團長駝轎上的兩盞保險燈，但覺得車輪遲緩下來。馬像要睡着了似的疲倦，一步一歪。

旅人的疲倦沉落下來了。一點微黃的燈影，在店家的大門上，照着橫七豎八的影子，散亂在地面上頭。馬，騾子，拖了個呵欠的灰衣人……槍枝上環子微響，雖然一切全動着，一切全衝到疲倦的手掌裏來了——王強拽了綱繩，隨了狂流一樣的脚步，擠進去。院子裏，一股馬糞味來回的迴盪着，屋子的小窗洞上，微微投出兩點鬼眼一樣的火亮，腳底下，餵牲口的黃草埋沒到脚面上，黑影裏好幾點風燈隨了副官的背影，插進人叢中又穿了出來。車卸下了，老馬被脚伏拉進後面草棚子。他的眼皮，更是沒有勁來支撐了，想走進屋裏找個地方先歇一歇——可是屋裏，滿坑滿谷，一片

灰暗，蠕蠕的動着，活像蟲子。

半牙冷月從東面爬上來，山和山的頭頂，聯接成一條彎曲曲的線，界着上面青天，下面黑地。門外沒有一棵樹，只是尺來高的枯草瑟瑟細語——路中，幾個人影搖晃着，是尋避的人背了槍走過去。「今天該三連放哨……」他想着向後面架了一片帳棚那兒走，遠遠看見紙燈寫着「第一連」三個紅字，飄盪在木竿子上。

帳棚外面，是一片模糊的黑影；裏面稀薄的黃光下，人全裹了破了面的皮大衣，坐着吃涼饅。

「老王……來吧，你壓車，夜裏不攤勤務了。」

他鼻孔中間着涼饅的氣味，餓像一隻小手在肚上抓着。便在篋籠裏檢了一個大嚼，嚥了水壺中的一口水，含糊的問。

「真的嗎——」

「是，張排長說的……鬧着了，哥們。」

飯後，菜色的臉，一團團微動着，幾十隻眼睛，全叫疲倦給拴在一條線上扯着了。他解下身上的軍用毯，擠在地面上，外面，呼呼……呼……呼……好像起了大風了。狗在遠處狺狺的叫着……夜，還是三月裏的死水一樣寂靜。燈頭被誰捻小了，好像油要涸。棚口，守衛人的脚步踏着沙子……屑索，屑索……的響，過來——過去。鼾聲在一個角落上放出來。

「媽媽」的影子在眼前一閃，不過困頓的牽扯，他立刻昏昏的睡去了。

二

次晨，五點鐘左右，起床號清清冷冷的，不知從那一方面吹過來。

睜開眼睛，只瞧見一片灰白，天和倒霉人的臉子一樣沉着……一股冷氣暗侵進帳棚來。嘴的四週，一圈白的冰凌，凍在皮衣的領子上頭，這是一夜吐氣的凝結，一

切全是浸在冰凍中。只剩嘴唇裏微微有點熱，可是溜出外面，便也立刻和涼水一樣了。

「塞外苦寒……再走兩天，不知還要怎樣冷呢！」

王強對於前途暗暗下疑慮的念頭了，現在纔走了一天，將來一片雪地冰天，又如何活下去——外面，風是不刮了。只剩下一點尾巴，一陣，一陣，拂得野草微微呼嘯起來。他披上大衣，坐在地毯上，往腿上打一隻灰線的裹腿。夢是半夜，給曉風在一剎間吹跑了。可是，眼睛是朦朧的，手脚是慵懶的……醒來的人，全假在一大堆裏，是早寒的逼迫，是長途的跋涉，在短短一宵中不足休養，一條呵欠在人與人的心上貫穿着。

爬起來，走到帳棚口外。

天作醬黃色，風在草上面打滾，草全向南倒下去。忽然，旋風從遠遠的鑽出來，捲起一個大圓圈向天上旋去，立刻，碎石飛揚，沙子隨了風勢，向一邊掩沒來了——昨

夜大風的剩餘，是蓋倒了地面枯草的土漠，一片黃布拉到天邊上去。

守衛的人，像凍硬了的木頭一樣，一歪一斜，在土上踏了幾片深深的脚印，頭縮在衣領裏，槍冷得在寬闊的脊背上顫抖。

遠處——團部的宿店那兒，連一個人影子也找不出來。全是人，全怕冷，誰又願意硬頂着這冷勁兒，便去跑沙道。他退了回來，想倒在人的堆丘間暖和暖和。人却說，他帶進一股冷氣來，推他，不願讓他躺在旁邊。班長一面催人起床……一片更大的鼾聲，從下面透出來。

終於，裹了毯子坐下，靜。他又凝眸在燒乾了油的提燈上，從玻璃凸面的暗彩上，反映起來片片幻影。

太行山下的故鄉，這時雖然也有大風成天成夜的亂刮着，可是，總不會這樣的苦寒。小時的冬天，天天在那矮小的屋子裏，升他一灶硬煤，火苗便熊熊的衝上來，和媽媽炒半鍋鐵蠶豆吃，媽媽的嘴上，還會流出許多許多的笑話，來消磨長夜，那時的

心上，充滿了溫存和慈愛。現在，依然是冬天，可是在荒涼的野外了。他想到家，想到媽媽……再進一步想到「報仇——」

雖說他是個大兵，一樣有一顆鐵的心，不過，他的眼淚又轉上眼圈來了。

口渴得很，畏縮的手，摸出放在毯邊的水壺來，手中掂着，牠是特別的比往日沉重。想打開蓋，蓋又凍上了，呵了半天暖氣才弄開，可是，水已經凝成了一整塊的冰，無從倒出來了。他頹然的放下去，頭遲遲的垂下——一層黑影，在眼前一閃……又一閃。

「老王——你又傷心嗎？」

班長是一個多情感的人，直心直語。他們在一塊相處了兩三個年頭。現在，他升了班長，就保了王強作副班長，所以互相全很明白。

「唔……這天變的真快，你看水壺簡直凍成一塊鐵了，我想……我想，我們怎樣活……」

「呵，你說天嗎……等到再走兩天，更得冷了。昨天，三連裏一個壓車的弟兄，從前線回來，說喝水全得鑿冰，吃……吃什麼，小米飯都凍成一團……怎樣活，你說怎樣活！」

號聲又悠揚的送來，一條尖銳的聲音，拖得長長的，高高的。

『集合……集合……』

人全陡然跳起來，一面讓着，把毯子網在肩膀上，提了槍亂蓬蓬的向外跑。王強也裹在一起跑出來——風，沒有了，太陽像一抹紅粉從東面的地平綫上，深深淺淺的塗來。幾團白雲和野馬一樣，迅速的向遠遠的青天上跑。灰色的人影，蠕蠕動在平遠的草原上，這兒也一堆，那兒也一堆，——號兵是站在店家的大門外，號嘴上，一條綢子飄飄的刮。

像有一根綫牽扯着，他一直往那裏跑去，東東西西，全有人的脚印，弄了一個個深坑。

副官的背影，又穿插在院子裏的人和牲口之間，指揮着，哄喝着……馬的嘶聲壓下去，車輪的轉動聲又繼着響起來。一行車子搖搖擺擺出了大門。一排一排，站在空地上頭，待命出發——太陽光照得鐵軸上放出片片光亮來，天氣也暖 and 得多了。王強在箱子縫間，抽出一根樹枝子，看看老馬的鬚鬚上，一點點水珠沾着。

又是一頓地皮色的涼饅——帳棚全拆掉了，剩下地面，光光的幾片沒有沙土的空地。

團長馱轎上的鈴鐺，清淅的悠響起來，「噹啞……噹啞……」出發號衝破了早寒，四處的黑影全慢慢動了起來。他跨上車轅，袖起兩手，老馬緊啣着前面的車尾巴，邁動粗糙的腿，車身微微震了一下，便開始……咕咕……的往前進，還是那麼一行黑影伸展……伸展着。」

前面車上，是一個大鬍子的老兵，——在他的臉上，好像只有一個鼻子和兩隻暗紅色的眼睛，其餘，全模糊在黑蒼蒼的鬍鬚裏了。他常常低下頭，去向懷裏摸出一

個小葫蘆，湊到嘴唇上，喝兩口，——噓一口氣。

「你是一連的——來，喝一口，」醉鬼轉過身子，一陣酒味撲了過來，薰得人頭昏腦漲。

回頭看看昨天宿營的地方，心中有點悽然。路的來處，幾點黑螺似的遠山，更顯得杏小了。他低下頭去沉思——山的那面有大道，大道可以一直折轉到自己家鄉去，這面只是草，只是狂風冷冰的荒原。

三

上午還很平靜，下午就有點鐵片風。大鬍子醉得爛泥一般，睡在車箱上。

大道的土，仍然是凍得鐵片似的，時時有兩塊突出地面的石頭，把車輪給墊了起來。兩邊遙遠的連綿山影，也漸漸消沒，除了偶然在頭上橫過幾塊野雲，在地上弄

一片黑影外，太陽老直瞪瞪的瞧着一行人這樣趨進。

『大余台……今天有房子住了』像一種傳染病，從這人的嘴上，溜到那人的嘴上去。

王強步走了一會……

道倒是越走越寬，可是兩邊平野上的枯草漸漸稀少了。一片沙子裹着石頭，迤邐到遠遠的地平線上去。太陽一壓山的時候，發出一片灰赭色的餘光，和死豬血一樣，塗抹着。四處一望，說不上的荒涼往心腔上抹，雖然人是這麼多，還有騾子，馬……然而那全和木頭一樣，不會帶一點安慰羈旅人的意味。風緊了，比昨天來得更快。

『天呵，這是多麼荒涼的地方，簡直是一步步走向墳墓去了！你想，昨天那麼大的大風，假如一個人，一定得叫風給凍死，還吹跑了。可是他們說，還沒到真冷的地方呢，今夜……頂多明夜，我看怎麼過，世界上真是一天比一天殘酷了。』

忽然有一塊冰，觸到身上似的，抬起頭來，太陽趕下西天了。月亮可沒上來，上來

的是幾塊烏雲。

「平遠的草原，人們爲什麼把牠拋棄了，沒人來經營呢？假如，有一家家的房舍接連住擠滿來，有街，有舖店，有火……人多了，天就不會這樣狠得要凍死了人吧，哼……假如更有一條鐵路……」

……天黑了以後，趕上五里地，扎營在大余台。

大余台的矮城像古老的石頭，木然立在夜的黑暗裏。隊伍從門洞下擠進去，兩扇大門，被風雨吹朽得活像兩個飽歷風霜的老人危倚着。街上的灰土是被攪起來，成了一團灰影，看不清五步外的人，不用說兩邊的屋舍了。燈，只稀少的幾點點黃，疏落的點在遠處，如同在五月早上的濃霧裏。看天上搖搖欲落的夜星似的——號聲在那兒吹，還有人在在那兒喊叫，以及騾馬劃然的長鳴，亂糟糟的弄成一團。

那荒城冷靜的躺在寒上，好像修道院的老人一樣，今天，忽然這麼一行衝了進來，使牠驚訝得呆呆的視着。

有了安適的房子住，雖然天氣冷些，吃完了涼饅，可搶到了一碗熱湯喝。——王強躺在土坑上，心裏像被什麼塞得滿滿的，很不好受。屋是被這丈八寬的土坑給佔去了一大半，在那地的當中，又有一棵彎曲的細木棍子，支在駝了腰的屋樑上。頂棚是黑鬱鬱的，看不見什麼，只在一個角落上，叫小油燈的黃焰給照出一片交織的草梗來。燈捻是幾根粗線，從黑鐵的細壺口上吐出，冒着半尺來長的黑烟，突突的搖得滿屋的影子亂動，亂跳，好像一片樹影，被微風搖曳着，發出十分顫抖的樣子來。

渺茫的有些聲響，可是他睡着了。屋中一陣陣燒火的焦味，迴盪着，刺得土坑上的人常常從夢中很微細的咳嗽着。

睜開眼時，覺得頭皮下在那麼微微的疼痛，嘴更乾得要命，好像心裏正燃着一把火，從嗓子那兒直向上燒。壁上的一點燈花黯淡的燃着，照不見的黑角落，全顯得十分的悽慘。身旁，一個挨一個，全把呼呼的鼾聲雷一般節奏的發出來。一串禿頭排列着臉上。是各有各的姿態，和顏色，瞪眼，咧嘴，皺眉……紅，黃，紫腔……

「夜間看旁人的睡臉是最害怕的……」

王強不期而然，想起小時媽媽常說的這幾句話，心上有些癢癢，頭在加緊的旋轉着，沈得彷彿壓在一個大車輪下。

他一度坐起來，但一會以後，終於是又躺下了。現在，正把一隻臂肘十分吃力的支持起半起的身子，這樣向上掙扎，身上蓋的大衣溜到坑上，發着一種討厭的氣息，似乎是汗的臭味，又一刻被枯草味壓下去，儘來回迴盪，在這樣的空氣裏，他覺得呼吸很費勁。鼻孔上，好似叫兩團木綿給堵着，周身也在一分一分的漲大，以及藏滿了火的心腔，這時簡直全是不可以想像了。

裂着縫的木板窗上，許是掉了一個扣着的釘子，被冷風一下一下，刮得搭搭……的微響。

他慢慢溜下坑沿，腳軟綿的，沒有多大勁。摸着了在壁上掛着的暖水壺，倒了一個鉛鐵孟子，就一口氣，那樣咕嚕咕嚕喝下去了。麥稈的土牆上，他的影子，被燈照得

大到幾乎塞滿了半間屋子，還哆，哆……的微顫着，似乎一個不安定的夢影，那麼虛茫茫的。

他披了大衣，伴着自己孤單的影子，半坐着，從手中的茶盃上，冒出來的熱氣裏，兩隻眼，有些濕得模糊下去了，一切東西的輪廓全依次消滅，只剩下曲曲彎彎的無數條粗線，在四週旋轉，交織……和着一潭死水般的深夜裏，木窗上，發出來的唯一的聲響，雖然微細得簡直叫人都有點難以捉摸，可是在這顆隱了一塊傷疤的心上，已經像是一隻鐵錘子，一下下的叩着了。一個數年愁憤所鍛鍊出來的黑點，也悄悄的，慢遲遲的漲大起來，像一片烏雲低低的壓下。

在左邊，一個沉重的身體的轉側聲，一條沉重的咳嗽，衝破鼾聲織成的那片靜默。

『呵……老王，怎麼不睡？』

班長一面說，也爬下去倒了碗水，坐在王強面前的坑沿上。

『有些不好，頭又痛，嘴又……渴得發火。』

……一陣風撲到窗上，班長放下水碗，踱到窗前，爬在張裂的縫子上向外看，外面一片白茫茫，壓在黑夜下。

『下雪了——』

『唉——你說，真不能活下去了，不用說凍……』

『老王，不是我說你，總得少發點愁，我們當兵，一天受累，夜裏再不睡覺，思索，那可真不用活了……給老太太報仇，往後有的是日子，我們這一去，將來熬個連長營長，兄弟，我幫你……我們一齊。』

沉默……班長像唯恐一耽擱，睡魔就跑了似的，趕忙擠向人堆裏，倒下去。這時寂靜的黑影裏，有兩點兩點的眼淚墜下來，在半空中閃一下珠子般的亮光，一落到布上，就點了一片黑漬，沒有了。

風，還一個勁兒虎虎的狂刮着，白漫漫的雪，掩沒了一片平遠的荒漠，一直拖到四下裏。深灰得潑了黑水似的天際，遠方，幾棵樹像在白紙上劃了幾筆淡墨條，疏落的點在茫茫的白影上，一齊在一陣風的吹拂下，十分艱苦的，折下腰去了。這時，雪也就趁勢在低空裏橫飛，一團，一團……

馬凍得發抖，把四隻硬木似的粗腿一拔一拔，帶着下面片片的黑泥沙。車輪沒在雪中，慢遲遲的轉移，就和沒有動一樣，可捲起許多雪和泥，濕了腳上的鞋子。

這纔出了城門，走到也不過就有二三里路，鐵黑的牆，便消失在那深厚的白霧下了，只是模模糊糊的一條灰帶橫壓着。王強倒在圖箱上，把身子緊縮在破羊皮大衣裏，捲成一個團，抖抖的哆嗦得牙齒也嘖嘖……微響，腦袋從夜間一直就這樣，和塞進一大塊朽壞的軟木一樣，擠得頭皮都有些漲大了，一點微痛，像一隻甲蟲，一面

蝕着，一面爬，來回的有時還狠狠的用鐵嘴咬了一口。他緊咬着牙，只任那車顛簸的震盪，一歪，一斜。

雪片簌簌的落下來，墜在衣上，再叫風一洩，很快的凍上了。

他暗暗掉着眼淚，一看眼淚溜到嘴巴上，也凝成幾條冰凌了——這真是把整個的生命像擲一片碎石往污水溝裏一樣。這樣嚴冷的日子，一步步向如此冰窖般的地方走來，連草也沒有一根，不用說水。就偶而經過一簇兩簇的蒙古包，也和荒冢一樣，讓雪蓋了一層，寂靜的坐着，彷彿裏面的人全給凍死了，然而偏有一股子燒炙羊肉的香味撲過來，鬥得人都抬起頭來瞧，頭上的雪，立刻就撲喇掉一大堆下來。果然看見在包的一角上正有幾片細細的炊煙，似有似無，那麼淺灰色的，裊裊的繞。

王強爲了防止腿壓得麻木了，便掙扎着欠起身子，可是風趁這一轉動，就從衣縫上撲進一下，使他猛然打了個寒慄……讓泥漿給染成半黑色的馬，這會到好像很起勁，頭上，身上，汗氣冒出半尺來高。雪遠遠的沾上就化了，化成一滴滴水，和汗

珠混在一起，串串落到雪地上。望前看，是彎彎曲曲拚了一道窄窄的黑影，像一條蛇，消失在極遠方。這時，除了這唯一的一條，以外全是白——白得眩人眼睛。

一陣風，一陣雪……

天氣將近傍午，一陣暴風攪着雪花壓下來，又直衝上去，人全彎了腰伏下去，騾子歪在冰塊上，車像被一根綫繫在半空，左右亂幌起來。大鬍子，像一塊麵包皮，在車劇烈的一擺時，擲到遠遠的雪裏，連哼一聲也沒聽見，就被又一陣壓下來的雪給葬埋了。

「天呵——」

王強的頭，在痛得發漲，這會像昏過去一樣，只把兩隻手緊緊攢着箱子上的粗繩，和風雪掙扎，如一隻在風暴中的小船。他知道這時頂好是跳下車去，伏在車箱下，然而這病和凍，已經使腿成了木柴棒子了。

馬亂蹬着四條腿，車在風裏緊搖，又一團黑烏鴉似的東西，飛一般拋下去了。

晌午，風住了，灰雲水一般流着，漸漸淡一層，薄一層，終於一點微紅的太陽影兒出來。

遲行了一站，在日頭還沒落下的時候，看見一簇蒙古包，疏疏落落的擺得老遠，煙也捲一片晚炊的香味，掠過頭上消散了。馱轎上，才定了定神的團長，正把手上來着的「大哈德門」拚命一口一口吸了嚥下去。後面走過來的小鬍子團附，爬在轎轅上，很神氣的說了幾句話，就看他轉過身子，對號兵弄了個暗號。

「……………」立刻，一陣停止號，隨了冷風吹入個個人的耳朵來。

忽然，遠遠的雪地上，無數的小黑點蠕蠕亂動，還有嗚嗚的螺角聲，十分淒冽的，像半夜裏的狼嚎一樣響起來。

近了，漸漸看清楚，是幾十個人影，往這兒跑。白皮板的襖子，全被吃飯時沾了油的手給抹得黑亮黑亮的了。一枝槍握在右手，橫在腰間的黃帶上，還有一把明晃晃

割牛肉的尖刀子，叫太陽一晃，一亮一亮的擺動。——這邊弟兄，也全紅了眼，把槍托平了。右手的食指扳着那彎彎的扳機上。

揚了揚手，那邊全站着了，一對對黑溜溜的眼珠，死瞪得牛子一般大手中的槍磨得索索的響。

那個出發前找來的一個作鄉導的土人，迎頭走上去，嘰嘰咕咕說了半天，那面才退下去了。繼着一陣亂蓬蓬的，搭帳篷，牽車子，人的嚷吵聲，馬的嘶喊聲……弄成一片了，處處是黑點亂穿插着……

一刻後，一簇帳棚，圍繞在蒙古包的左右。太陽化成一團溶合的紅影子，沒在西方的地平線上，把地面的積雪上又洒了淺淺一層紅霜。但是很迅速的，像被手扯下一張紙似的，只一片淺灰，東面的澹紫陰影，立刻慢慢壓下來。

班長躺在地毯上，圍了皮大衣，嚼着涼饅——他忽然想起王強，他始終也沒有露面呵！

「老王，怎麼沒回來嗎？」

「是呀……老王呢！」

「沒看見，哼……不是那陣大風……」

得來的，是模模糊糊一邊大嚼一邊說話的聲音，他黯然的沉思起來了——王強，一張灰色的長臉上，畫了兩條濃眉，眼睛是那麽沉默，像含蓄着一泓深水的小潭，說話時，也非常低啞，沉重，終日只一邊嘆氣，一邊想心事，他是一個被家族裏剝削出來的流浪漢子，然而他有一顆鐵鑄出來的心，不怕風雨的襲擊，只是拴在一根鐵鍊子上……嘴上，常溜出那句話，「×他娘……報仇是大事」可是現在，哼，也許是……保險燈亮了，然而只是一點暗綠色吧了，照到人的臉上，全是一條子，埋在亂蓬蓬的長頭髮下。

終日一塊形影相隨的弟兄，一天忽然看不見了，他感覺得怪孤單單的，就站起來，低着頭走出外去。

黑影，受衛的兵士，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過來，踱過去，踏着腳底下的淤冰。又兩個人影，從那面並排的漸漸走攏來。夜已濃重的垂下來了，分不清楚影子和人，只在經過時，擲下一句話來，就很快的過去了。

『大鬍子凍死哪……團部裏說，還有好幾輛車沒了人，也不都是那連的……』

黑暗像把一切全融化了，自己的手晃在眼前，也看不清楚。一陣號聲，悠悠揚揚的，順風吹過耳邊，他頹然的走回來，倒在人堆裏。

一天，兩天，……還是一條黑線，裹了馬的嘶叫，皮鞭子，車輪響……對風雪搏擊着，慢慢的伸展下去。

病

六月黃昏，整天的疲乏，一齊鬆弛下來了。

門外，兩顆擎天的槐樹，搖擺着頭頂，似乎有意給院裏的老總們一點一瞬間的快意……風，遲緩的，老人脚步般，從頭上吹過去，這時，展在眼前的一片菜畦漸漸黑沉了。

吳世駿倒剪了兩手，靠在老得有些粗糙的樹身上，眺望着遠遠的天空上，一顆剛跳出來的星。

寂寞，煩燥……

今天，他走背運，攤着六至八的崗。

往西瞧——山像更黑一層的雲影，塗抹在近於模糊的夜的暗影上，髣髴在白然的劃了一條彎曲線，下面是山，上面便是天空……那杳遠的天，這時正是一種深紫和深藍調合了的，並不很勻整，近山頂處，便更紫一點，那是夕陽落下後的餘光，暗着山尖，淤留着。

河岸上黑鬱鬱的，是槭樹？是柳樹？瞧不清……只在很遠的地方，有一點火亮，一閃，一閃，像一盞燈，也許是一點鬼火，不過黃昏的黑暗，究竟太濃了，浸着的火亮，有時便失去了所在，如同故意遮掩一下似的。

他想——假設是燈，提燈的人，這時，大概正走在一顆大樹後面。是那一顆呢？——這條路，他是多麼熟諳的。

一會……就像早晨的，雄雞的啼叫，老號兵的嘴巴上的號聲，震破這剛才沉默下去的夜晚了。

跟着從門裏邊衝出一陣粗野的軍歌聲，突高突低的如同雨天河上的蛙鳴。

吳世駿突然的轉過身，托起槍來，很輕快的放在肩膀上了。他知道下崗的時間眼看着就到了。這聲音不正是點完名時的照例一場亂喊嗎？他於是在樹下邁起大步來……轉身時，一個腳跟着地，一個脚尖一擰，斜在地面上長長的影子，便跟着顫。

油紙燈籠的光線，太黯淡了。照着白木牌子上「××軍軍官××隊」的幾個黑字，扁扁的像笑着的嘴巴。

吳世駿是不怕黑夜的，可是這會却像有一點什麼較沉重的東西壓在胸口上，他想吐一口氣，或是咳一口痰，甚至照老習慣彎起中指敲敲額角了。

噤，噤……脚步的雜亂聲，在夜的底層，很模糊的拖長過去。

門裏一個矮個子走出來。瞧了瞧暗淡的燈影，一面揉着晃花了的眼睛，嘟囔着。

「奶奶的……又該着我輪夜班了！」

「夜間不好……有婆娘來和你親乖乖……」

吳世駿遞過槍去。親熱的拍了那人的肩膀一下。便很靈巧的跳開去了……

「別扯淡了……老吳！」

「哈哈……」

黑暗中，一點聲音沒有了。剩下的是這個人沙沙……的脚步響，像蠶在桑樹上不停的啃着破葉。風還不時撥弄着樹，樹便和久歷風霜的老人一般，倚在牆頂上顫抖。天上的星星是出滿了。頭上，偏北一點的是獵戶星，遼遠的南方，一上一下的是水平星，全映着眼，似乎是橙黃色，又有點發綠。守衛人咳嗽着，空空的牆壁，就起了一陣很悠長的回響。又走了兩步，仰起頭來瞧着滿天的星斗……

那一點火亮，這會可近了，轉過下操場去的土橋。

火亮帶了一團微黃的光暈，照見了下面挪移着的噓噓噓的兩隻腳。還照出一片濃瀟的樹影，這時……正向河岸一排瘦長的樹下走近了。

樹梢上，有兩隻栖宿的老鴉，呵呵的叫了兩聲，拍着翅膀，向另外一個樹頂撲去，露水打濕的葉子，也索索的顫了一下。提燈的人，似乎遲疑了一下。纔又向前走去了，……除了嗒嗒的脚步，一切又歸於靜寂。只河水迂緩的激着波心的石塊，像螃蟹嘴上吐着的沫子那樣無力。

院中的石階上，兵士們鬆散的搖着蒲扇。想起白天的三趟操，全都覺得這時間，是過分的舒適了。

每一扇小門口裏，吐露出很灰啞的燈線，三兩個人影，在那兒幢幢的閃動，濃重的黃米酒味捲出來，使一部分人迷醉了，便都打了個呵欠，伸了伸兩隻粗糙的手臂，好像不大舒適。吳世駿呢？仰望着天心，……天心隱約的纔露出天河的劃界，界着兩半個天，許多小的星星，模糊在一堆。

很悶，空氣似乎壓着他的呼吸。本來這種寂寞，是夠沉悶的了。他又曲着手指，敲了半響頭皮。黑暗間，瞧不見他的帶眉，是不是緊皺着，眼，是不是凝注着，不過，很明顯

的在思索。

「這幾天信息不大穩，聽說崗頭那一連，有些那個！」

想起白天在那空櫛的會客室裏，來看他的朋友，故意壓低了嗓子告訴他的這個消息——好幾次，想拋掉牠，不再去詳細的思索了。靠不住……軍部裏的人們的嘴全有點沒頭腦。譬如那回說發餉吧！結果，那有一個銅子。三個月了……欠薪，兵士們腳上的襪子全破了。可是終於忘不下，那個消息，像一片夢沾在腦膜上。崗頭……爲什麼說的單是這個地點……劍青不是在那兒當排長嗎？在那山巖上，一團雞窠似的營房裏。

夜的羽翼向下壓着。

大門口有人說話，僅僅是招呼了一下；很快地有一個提着美孚保險燈的勤務兵走過來。

微微帶些綠色的燈光，條的把這四方的磚鋪院子照亮了，最先看清楚，便是

北面，雕塑着小佛像的朽壞的牆壁。從前這裏是一個廟宇，不錯，往上瞧，屋脊上還很高的聳着玻璃頂子。

兵士們揉了揉昏花的眼睛，勤務兵耗子似的弓着腰，走上了樓梯，光便又斂沒了。

——已經是夜間，大隊部裏還有什麼消息送來呢！

吳世駿很疑慮的走進號房。老號兵握着閃了金光的號，坐在一個小土台桌前打盹，等待着吹熄燈號的時刻。桌上的小石油燈，吐着長長的黑焰。玻璃罩上掛滿了泥土，照得人的臉也似乎臃腫了。這時，破風門的外面，突然的又明亮起來。吳世駿就伸出頭去，朝那勤務兵點了幾下手。

勤務兵常常喝他的酒。看出是他的影子，就很輕巧的捻下燈捻，放在地面上，走過來。

「吳副官，有啥事……」

『呵！坐下，坐下……老趙！你告訴我，有什麼消息？』

他一面說着，一面兩眼緊盯着那勤務兵的削瘦的臉頰。從他那堅定的眼光中，閃出一點火焰來。

屋裏很沉寂。老號兵不耐煩的搖了搖頭，蹣出去。

『您不知道！崗頭的一連人嘩變了……』

吳世駿聳着的寬闊的肩膀頭，微微的抖了兩下，臉映着黑黃的燈光，有點發紅，匆迫的截住對方的話頭：

『什麼你……說……』

『……崗頭一連人，傍晚時候嘩變了……變了，（說話人用沉濁的嗓音喊，聲音震得棚頂上灰塵也有些顫動了。吳世駿的臉也更紅起來。）他們往山下拉。您知道……只要過了山口，他們還不是就逍遙自在了嗎？聽說整打了半個鐘頭……那邊潰散了，捕獲了幾十個……還有那楊副官……』

「劍青……」

聲音是急迫和短促的。

「就是他！真可惜，那漂亮的小夥子！」

「……」

眼前憧憬出一個人的臉盤來——有着尖尖的下巴，鼻上，點了幾點紅酒泡——無疑的，那是劍青。他是多麼孩子氣的人呵，說話時總愛先咳嗽一聲。永遠像很快樂的過着任何艱辛的日子。他們倆感情很好，——去年這時，每天收了操便到河岸沙灘上去散步。那正是太陽蹲在西面山頂上的時候，微黃而發紅的光，從一排排瘦長的杉樹上掠過來，照得兩個人的影子，長長的匍匐在勻平的沙灘上，他倆交談着……劍青有時便談些吳世駿從沒聽見過的故事，譬如說：猴子是人的祖宗，窮苦人們的生活，還不如豬，豬被出賣了的是肉體，窮苦人呢？賣了血汗，還要賣了靈魂……就這樣，一天一天，吳世駿也深深了解自己的生命，以及弟兄們的生命來了。

他也曾向另外一個人傳教一般訴說着：

「朋友！只要我們努力，終有翻身的日子呵！」

秋涼了，劍青從這養老院——因為隊裏是沒有畢業的日期的，一批人聚積在一起，祇等候着，哪一個地方出缺調去，往往有一住五六年的，所以大家都說是養老院——調到崗頭去服務了。從此，吳世駿再走向河岸上去，永久也尋覓不住從前留下的一雙雙脚印了。

這一瞬間的回想，使他感覺到迷惘疲乏。

「聽說已竟……已竟解來了，也許就在明天……說不定，嘎……」

勤務兵遲緩的瞧着吳世駿突然改變了顏色的臉，驚訝的推開風門走了。木板還在噉呀噉呀的響，脚步聲不一會，就響出大門去了。

吳世駿條的清醒過來了，鬚髯剛纔做了一場惡夢。他，三兩步奔出去……夜間的山風，如同從山魔嘴巴上吹出來的冷氣，慢慢有些涼了。他立在石階上。樹葉噉噉

喳喳的低語着。只有下面守衛人沙沙的脚步聲還清楚。他眺望着那一下一上，漸漸浸入濃厚的夜裏去的好像一點火燄的提燈。

他的心在燃燒着。憂鬱，一層層的伸展上來，隨着風，他想流一點眼淚。那樣也許會輕鬆一下目前沉重的凝固吧！可是，他又終於擒着了，在眼睫毛下浸潤着。

吳世駿是一個鋼鐵漢子，他沒落過眼淚。

這是一個怎樣的惡耗，殘酷的抓去了他的伴侶——也就是點起他心上的燈火的人呢！他陷於深沉的思索中了。這時候只有計劃怎樣去應付那對他衝過來的長長的憂鬱，假如劍青在一起，遇見什麼疑難的事情，會在他那裏得到一些意見與勉勵，可是現在呢？他不知道向誰去訴說了！

憂鬱更像蜘蛛尾巴上一條不斷的絲，向他有些迷惘的腦子上毫不停止的纏束來。望着那漸漸消蝕了的燈光，他簡直想咒罵了。

守衛人驚訝的瞧着。暗淡的燈光，是照不清他眼角上的濕潤的！

熄燈號，在背後狂吹起來……

吳世駿有點恨這深夜，——他知道，應該去軍法處，會他一面。他知道劍青一定還有一句最後的話來告訴自己……那是多麼重要的。不過這是夜間。

拖着脚步走進院子，糊窗紙上的燈光，漸漸縮小下去。

懶懶的人影，一條條消沒了。庭院中，便開始吐露出一點荒涼的冥寂來。這種冥寂，是沒影的，然而又很鞏固，沒有一個人衝得開去。便全都屈服的沉入夢鄉，一個個小窗口上，就不時有鼾聲拌了喃喃的嚶語送出來。那也許是白日間所受的壓榨的宣洩吧！慢慢的溶化在一起，而近乎是一條喘息了。

拋下的只是河岸上汨汨……水的激語，摧着黑壓壓的樹林，沉醉過去。

四週，鐵桶一般的冷酷，無情……

夜，蹣伏在蝕落了青灰片的石板牆壁上，在那一抹從窗格孔上爬進來的稀疎的星光中間，牆壁上的污漬，黑，臭蟲的竹葉形塗着的血，一點點，全像瞪着的怪眼睛。在那橫幅僅僅容納下六個拳頭的地方上，吳世駿不時的翻着身……一會，不耐煩的搔起頭皮來，沙，沙的響。

風，煩燥的吹着窗紙。

雖然是夏天，可是一到夜色塗滿的時候，從西面突立着的山巔上，便有涼潑潑的風，像從蓄冰器裏吹出來，或是從陰陰的石窟中吹出來的似的，颳着。吹得屋後針葉樹上栖宿着的鷹雛，都不安的抖起翅膀來。

擠滿十個人的土坑上，沒一點鬱熱的氣息。

呼嚕……呼嚕……

鼾聲從枕頭上，不勻整的，突粗突細的漲落着，偶爾有咯咯的，細嚼着蛤蚧壳似

的牙子磨擦聲響起來——吳世駿聽着這平日沒詳細聽過的聲音，睡不着。

如同喝了過量的汾酒，吸了太多的煙葉，睡眠永遠很遙遠的……離他太遙遠了。

哼……身旁的班長——那肥胖得和豬差不多的傢伙。突然，模糊的哼了一聲，翻過身，一條赤裸着的胳膊，不客氣的撞了吳世駿鼻頭一下。這時，他倆成了面對面了，一股熱氣，從對面的厚嘴唇上滑出來，噴在他臉上。

「豬……豬……這傢伙！」

吳世駿悄悄咒罵了一聲，轉過身去，把脊背朝了那人。可仍然合不上眼，眼前浮現的是另一張灰條條的臉，……旋轉，挪移，髮髯那臉一刻刻漲大起來——帶了一種值得羨慕的蒼白，充斥在這夜的愚蠢的黑影裏。

他爲什麼那樣說呢？……劍青……

「噲！小夥子……」

劍青那時把鼻翅故意弄得嗤，嗤的響。

「……擦一擦你那眼淚吧！趕快是小孩子嗎……我們留牠夜裏給餓瘋了的蚤子喝去吧！嗤……嗤……」

由這臉，吳世駿突然回想到他倆見面的談話。

那是一個落着樹葉的秋天的早晨，山谷裏面，涼的多半早些吧！飄呀，飄呀，滿天飛着病了的黃葉子，——像一條條小魚，胸着胸脯，游在水裏。

明快得鏡子一樣，天上沒一絲表現得呆板的浮雲。

那時——吳世駿剛剛給一種什麼力量從鄉間拖出來，鄉間正浮盪着牛糞馬糞混合的臭味……可是，在破柵欄裏，連一隻瘦得不像樣的羊都沒有了。——總之，是鄉下人們，攜着肚皮，餓得連樹皮都愛惜起來的日子裏，他，頭也沒回的逃出家，開始流浪……

『是天爺……是命運……』

把無盡的怨心，全推究在「天爺」「命運」……身上去。

一鄉，一市，這樣流浪着，就在那秋涼的天氣裏，他跑到這山谷裏來了，——這荒涼的山城，處處突露着不幸，——街上泥濘的人，——全瘟豬般蹶着腳，跑……這景象給了他一種很深的懷疑，可是他却住下來了。

小客棧裏遇見一個老鄉——那傢伙，後來給槍崩了。

「到那兒去吧？是豬……也有糟糠吃呀！」

「哦，哦……」

就那樣——兩個月後，正是吳世駿賣掉了一雙單梁鞋，弄過那頓飯的次日，命運來尋覓他了，他開始裝了個想笑的面孔，低着嘴臉去當豬了。

豬，豬……吳世駿覺到這全是肚子的問題？

爲了肚子不耐煩的吵鬧，牽攪……他在飄泊的旅途上，已竟好幾次，屈服在自
己年輕人的好強的心理前面了，——路上，因爲餓挨過娘兒們的唾沫，孩子的罵，還

有……還有那狗，猶猶的，憑你裝得怎樣像，牠也會一下便窺出你的弱點——是臉上變了顏色？是肩膀尖，打着顫？牠狂叫……咬……

小車輪子噉，噉，在山頭路上響；裹了黑布包的男人和女人的腦袋，從驢屁股下露出來。

早晨，是非常輕快的早晨……

吳世駿的心裏却癱瘓的，髮髯聚集了多少螞蟻的腿腳，一瞬間的停歇也沒有，急灼的搔着——這是欣快，還是痛苦，這在他很難說……另外，多少還有一些羞澀。他究竟是十九歲的人，他很憂鬱着糟糠的滋味……

蒼蠅，在頭上嗡嗡着，馬溺味，從黃昏的泥濘裏顫動。

唵，唵……從西面，遙遠遙遠的山尖上，吹過了蓬亂的白楊樹，桃樹，風，狂歡的緩一陣緊一陣的刮起來，那會他先走過一片菜畦，隔着爬覆了牽牛藤的籬笆，瞧見朝着朝陽，閃着金花，銀花的，活潑潑的烏龍河來。

第一眼認識了的，是門口，兩顆擎天的老槐樹。

「××軍軍官××隊。」

樹底下，一片空場，從頑固的地皮下，稀稀落落。長出幾片短草來，全黃乾了梢，……一堆人，組成一團散漫的灰影子，來回的嚷着吵着。

嘩呀……

包黑抗着大繡傘……

誰這樣唱着，大伙哄的笑起來了。

這使吳世駿有些驚訝——東面陽光斜角度的拋下來，拉長了他的黑影子。

他的鼻子，第一次，接觸到這團灰影的氣味，——是從那灰土布軍衣上，發散出來的，這種氣味，只有一回，在一間矮矮的馬房裏嗅到過，但那也沒有這樣濃重。

吃了一頓小米飯，吳世駿的心纔漸漸安定下來。

打打……笛……

一會，突然一陣號聲，人便一窠風集聚在一塊，瘋狂似的跑出去，兩個鐘頭後，一人披了一身濕漉漉的汗，疲乏的一步步走回來。太陽，已竟微微偏西，一個個髻髻都囚犯一樣，把身子拋在坑上。

一切新的影象，全芒草般刺着眼。

三天頭上，由司務長（他是個個子很高，臉却呆板得和那套軍衣不大相稱的傢伙，）手上，接過一套顏色灰中帶藍的軍衣。那會笑和哭交織在他眼圈上。

『生葱……生葱……』

這樣軍衣，在隊裏，似乎是一種侮辱，因為舊隊員身上穿的，都是清一色的是灰色，只有新來的——入伍生，纔有穿這特別的衣服的命運，旁的人，對於這被命運擺弄着的人，沒有憐憫，同情，而這樣輕蔑的喊着笑……

吳世駿低下頭，瞧見那麵粉袋改製的軍衣，還有一個圓的紅商標沒被藍色掩遮下，突露在外面。一顆淚珠，從他暗黑的臉膛上滾下……

就那時候，劍青像一頭頑皮的小黃牛跳出來，那樣嚷，惹得人更輕狂的跳起來，他呢？吳世駿却在他眼睫毛下瞧見一點同情的，藍的微芒。以後，劍青便常常的趁吳世駿苦悶時出現。

一回——是三月，烏龍河上開滿桃花，他倆，坐在軟鬆鬆泥巴地上，談起來……

「……老吳——我們生死都是不足顧惜的，你知道，在我們身邊，不是有更多更多的了，像臭蟲一般，毫無聲響的，給人弄掉嗎！……是呵，死是偶然的，何況……」

「可是……」

「可是我們是例外嗎？沒有錢，沒有勢力……老吳你看我們一樣是人，你覺得我們軍官隊的傢伙比營裏的弟兄強嗎？比東門外的掘煤伙強嗎……只有豬，哼！他的兩眼，在那兒睜大，突出一股燃燒似的光芒來。『豬……我們被人餵養，我們還

任人屠殺，有時我們還替我們的仇人，去殺好人，好朋友，不——我們連豬都不如，……都不如！

「怎麼？劍青……劍青！」

劍青攢着拳頭，兩隻眼珠黑滿血絲，膨脹着，突着……過了好一會，纔平息下來，吐了口氣……

「老楊……我們忍耐些吧！這也許是……是命！」

「什麼？」

每當吳世駿吞吞吐吐提出命運的時候，劍青就怪可笑的，把鼻子翹弄得嗤嗤的響。有時，就站起來，擺了擺兩隻手臂，唸唸走掉了。

「王二六是什麼東西……狗養的！」

這是他們背地裏，罵隊長的名字，——二加六是怎樣個數目，大家大概全明白吧？——隊長是個數一數二的大滑頭，在他那哆嗦着，肉臉蛋上，一刻笑得太和藹，太

慈善，可是，一刻又鐵板一般冷冰冰拔起來，雖然對弟兄們又冷酷，又嚴勵……現在，隊裏頭却正流動着一種謠言，說他在夜裏給老婆跪過一整夜……談這話時，大家只有嗤嗤暗笑。

誰侮辱過隊長？

楊劍青——只有楊劍青。

那回，天上刮着翻轉雲頭的大風，黃昏，煙一樣迅速的從風脚上流下來，迷漫着……

烏龍河悒鬱的，在圍牆西面騷擾着。

「你是什麼東西……憑你去告訴奶奶個雄的。」

突然——這聲音，從第八班的破木樞窗上衝出來，立刻吳世駿分辨出是劍青的嘎嗓子來，粗粗的，微微有些沙音……鐵一般尖銳，刺着耳鼓，穿過空中橫刷着的風。一會從他們班上，一跛一跛地走出一個小白臉來。

「這兔兒羔子……碰了一鼻頭灰，你瞧！」

肥胖的班長，也是和劍青要好的，就忙忙推了吳世駿一把，高聲的說，故意讓從窗跟前溜過去的小白臉，逼真的聽得每一個字。

「他還哭呢……哈哈……」

「告你的爹說去！告你的爹說去！」

「……………」

黃昏，很快的下壓着，把院中心的一顆小胡椒樹塗抹上一層醬紫，黑……

劍青給勤務兵叫上樓去。一會，班長集合了。

樓窗上，哆，哆，顫着紅火球。

……嚷着，吵着，一會是隊長，一會是劍青的粗聲，纏着，小白臉低低的啜泣聲，這使院當中擠滿的，屏着氣息的人的臉上。一會緊張，一會弛鬆。

突然隊長吼起來，夾着拍桌子的劈拍響。

「哈哈……你是理屈詞窮……」這是劍青的話聲「哼！隊長也是人，你不講中國理嗎？……是好漢子，不必跟弟兄們橫……」

隊長氣得跳起來，震得樓板咚咚的亂響，一面連聲嚷：

「打打……」

窗紙上的紅火球，也拚命的跳躍。

立刻，一陣急促的木棍聲音，傳播出來，——下面，每一個人動搖着的臉，在門口閃出的黯淡光線裏，發紅，發白。——班長數數目的聲音，也流泉一樣汨汨響着，樓板，噉呀噉的咬着牙。

……三……四……五六……五十七……

風從山頭上刮來，多少楊樹葉子，敲着人頭髮。

一會，劍青給兩人架下來，腿一跛一跛的走不動，瞧見吳世駿灰條條臉上，掛着幾點淚珠……他笑了，從黑暗中露出一排白牙齒嚙：

「朋友沒什麼……這比給老婆跪班強得多！」
一面打着哈哈……

在那樓上燈火的一閃裏，立在扶梯頂上的隊長，臉氣得發青……同時，肩膀頭在急急的抽搐。

劍青是個硬漢子。劍青永遠是活潑潑的。

像抽不完的蜘蛛絲，一切回憶，密密地纏在吳世駿腦子上。未來呢？未來是無底的深洞，黑滲滲的……

風在山頭上，樹葉上，河上，哀訴着。

夜深了。漸漸移過了重心，鼾聲也慢慢平穩下去。

吳世駿揉了揉瞪得發酸的眼眶，仰起頭，從上半截窗子，糊着的冷布上，看出去，——像從監獄的鐵窗上望着一樣，只是一條黑糊糊的天……風微微一動，從胡椒樹頂飄忽滾過一隻螢火蟲去。

他很鬱悶，終於也模糊下了。因為已竟決定了明天……。

三

次日的早晨。

起牀號帶着羞澀的聲調；很柔軟地吹在微透白色的窗紙上。

吳世駿向值星官去掛病號，——像失掉了靈魂一樣，從一些忙着出操的人面前走過去，他燃不起心裏將要熄滅的火焰；只是悵鬱的暗影，過分的憧憬着。他一個海上的水手一樣，眼看着風暴，很緊急的向面前颳來了。

劍青的消息，這會在隊裏還沒散佈開。

已竟走到門前。他懷着不十分甯靜的心，臉上流着灰色。

屋裏是靜悄悄的，只一盞石油燈從窗上還投出一點萎縮的光，像就要熄滅下

去似的。他的寬大的肩膀，倚在那粗糙的石砌壁上。從背影的粗線條上，表示着無限的力。踹了一下脚。他終於壓低嗓子，喊了一聲：

「報告——」

拍的一聲，像扔一件東西在桌上。然後，吳世駿聽到了一聲熟諳的喉音。推開門，走進去。

空闊的屋子裏，小隊長影子，很臃腫的投在朽壞了的牆角裏。一切粗木的什具，全吐着一股醞霉的潮濕味。桌上有一本紅皮的操典。按着那小本的，是一隻不十分相稱的，粗大的手掌。在燈下更顯得出上面的毫毛——該是多麼暴躁的一個人。訴說了自己的病——雖然在良心上，他還清醒的認爲這是說謊。可是他已經真的病了。

出操號叫着高亢的音調，一陣煩雜，繼着一陣寂寞。

天空像含了多量酵母。太陽剛衝開一層雲霧，便開始在頭頂上飄盪着炎熱了。

岸邊的柳樹上，蟬聲嘶嘶的一直吹進院子來。吳世駿躺在那顆細小的胡椒樹底下，聽着一片脚步，漸漸的遠去。如同卸下一件重負，他艱辛的，微凸了胸部一下，吐了口氣。便急忙的戴上灰布軍帽，抓起一條黑皮帶束在腰間，匆忙的走出清冷的大門，——門口，依然有着守衛人不耐煩的脚步，沙沙的在響。

幾個小伙仗躲在號房裏談笑。

用一種急行軍的步法，覺得一顆大的汗珠從鼻尖上落下來，他早走進城了。

店舖的木櫃台上，伙計搖着芭蕉葉，疲倦的等候着顧客們的降臨。街路是太狹了，兩旁還有着污水溝，所以行人路上，多少有點擠。擺着地攤的小買賣人，蹲在店舖支起來的布棚下。隨着緩緩的風，風總是帶了一些悵意。他們偶然嘎聲的叫賣一下，三兩個鄉下人將要停下脚步，但經不起對面的人的推動，便又掉頭走開了。

突然——行路人都從前面跟跣地擠過來，吳世駿也站住了。很着急，他思索着怎樣立刻跑到軍法處，向那裏的副官們說些怎樣的好話好達到進去瞧瞧劍青。

——那誠摯的朋友一面的機會。他早已想過，這點希望是很難。因為他們很可以對他說「不許見」這還不是命令嗎！然而，只有那樣的希望着。所謂「希望」也僅僅是瞧一瞧那嘴巴上永遠掛着笑痕的人。見面時，劍青也許會攢着他的手腕，說句最後的勝利的話……那堅強的聲音……

小城市的路上，永遠浮着朽爛的泥土味。有時還混合了馬糞馬溺的臭味。經了人們的腳踩，乾燥的灰屑，便揚起來，蒙蔽了人的眼睛。吳世駿極力的想往前走。可是前頭的人只有往後退，嚷吵着，不知誰的腳踩上來，像潮水一樣流。他推着。他想尋找一條道，已經不容易了。只好暫時退下一步，躲進一家店舖的門裏去。

人在漸漸的靜止下來，兩個雄糾糾，騎在馬背上的兵，走過去。他們全攢着短短的皮鞭，往躲避不及的人頭上撻。一面，在空中劈拍……激動起來。

走過去的兵很多，有的背了小馬槍，有的背了大砍刀，紅綢的飄帶，臨着風，微微搖在人頭頂上。很靜肅。寒滿了這麼多人的街上，立刻掃蕩着一股壓人喘息的威嚴，

——只有一般嘴快的嚼着耳朵，低低的猜疑着，這樣的事是不常有的……他們很敏捷的投着不安的眼光。

太陽在人們的頭頂上笑着。六月的天空時時飄過一陣野草的氣息。

吳世駿從衣袋中掏出一塊手巾，擦了擦從帽沿上流下來的汗水。他很疲乏的把帽子掀下來，當作扇子搖。可是從一層層的人身上，那裏吹得過來一點風。感覺到一陣暴燥，他不耐煩了，又想走出去……一隻肥大的手，却抓着他的胳膊使他驚訝的回過頭去……那帶了一個俗氣的商人的面孔，某一部分，抽動了一下，似乎是笑着，低聲說：

「副官，不知道嗎……今天有大差事，你老也過不去！」

一面好意的遞過一柄扇子來，吳世駿點了點頭——是崗頭那案子嗎？爲什麼這樣快——他有些焦急，因爲他希望瞧一瞧劍青的念頭，在漸漸被什麼證實着，漸漸真的成了泡影了。

想衝出去。然而，意識抓着他的衝動，使他失望。

那買賣人，拍了他的肩膀一下。「嘿！這——強盜過來了……你瞧，那也就是三十歲的……」

「真可憐，那個孩子！」

人們全低下頭悄悄的說。吳世駿的眼睛上，瀉滿了淚水，他的心上的火焰，使眼淚也有些沸熾了。

一輛大騾車上，圍滿了提着盒子槍的兵士們。從胳膊縫間，他尋找到一張諳熟的臉……那是劍青。被繩子網成一團，活像一隻豬，無力的臃腫的，不大相稱的，挾在十幾個人的粗的胳膊下。可是他的眼，仍然冒着火星。使吳世駿更深深的痛苦的是劍青嘴角上的一絲磨滅不掉的笑痕，和平時一樣，和坐在沙灘上和他說話時一樣，帶着一種青春的力。

緩緩的過去了，後面還跟着馬隊……

一切影象，在吳世駿凸起的眼瞳仁上，模糊，濛濛，陰暗……的漲大着，撕碎着。像從酣睡中被人在頭頂潑了一瓢冷水。他粗大的手掌，推着那堅硬的木板牆壁。他有些不相信，那便是自己的朋友——活潑潑的人！

——他的結局太殘酷了，天啊！

吳世駿近乎瘋狂似的，扔下那輕飄飄的扇子，踉蹌的擠出門去。哄……人又潮水般湧進去。有些要爆裂的眼睛上，清析的……一點也沒模糊。瞧得見插在誰的脊背上的白紙招子，——他覺得招子在簌簌抖。明顯的一搖，一幌，和一條白雲一樣，不穩定的，在這深邃得有些靛藍的高空下……向遠處挪移去。

一任着兩隻腳的行進，心上虛茫茫的不懂得充滿了一些什麼破綿絮一樣。詛咒生活……什麼，簡直豬……

出了南門，脚下的泥污，叫脚都有些遲緩了。

街更窄了。人們擠得身上汗液全黏起來。但是，還彷彿花朵上的蜜蜂，嗡嗡的來

回擁擠着……這突如其來的騷擾，使這古老的街道有點不相符合。店舖的破板門，鼓着肚子上裂了的縫子。牠們詭密的報着不經意的眼光，向着這羣密密紮紮的行人。眼前，有一股叉道，往西便是吳世駿的歸途。這時候他心上正盤算着一切急劇的思索。

……這是多麼殘酷！不過劍青太孩子氣。也許他是給旁人誣害了的。這條命像一隻小螞蟻，已經失去挽留最後一口喘息的「希望」了。是幻想？他想到這時候如果有一匹快馬，從後面飛馳而來，上面顫着，傳達命令的兵士，一邊跑，一邊揚着皮鞭……這，因為把犯人名字弄差了，而要處決的並不是楊劍青。那樣劍青的生命被赦了……吳世駿幾乎笑出來。可是，當他回過頭去瞧見的只是一片黑人影時，突然血液腺膨漲起了，頭旋轉着，他很想栽倒到泥污裏……一會掙扎着了。如同販羊人往屠戶那裏送隻羊。他跟在人堆尾後，並沒敢去想那熾眼的血……

路拐向大操場……車遠了。汗迅速的往下落，他擠着，却一步也擠不過去。

碎……

吳世駿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牙骨咬得發酸那是一聲熟諳的槍聲嗎……
太陽笑着，天空笑着，人們頭頂上，回旋着輕微的喊聲，漸漸潰散下去。

吳世駿瘋狂的，往那遠處跑，……

從他身邊掠過。騎在馬上的兵，胳膊肘，緊夾了槍把，很急的，向原來的泥途上奔馳去。遺在後面的是泥星，濺在躲避不開的行人身上。吳世駿絕望的，看着那漸漸遠去了的背影——他們是屠夫，他們是把殺人當兒戲的魔鬼。有時，他們又被別人來殺戮，……他開始覺到這兵的生活真是一種豬狗不如的生活！

跑過去，——人，稀落得多了。

劍青的屍體，橫在血泊裏，有一條胳膊還微微抽搐着，旁而微凹的地面上，血凝成一片，紫黯黑，……這使吳世駿脚步有些癱瘓，……他沒忍再去瞧那栽在泥濘中的蓬鬆的頭。那孩子氣的嘴角上，還有沒有掛着一絲永久的笑呢。

嘆……像什麼刺進心葉，痛，麻木。

人。慢慢走開了些。

吳世駿瞧見幾個人拖來一領破蓆頭子，蓋在屍體上面。朋友相好了一場，他拿出些錢來，叫他們葬埋的時候，多拍兩鐵土。等到摸進空空口袋中去的手指，一無所獲的時候，纔想起三個月沒發餉了。

忍着淚，離開那裏。

瞧着自己拉得長長的影子，一步步走回去。每一棵樹頂梢上，蟬沙沙的，啞着嗓子緊喊……

拐過了一塊遮着籬笆的菜園，那籬笆上，爬滿了有着肥葉的扁豆。讓風拍着，微微的搖。路旁的一顆老楸樹下面，石塊上，坐着打盹的老頭子。小孩兒們在軟草地上玩耍，也很懶似的，不起勁。吳世駿那粗重脚步，很煩雜——足見他心上正起着一種怎樣綜錯着的思索——一面，他唏噓着，一面邁了不大自然的脚步，咚，咚……嚇得

沾了兩手污泥的孩子們，都回過頭來

蟬聲連在一齊，這是六月天空上飄盪的曲奏……

濕溽的樹下，發酵了般，吹散着濕草味。太陽是炎熱的，風是炎熱的，吳世駿的心頭也是炎熱的，他幾次想暈倒下去了。

走到大門前，靜悄悄的晌午，一點聲音沒有。守衛人撐着槍。在那遮着日光的綠影下，似乎睡着了。

小伙伙們在號房裏偷着擺老虎棋。

一直衝了進去，鬼影子樣，沒一個注意到他的腳步聲。只從牆頭上探首過來的樹杈裏，幾隻山鳥嘍嘍……的，向隔岸的穀田裏飛去。一會……四下裏有遠遠的鷄聲叫過去。

下操回來的兵士們，都攢着一把蒲扇，睡下了。磚砌桌面上，爬滿了蒼蠅。他剛把帽子從頭頂上脫下來，往那邊扔去，便噏的一聲都飛跑了。很疲乏，他也倒在鋪了灰

線氈的土坑上。這一歇息下來，一片兩片的影子，又向腦膜上伸展開了。他伸了伸兩隻寬闊的胳膊，便睡下了。

夢中，一陣號聲，一陣隔牆送過來的咕咕的石磨聲。

傍晚。他一個人懶惰的在沙灘上散了一回步，隊上的人們全說着：

「吳世駿病了——」

